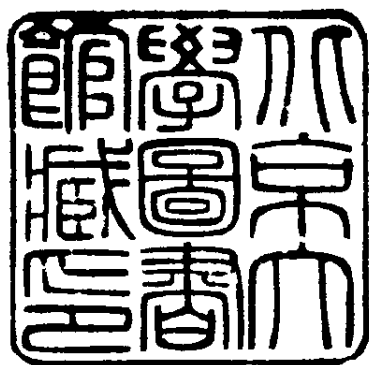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索引

明

前定錄 二卷 明·蔡善繼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一頁

白醉瓊言 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二一五頁

雪濤小說 不分卷 明·江盈科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五七一頁

談言 不分卷 明·江盈科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六〇一頁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二册 一頁

一卷起至十一卷止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三册 一頁

十二卷起至二十一卷止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四册 一頁

二十二卷起至三十卷止

清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五册 一頁

一卷起至二十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六册 一頁

二十一卷起至三十五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七册 一頁

三十六卷起至四十八卷止

清

清秘述聞 十六卷 清·法式善撰 三十七編 第八册 一頁

清秘述聞續 十六卷 清·王家相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 一頁

清秘述聞補 二卷 清·錢維福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 一頁

清秘述聞再續 三卷 清·徐 祁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末 一頁

附：索引……………

採異錄 八卷 清·胡源祚撰 三十七編 第十册 一頁

西湖拾遺卷二十一

錢塘梅溪氏搜輯

蕭離人面真病贅東牀

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翦鳳
尾微漲玉肌勻繞水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
裊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 聞
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窗學弄梁州
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
爲君洗盡蠻風瘴雨吹作霜天曉

這一首詞兒調寄水龍吟是蘇東坡先生咏笛之作
昔軒轅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作笛吹之似鳳鳴
因謂之鳳簫又因秦弄玉吹簫引得鳳凰來以此命
名這一尺四寸之中可通天地鬼神話說唐時有個
賈客呂筠卿性好吹笛出入攜帶夜靜月明之際便
取出隨身的這管笛吹將起來真有穿雲裂石之聲
頗自得意曾於仲春夜泊舟於君山之側時水天一
色星斗交輝呂筠卿三杯兩盞飲酒舒懷吹笛數曲
忽然一老父鬚眉皓白神骨清奇從水上蕩一小舟

而來傍在呂筠卿船側就於懷中取出二管笛來一
管大如合拱一管就如常人所吹之笛一管絕小如
細筆管呂筠卿吃驚道怎生有如此大笛父老幸吹
一曲以教小子父老道笛有二樣各自不同第一管
大者是諸天所奏之樂非人間所可吹之器次者在
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老夫與朋友互奏所
用試爲郎君一吹不知可終得一曲否道罷便取這
一小管吹將起來方纔上口吹得三聲湖上風動波
濤洶湧魚龍噴跳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

昏暗陰雲陡起七聲八聲湖水掀天揭地龍騰魚躍
奇形怪狀之物如風湧到船邊那船便要翻將轉來
滿船中人驚得心膽都碎大叫莫吹莫吹一陣黑風
過處面前早已不見了老父并小舟人人驚異頃刻
間仍舊天清月白不知是何等神鬼自此呂筠卿出
外再不敢吹笛正是

引到鳳凰惟弄玉

招來鬼怪是筠卿

再說一箇吹簫引得仙女來的故事乃是明朝弘治
年間的人姓徐名鏊字朝楫長洲人家住東城下雖

不讀書却也有些士君子氣丰姿俊秀最善音律年
方十九未有妻室母舅張鎮是個富戶開個解庫無
人料理却教徐鏊照管就住在東堂小廂房中七夕
月明如晝徐鏊吹簫適意直吹到二鼓方纔就寢還
未睡熟忽然異香酷烈廂房二扇門齊齊自開有一
隻大大突然走將進來項綴金鈴繞室中巡行一遍
而去徐鏊甚以爲怪又聞得庭中切切有人私語正
疑心是盜賊之輩倏見許多女郎都手執梅花燈沿
階而上徐鏊一一看得明白共分兩行凡十六人末

後走進一個美人來年可十八九非常艷麗瑤冠鳳
履繫文犀帶着錦紗袍袖廣二尺就像世上圖畫宮
粧之狀面貌玉色與月爭光真天神也餘外女郎服
飾畧同形製微小那美貌也不是等閒之輩進得門
都把燈中紅燭插放銀臺之上入室如同白晝室中
原是小小一間屋到此時倍覺寬大徐鏊甚是慌張
一句也做聲不得美人徐步就榻前伸手入於衾中
撫摩徐鏊殆遍良久轉身走出不交一言衆女郎簇
擁而去香燭一時都滅仍舊是小小屋宇徐鏊精神

恍惚老大疑惑如何有此怪異之事過得三日月色
愈明徐盞將寢又覺香氣非常暗暗道莫不是前日
美人又來乎頃刻間衆女郎又簇擁美人而來室中
羅列酒餚其桌椅之類又不見有人搬移種種畢備
美人南向而坐使女郎來喚徐盞徐盞暗暗的道就
是妖怪畢竟也是躲他不過落得親近他看他怎麼
整頓衣冠上前作揖美人還禮使坐右首女郎喚徐
盞捧玉杯進酒酒味香美餚饌精潔不知何物美人
方纔輕開檀口道妾非花月之妖卿莫驚疑因與卿

有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亦足以資卿之
用度珍羞百味錦繡繪素凡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卽
可立至但憂卿福薄耳又親自酌酒以勸徐鏊促坐
歡笑言詞婉媚口體芳香徐鏊不能吐一言但一味
吃酒食而已美人道昨聽得簫聲知卿興致非淺妾
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遂叫女郎取簫遞與徐鏊徐
鏊吹一曲美人也吹一曲音調清徹高過於徐鏊夜
深酒闌衆女郎鋪裯褥于榻上報道夜深矣請夫人
睡罷美人低頭微笑良久方攜手登榻帳幃衾褥窮

極華麗不是徐鏊向眠之榻美人解衣只着紅綃褰
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之際猶如處女宛轉於衾枕
之間大是難勝徐鏊此時情志飛蕩居然神仙矣然
究竟不能一言天色將明美人先揭帳起侍女十餘
人奉湯水梳洗梳洗已完美人將別對徐鏊道數百
年前結下之緣實非容易自今以後夜夜歡好無間
卿如舉一念妾身卽來但憂卿此心容易反覆妾與
君相處切不可與世上凡夫俗子知之務要秘密方
能久遠綢繆也言訖美人帶着女郎一齊都去徐鏊

恍然若失竟不知是何等神仙次早出外衣上有異常之香人甚疑心從此每每舉念便有香氣香氣盛則美人至矣定有酒筍攜來歡宴又頻頻對盞說天上神仙諸變化之事其言奇妙亦非世之所聞徐整每要問他居址名姓見面之時又不能言語遂預先寫在一幅紙上要美人對答美人道君得好妻子心意滿足又何須窮究又道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最多勝景所以暫遊此世間處處是吾家裏美人生性極其和柔但待下人又極嚴衆女侍在左右不敢

刻就好任你一二十年宿疾醫士藥不能奏效的一
遇辯才便無不好之理偶然來到秀州楞嚴寺裏適
有嘉興縣令陶公止生一子名鳳官年方十八來任
不上一年忽染一奇症猶如還魂記中說的似笑如
啼有影無形却是一個邪神野鬼牽纏忽哭忽笑忽
起忽拜自言自語呢呢唸唸飲食都廢骨瘦如柴父
母見他如此光景不勝驚惶廣延醫藥有的說是痰
迷心竅喫了許多半夏竹茹貝母消痰之藥也不見
效有的說是心神恍惚喫了許多琥珀硃砂牛黃鎮

心之丸絕不相于父母見此光景心慌只得求神祈禱原來嘉興最信的是師巫聽得縣裡要祈禱便來了八個這干人口裏不過亂話敲鑼擊鼓跳起神來騙豬頭三牲喫哩噯囉噯囉請起幾位傷司五路唱了幾個祝贊山歌便說我是金元七總管下降一個道我是張五六相公臨壇又一個道吾乃宋老相公是也熱鬧一番看他飲食若流飽食飽餐竟像餓鬼有甚效驗再訪得城隍廟有個賈道士法高真是

降妖的天蓬元帥
捉鬼的六甲神丁

一毫放肆伏事徐鏊如伏事自己一般一女侍奉畧不尊敬美人大怒揪其耳使之跪謝而後已徐鏊心中若要之物隨心而至一日出行見柑子甚美意頗欲之至晚美人便袖數十箇來與徐鏊吃凡有心中想喫之物般般俱有徐鏊有數疋好布被人偷剪去六尺沒處尋覓美人說在某處一尋卽有解庫中失去金首飾幾件美人道當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次日往尋物果然在逕取以歸主人但目瞪口呆而已徐嘗與人爭鬪不勝那

人回去或無故僵仆或因他事受辱美人道奴輩無
知已爲郎君出氣報復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徐鏊口
嘴不謹好與人說人疑心爲妖怪勸徐鏊不要親近
美人已知說道癡奴妄言世靈有妖怪如我者乎徐
鏊有事他出微有疾病美人就來於邸中坐在徐鏊
身傍時時會合如常雖人叢中皆不能見常常對徐
鏊道不可與人說恐不爲君福當不得徐鏊只管好
說傳言開去三三兩兩漸至多人都來覷探竟無虛
日美人不樂徐鏊母親聞知此事便與徐鏊定了一

頭親不日之間便要做親以杜絕此事徐鏊不敢違
拗母親之意美人遂怒道妾本與卿共圖百年之計
有益無損郎既有外心妾不敢赧顏相從遂飄然而
去再不復來徐鏊雖時時思念竟如石沉海底一般
正是

恩義既已斷

覆水豈能收

徐鏊自美人去後至十一月十五夜夢見四個鬼卒
來喚徐鏊跟着鬼卒走到蕭家巷土地祠兩個鬼卒
管着徐鏊兩個鬼卒走入祠喚出土地那土地方巾

白袍走將出來同行道夫人召不可怠慢卽出胥門
漸漸走到一個大宅牆裏外喬木叅天遮蔽天日走
過二重門門上都是朱漆獸環龍鳳金釘儼似帝王
之宮闕數百人守門進到堂下堂高數仞兩邊陞級
數十重丹墀有鶴鹿數隻綵綉朱碧光彩炫耀前番
女侍遙見徐鏊卽忙奔入報道薄情郎來了堂內女
人捧香的調鸚鵡的弄琵琶的歌的舞的不計其數
見徐鏊來都口中怒罵霎時間堂內環珮丁冬香烟
如雲堂內遞相報道夫人來土地牽徐鏊使跪在地

下簾中有大金地爐中燒獸炭美人擁鑪而坐自提
火筋簇火時時長嘆道我曾道渠無福今果不錯頃
刻間呼捲簾美人見整面紅發責道卿大負心我怎
生叮嚀卿全不信我言語今日相見有何顏面美人
掩袂歔歔泣下道與卿本期始終豈意棄我至此兩
傍侍女都道夫人不必自苦這薄倖兒郎便當殺却
何須再說便叫鬼卒以大杖擊整擊至八十餘整大
叫道夫人吾誠負心但蒙昔日夫人顧盼情分不薄
彼洞簫猶在何得無情如此美人因喚停杖道本欲

殺卿感念昔日人，
奴卿死兩傍女侍大罵不止徐整
遂匍匐拜謝而出土地仍舊送還登橋失足而醒兩
股甚是疼痛竟走不起臥病五六日復見美人來責
道卿自負心非關我事連聲恨恨而去美人去後疼
痛便消後到胥門外訪尋踪跡絕無影響竟不知是
何等仙女遂有洞簫記傳於世有詩爲証

溫柔鄉裏伴神仙

所欲隨心豈偶然

只爲多言成薄倖

好姻緣作惡姻緣

如今說西湖上因一曲洞簫成就了一對好夫妻不

比那徐生薄倖致受大棒打得叫屈叫苦話說宋高宗南渡以來傳到理宗那時西湖之上無景不妙若到燈節更覺繁華天街酒肆羅列喧譁三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日盛一日婦女羅綺如雲都帶珠翠開娥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衣都尙白蓋燈月所宜也又有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開設雅戲烟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相迎酌酒貴家都以珍羞金盤鈿盒相遺名爲市食盒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炤路拾遺者

謂之掃街往往拾得遺物其奢華已極亦東都遺

風也嘉熙丁酉年間一人姓潘名用中福建閩縣人
隨父親來臨安候差到了臨安走至六部橋尋個客
店歇下宋時六部衙門都在於此六部橋卽今之雲
錦橋潘用中父親自去各衙門叅見理會正事自不
必說那時正值元宵佳節理宗皇帝廣放花燈與民
同樂於宣德門紮起鰲山數座五色錦綉四圍張掛
燈高數丈人物精巧機關轉動就如活的一般燈光
香霧匝地薰天中間用珠玉簇成皇帝萬壽四個大

字伶官奏樂百戲呈巧小黃門都巾裏翠蛾管放烟
火督催襍耍到三鼓盡方歇其燈景之盛殆無與比
潘用中夜間看燈而回見景致繁華月色如銀一般
明朗他生平最愛的是吹簫遂取出隨身的那管簫
來悠悠揚揚好不吹得有趣一連吹了幾日感動了
一位知音的小姐有詩爲証

一天月白與風清
何處吹簫訴客情

繡閣無心聽枕上
奈他入耳一聲聲

這小姐姓黃閨名杏春自小聰明伶俐幼讀書史長

於翰墨若論到針指女工只算得等閒之事不足爲
奇年方一十七歲未曾許聘係是宗室之親從汴京
扈駕而來住于六部橋邊人都稱爲黃府黃有家財
父母愛惜如同掌上之珍心頭之肉十歲之時曾請
一個姓晏的老儒教讀讀到十三歲杏春詩詞歌賦
落筆而成不減曹大家謝道韞之才杏春小姐會得
了文詞便不出來讀書一個兄弟長成十歲就請晏
先生的兒子晏仲舉在家教讀真個無巧不成話這
杏春小姐也最喜的是那簫是個女教師教成的月

明夜靜之時吹將起來真個有穿雲裂石之聲因此
小姐住的樓上就取名爲鳳簫樓雖然引不得鳳凰
却引了箇簫史那杏春小姐之樓可的與潘用中
店樓相對不過相隔數丈小姐日常裏因與店樓相
對來往人繁襍恐有窺覷之人外觀不雅把樓窗緊
緊閉着再也不開數日來一連聽得店樓上簫聲清
雅與庸俗人所吹不同知是讀書之人小姐往往夜
靜吹簫以適意今聞得對樓有簫聲恐有勾引之人
却不敢吹响暗暗將簫放於朱唇之上按着宮商律

正消春氣
呂一一與樓外簫聲相和却沒有一毫差錯之處聲
韻清幽愈吹愈妙杏春小姐一連聽了數夜甚是可
愛暗暗的道這人吹的甚好不知是何等讀書之人
賣弄俊俏明日不免瞧他一瞧何如次日梳粧已畢
便將樓窗輕輕推開一縫那窗子却是裏面雕花外
用木板遮護外面却全瞧不見內裏小姐畧略推開
一縫瞧時見潘用中是個美少年還未冠巾不過十
六七歲光景與自己年歲相當丰姿俊秀儀度端雅
手裏執着一本書在那裏看杏春小姐便動了個愛

才之念瞧了半會仍舊悄悄將窗閉上在樓上無事
過了一晌不免又推開一縫窗子瞧視過了數日漸
漸把窗子開得大了又開得頻了潘用中始初見對
面樓上畫閣朱樓好生齊整終日凝望日來見漸漸
推開窗子又開得頻數微微見玉容花貌之人隱隱
躍躍于湘簾之內也便有心探望把那雙俊眼兒一
直送到湘簾裏那小姐見潘用中如此探望竟把一
扇窗子來開了湘簾半揭却不把全身露出微露半
面花容綽約姿態妍媚宛然月宮仙子畧略一見却

又閃身進去隨把窗子閉上潘用中心性欲狂隨卽
下樓問店中吳掌柜的妻子吳二娘道對樓是誰家
吳二娘道此是黃府原是宗室之親從汴京而來久
居於此潘用中道樓中有一標致女子是誰吳二娘
道是黃府小姐今年只得十七歲尙未曾吃茶這小
姐聰明伶俐性好吹簫每每明月之夜便有簫聲今
因我們客店人家來往人襍恐人窺覷再不開窗今
日暫時開窓定因相公之故相公却自要尊重不可
伸頭伸腦頻去窺伺恐惹出事端連累不細我客店

人家怎敢與黃府爭執潘用中啾啾連聲道不惹事
不惹事說罷暗暗道原來這小姐也好吹簫怪不得
要啓窓而視哩正是

嬋娟亦有鍾期好
忍不傾心向伯牙

這日潘用中手舞足蹈狂蕩了一夜次日早起那小
姐又開窓而望如此幾日漸漸相熟彼此凝望眉來
眼去好不熟鬧連那窓子也像發熱的一般不時開
閉潘用中恨不得生兩片翼翼將身飛到小姐樓上
與他說幾句知心話兒結爲夫婦果是

身無彩鳳雙飛翼
心有靈犀一點通

如此一月餘彼此都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潘用中
無計可施不免虛空摹擬手勢指尖兒事發一日一
個朋友來訪是彭上舍在店中閑談了半日潘用中
胸中甚是鬱悶無聊便拉彭上舍到西湖上遊玩散
心那時正值三月艷陽天氣好生熱鬧但見

青山似畫綠水如藍艷杏天桃花簇簇堆成錦
繡柔枝嬌蕊香馥馥釀就沉檀燕弄呢喃鶯流
睨窺愛聽奏耳畔清音蜂遊繚繞蝶舞低徊喜

看露眼前生意掣電馬被銀鞍寶轡馱着白面
郎君向萬樹叢中沫月嘶風不覺光生綺陌飛
魚軒映綉幃珠箔駕着紅顏少婦過千花影裏
搖珠簇翠自然雲擁霓裳挾錦瑟瑤箏唱的唱
吹的吹都是長安遊冶子捧金卮玉液歌的歌
飲的飲盡屬上巳賞春人採蓮舟採蓴舟百花
舟百寶舟載若干名妓幽幽雅雅魚鱗般競遶
湖心尋香樓尋月樓兩宜樓兩勝樓列幾許歌
童丁丁冬冬雁翅樣共臨岸口挨挨擠擠白公

堤開到蘇公堤若男若女若僧若俗接衽而行
熙熙攘攘南高峰接至北高峯或老或少或蠢
或俏聯袂而走生涯買賣那箇不思鄉市賺萬
貫錢來樂事嬉遊這番好趁花朝飲三杯酒去
走索的鷓子翻身金雞獨立盤旋曲折弄元虛
跑馬的二仙傳道四女呈妖倏忽超騰粧神怪
齊雲社翻踢鬪巧角觝社跌撲爭奇雄辨社喊
叫喳呼雲機社搬弄躲閃酬神許愿之輩一心
只念慈悲乞錢化米之流滿口惟稱布施賞心

只有西湖好，屈指無如三月佳。

潘用中同彭上舍兩個在西湖蘇堤上遊玩多時，忽然有十數乘女轎簇擁而來，甚是華麗。那時遊人如蟻，轎子一時挨擠不開，窄路相逢。潘用中一一看得明白，恰好就是黃府家眷。看到第五乘轎子來時，正是樓上這位知音識趣的小姐，兩個各各會心，四目相視，不遠尺餘。潘用中神魂如失，就口吟一詩道：

誰教窄路巧相逢

脈脈幽懷一點通

最恨無精芳艸路

巫山咫尺各西東

那時正值前後左右都是俗人沒有斯文士子在側所以潘用中得縱其吟咏豈不是天使其便吟罷小姐在轎中微微一笑那轎子也望前去了潘用中緊跟一程却趕不上只得轉來與彭上舍同行踽踽涼涼如有所失閑步了半日向綠楊深處沽飲三杯心念念繫着小姐連別個婦人也再無心觀看急急同彭上舍回來彭上舍自分路作別而去潘用中急急到樓上等那知音識趣的小姐時月色如晝潘用中取出那管簫吹將起來便向空禱祝道願這一管

簫做個媒人等我定得這一頭好親事我生生世世
不敢忘你恩德若得僥倖成就了此親花燭之夕夫
妻二人恭恭敬敬拜你八拜禱祝了又吹吹了又禱
祝果然簫聲有靈一陣順風吹到小姐玲瓏剔透粉
捏就玉琢成知音的耳朵內那時小姐還在樓下與
母親眷屬閒談却一心記掛着轎前吟詩之人心心
念念坐也不定本欲上樓無奈衆女眷都在面前不
好丟了竟自上去只得勉強掙挫忽聞簫聲聒耳心
中熱癢假託日間辛苦要上樓去睡怎當得一箇不

湊趣的娘姨那娘姨年方二十三歲極是一箇風流
之人出嫁牛姓稱爲牛十四娘偏要上樓與外甥女
閒耍杏春小姐無可奈何只得與牛十四娘閒耍了
一會幸而牛十四娘下樓去了小姐輕輕推開了窗
潘用中見小姐開了窗就住了簫那時月光射在小
姐面上照得光彩奪目真如月裏嫦娥一般潘用中
朗誦轎前所吟之詩不住的吟了數遍小姐映着月
光點頭微笑兩個娘不得飛做一團扭做一塊彼此
正在得意之際忽聽了環上來傳說老爺回來了彼

此急急將窓閉上各自回房就寢是夜翻來覆去好
生難睡正是

只有柔情想神女
更無佳夢到巫山

且說黃府館賓晏仲舉是建寧人原與潘用中是相
識聞得用中在對門遂到店中樓上拜望潘用中遂
留住晏仲舉在樓上飲酒極其歡暢潘用中只做不
知故意指對面高樓問道前面這高樓誰家宅子晏
仲舉道就是我坐館之家潘用中道這樓終日不開
窓恰是何故晏仲舉道此樓係敝東閨秀杏春小姐

所居因與這裏客樓相對恐有人窺伺外觀不雅所以不開杏春小姐卽吾父所教讀書者也聰明艷麗工於詩詞父母鍾愛之極不欲嫁與俗人願歸士子今年方十七歲正欲託吾父選一佳婿甚難其人潘用中笑道不知弟可充得此選否晏仲舉道若吾兄足充斯任真乃佳人才子可惜者兄是外省人耳潘用中大笑道若得成親定在家臨安斷不回去矣晏仲舉道恐不可必遂笑別而去潘用中愈覺神魂飛動凭闌凝望小姐微微開窓揭起湘簾露出半面潘

用中乘着一時酒興心癢難熬取胡桃一枚擲去小姐接得停了一會小姐用羅帕一方裹了這一枚胡桃仍舊擲來潘用中打開一奩看羅帕上有詩一首筆墨淋漓詩上道

闌干閒倚日偏長

短笛無情苦斷腸

安得身輕如燕子

隨風容易到君傍

潘用中看了這首詩喜躍欲狂笑得眼睛都沒縫方信得晏仲舉說小姐工於詩詞之言不差又見小姐屬意深切感謝不盡亦用羅帕一方也賦一詩於上

裹了胡桃擲去小

後得在手解開來一看見亦有

詩一首道

一曲臨風直萬金

奈何難買玉人心

君如解得相如意

比到金徽情更深

那小姐讀完了詩停了一會又換一方羅帕炤前裹了胡桃擲來不意纖纖玉手力小擲輕撲的一聲墜於簷下却被店婦吳二娘拾得那吳二娘年登四十餘歲是箇在行之人正在櫃身子裏見對樓拋下汗巾一條知是私情之物急急起身拾了藏于袖中潘

用中見羅帕墜於樓下恐傍人拾去爲禍不淺急急跑到樓下在地下打一看時早已不見羅帕下落心下慌張四圍詳視並無他人料得是吳二娘拾得就問吳二娘道可曾見我一條羅帕墜下來麼吳二娘含笑說道並不曾見什麼羅帕潘用中見吳二娘帶笑而言明知是吳二娘故意作耍便道吳二娘休得作耍若果拾得千萬還我在你身邊終無用處常言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吳二娘故意咄的一聲道潘相公說的是怎話我老人家要人方便恁的還是你

西遊記卷第二十一
們後生要我方便哩潘用中曉得吳二娘是個在行之人料道瞞他不得便實對他說道適纔這一方羅帕實是對樓小姐擲來之物其中還有詩句在上千萬還我不敢忘你好處說罷吳二娘伸手去袖中取出笑嘻嘻的說道早是我老人家拾得若被別人拾去可不利害潘用中千恩萬謝解開羅帕夾看上有詩一首道

自從聞笛苦忽忽

魄散魂飛似夢中

最恨粉墻高幾許

蓬萊弱水隔千重

潛用中看了詩句方知小姐情意深重以身相許之意只得與吳二娘細細計較道蒙小姐十分垂念始初見我吹簫啓窓而視前日在西湖上正值小姐出來遊玩我在轎前相遇吟詩道意多蒙小姐在轎中以笑酬之晚間回來又蒙小姐顧盼今日他家西席晏先生來拜我我問他家細底方知小姐閨名杏春會做詩詞我就託晏先生爲媒晏先生說我是外方人恐黃府不肯我適纔用胡桃一枚擲去不意小姐用羅帕一方寫一詩擲將過來我也回一詩擲去小

姐又吟一首擲與三蒙小姐如此厚意誓不相捨萬
乞吳二娘怎生做個方便到黃府親見小姐詢其下
落做個穿針引線之人事成之日多將媒禮奉謝何
如吳二娘點頭應允次日潘用中走到黃府回拜晏
仲舉書館中看見小姐的兄弟亦甚生得俊秀暗暗
道與他結爲郎舅誠佳事也書館中小廝進去烹茶
了幾問道誰在館中要茶小廝答道是對門潘相公
來回拜晏相公故要茶小姐聞知口中不說心下暗
轉道我夫主上門也一男一女兩兩各有會心之處

這都是不說出的意思潘用中在書館中盤桓了半
日吃了茶作別而回遂懇請吳二娘到黃府去那吳
二娘原與黃府對門對戶時常進見小姐穿房入戶
之人又且吳二娘生性軟欵溫柔口舌便利黃府一
門都喜這一日躡將進去假以探望爲名見過夫人
遂乘機走到小姐樓上問過安慢慢在袖中取出小
姐所題羅帕之詩并將潘相公央浼晏相公做媒說
若得成親定住於臨安之意絮絮叨叨說了一會小
姐遂厚贈了吳二娘再三叮囑切勿漏洩吳二娘回

來與潘用中說了潘用中甚是手舞足蹈起來怎當
得好事多磨姻緣難就潘用中父親定要遷去與一
個鄉親同住於貫橋潘用中間知驚得目瞪口呆罔
知所措不肯搬移怎當得父親分付小厮即時移動
用中有力無處用只得白着一雙眼暗地裏敢怒而
不敢言胸中不佳叫苦叫屈正是

蓮子謾嘗黃栢味
苦在心頭只自知

漸漸行李搬完將次起身潘用中只瞧着對面樓上
只指望小姐在窗口一見以目送別那小姐事出於

不意怎生得知潘用中望不見小姐好生苦惱又因
父親在面前不好與吳二娘一說只得懷恨隨了父
親出門眼巴巴還望着樓上含淚而去果是

白日消磨腸斷句

世間只有情難訴

這潘用中恨恨的跟了父親離了這條六部橋有一
步沒一步連脚也拖不動搭搭撒撒就像折翅的老
鴉一般沒奈何來到貫橋飯店之中恨殺這個鄉親
一天好事正要成就好端端的被這天殺的鄉親牽
累將來杏春小姐面也不會見得一見連吳二娘要

他傳消寄息的話也不曾與他說得一句好生煩惱
有董解元絃索西廂曲爲証

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
眼中血

只把小姐的詩句終日吟咏觀玩從此飲食少進竟
夜無眠漸漸的害下一場相思病

當日觀燈十五看遍了寒雀爭梅幸遇一枝花
的小姐可惜隔着巫山十二峯紗窗內隱隱露
出梅稍月懊恨這格子眼遮着錦屏風終日相

對似桃紅柳綠羅帕上詩句傳情竟如二士入
桃源漸漸纓桃九熟怎生得踏梯望月做個紫
燕穿簾過了這金菊對芙蓉輕輕的除下八珠
環解去錦裙襪一時間五嶽朝天合着油瓶蓋
放着這賓鴻中彈少不得要劈被蓮蓬不住的
雙蝶戲梅好一似魚遊春水鰍入菱窠緊急處
活像火煉丹但願春分晝夜停軟欵欵楚漢爭
鋒畢竟到落花紅滿地做個鍾馗抹額好道也
勝如將軍掛印怎當得不湊趣的天地人和捱

過了幾箇天念三只是恨點不到枉負了這小
姐一點孤紅苦得我斷么絕六到如今弄做了
一錠墨竟化作雪消春水陡然間蘇秦背劍而
回抱着這一團二十四氣單單的剩得霞天一
隻雁這兩日心頭直似火燒梅夜間做了個禿
爪龍不覺揉碎梅花紙帳難道直待臨老入花
叢少不得要斷送五星三命這真是貪花不滿

三十

潘用中害了這相思病症日輕夜重漸漸面黃肌瘦

一夜咳嗽至於天明涎痰滿地父親不知是甚病症
接了幾個醫人醫治那些醫人都是隔壁猜枚之人
那知病原有的說是感冒了風寒入於腠理一時不
能驅遣就撮了些柴胡黃芩之藥一味發表有的說
是氣逆作痰之故總是人身精氣順則爲津液逆則
爲痰涎若調理得氣順自然痰涎消除遂撮了些蘇
子半夏桔梗之藥又有一箇道這是少年不老成之
病要大補元氣方好一味用那人參黃芪之藥正是
人人有藥箇箇會醫一連鬼混了幾時一毫也沒相

于從來道

醫雜症有方術

治相思無藥餌

潘用中一日病重一日父親無法可治一日彭上舍
來問他道兄怎生一病遂至於此莫不是胸中有隱
微之事可細細與我說知潘用中道實不瞞吾兄說
吾病實非藥石之所能愈遂把樓上小姐之前緣
後故一一說明又道卽吾與兄西湖堤上轎中所見
之美人是也不意吾父驟然搬移來此遂有此病彭
上舍遂將此話轉述與他父親潘父聞知跌足歎息

這就是仍舊移去也是在然況他家怎肯與外方人
結親就是這小姐心中肯了他父母怎生便肯彭上
舍道前日曾央店婦吳二娘進去探問小姐心事那
小姐慨然應允情願配爲夫妻又贈吳二娘首飾囑
他切勿漏洩如今去見吳二娘便好再作計較說罷
二人正欲出門擡起頭來猛然見吳二娘踱將進來
二人喜從天降你道吳二娘爲甚踱進門來原來當
日潘用申搬來之後小姐推窓而看絕不見潘用申
踪跡又見動用之物盡數俱無情知搬移而去却如

腦門上打了一個霹靂
又恨潘用中薄倖怎生
別都不曾一別連一些消息也不通竟自搬移而去
好生懊恨也有董解元絃索西廂曲爲証

譬如對燈悶悶的坐竟似和衣強強的眠心頭
暗發着願願薄倖的冤家夢中見爭奈按不下
九回腸合不定一雙業眼

悶上心來一刻也坐不牢這一腔愁緒却與誰說知
真如萬箭攢心的一般從此不茶不飯這相思病症
比潘用中更害得快比潘用中更害得凶

這小姐生得面如紅花眉如青黛並不用皂角
擦洗天花粉傅面黑簇簇的雲鬢何首烏狹窄
窄的金蓮香白芷輕盈盈的一捻二稜腰頭上
戴幾朶鸝巍巍的金銀花衣上繫一條大黃紫
菀的兜央絲滑石作肌沉香作體還有那豆蔻
含胎硃砂表色正是十七歲當歸之年怎奈得
這一位使君子聰明的遠志隔窓詩句酬和撥
動了一點桃仁之念禁不住羞活起來只恐怕
知母防閑特央請吳二娘這枝甘草做個木通

說與這花木瓜怎 這秀才心性其實便就一
味麥門冬急切裏傷了王不留行過百部前懊
恨得胸中懷着酸棗仁口裡吃着黃連喉嚨頭
塞着桔梗看了那寫詩句的藁本心心念念的
相思子好一似蒺藜刺體全蠟鈎身漸漸的病
得川芎只得貝母親暗地裡吞烏藥丸子總之
醫相思沒藥誰人肯傳與檳榔做得個大茴香
挽回着車前子駕了連翹瞞了防風鴛央被底
漫漫肉菴蓉搓摩那一對小乳香漸漸做了蟾

蘇真個是一腔山靈脾

這杏春小姐害了這相思病症弄得一絲兩氣十生
九死父母好生着急遍覽醫人醫治還又請和尚誦
經道姑畫符解禳道士祈星禮斗歌司茶筵保佑牛
十四娘聞知外甥女兒患病特來探望看見這病患
得有些魍魎早已猜透了八分只是不好啟口細問
一日坐在杏春床頭看見枕底下有羅帕一方隱隱
露出字跡心裏有些疑心將手去扯將出來杏春看
見娘姨來扯心性慌張急忙伸手來奪娘姨一發疑

心將羅帕着實一扯扯將出來一看見上面有情詩
一首杏春見娘姨念出情詩一發滿臉通紅娘姨遂
細細盤問此詩何來何人所贈杏春料道瞞不得又
見身體患病只得老老實實一五一十細細說與十
四娘知道十四娘聽了安慰了杏春自認與他圓美
遂將此事說與他母親知道母親聞知恐怕錯斷送
了女兒就同丈夫計較情願招潘用中爲婿因此就
命吳二娘做媒來到貫橋店中說與潘小官并他父
親得知那知這邊潘小官也患此病正在危急之間

恰好吳二娘進得門來備細說了小姐患病之故今黃府情願招贅為婿之意說了一遍那潘小官病中聞知此事萬分歡喜相思病便減了一半從床上直坐將起來直是心病還將心藥醫也父親與彭上舍都大喜正喜得個滿懷又值黃府西席晏仲舉來望也是為小姐親事之故恐吳二娘女媒傳言不穩像琵琶記上道脚長尺二這般說謊沒把鼻所以特特又挽出晏仲舉的父親原舊先生來為男媒故此先着晏仲舉來通個消息隨後便是晏仲舉的父親來

望約定了日期招贅爲婿一箇男媒一箇女媒議定了這頭親事小姐的病不醫也漸好了擇日行禮黃府倒賠粧奩大張花燭廣延親友迎接潘用中入贅洞房花燭成就了一對年少夫妻拜謝了男女二位媒人上了那鳳簫樓說不盡那繁華富麗之景夫妻二人合盃之後取出那幾方羅帕并小姐日常裏壁上所吹之簫擺列在桌上道若不虧此一曲鳳簫怎生成就得一對夫妻遂雙雙拜謝因此風流之名播滿臨安人人稱爲簫媒連理宗皇帝都知此事遂盛

傳於宮中嘖嘖稱羨那時夫妻都只得十七歲後來
潘用中登了甲第夫榮妻貴偕老百年至今西湖上
名爲鳳簫佳會有詩爲証

吹簫引鳳是天緣

響絕人遙命欲捐

雙管聲諧鴛枕上

世間樂事勝於仙

西湖拾遺卷二十二

國子監藏書

錢塘梅溪氏搜輯

一笑虎溪留古跡

風旛動處祇隨心出塵埃入山林僧俗殊途那
得箇知音不意相逢能契合虎溪外忽然携手
情深 右調梅花引

此詞言辯才禪師與蘇學士一見如故旨趣相投流
連數日送學士竟過虎溪橋忘了自己規約彼此大
笑而別成了一段美談蓋才子與高僧品格無甚低

昂往往心投意合聞名尙不能忘何況一朝覲面自然水乳交融情不自禁虎溪一笑有自來也西湖南山中有一龍井寺本名龍泓其來久矣在孫吳的赤烏年中葛稚川在葛嶺煉丹便按方位選靈秀到此龍井中來取水蓋因此地的林樾幽古山麓深沈滿前空翠之色泠泠欲滴而石澗流泉淙淙然不舍晝夜閒花寂草鋪滿深山鳥韻樵歌響答林谷境界已自不凡又相傳井中有龍居焉故大旱居民禱雨每到此拜求多有靈驗一向也有僧人栖止然無道德

無才能不能爲湖山開出生面直到宋朝嘉祐年間
方來了一位高僧法名元淨後來神宗皇帝喜其講
解精微又賜號辯才他是臨安於潛人曾受戒於天
竺的慈雲法師故學行精進每每行住坐臥之處都
有舍利子流將出來左肩肉上又現出袈裟文八十
一條後直到八十一歲方纔坐化他到了湖上四山
檢選要尋個幽勝之地以爲栖息湖曲則厭繁華五
雲又嫌枯寂直上楓篁嶺尋到龍井見其山靈水活
朝夕可親徑路透迤又不阻絕方纔葺舊增新創成

一箇叢林住在裏面從來說人傑地靈這龍井寺自
有了辯才住錫只覺得一日興頭似一日這是爲何
只因辯才的道行精嚴又能持楞嚴秘密神咒爲人
治病立愈故有人尊敬他不啻活佛而辯才却只以
學者自居有才名之人來相訪便無不接見恐怕當
面失了高人爭奈龍井路雖不甚遠而山高路峻往
還者雖說有人畢竟稀少此時天竺自慈雲法師歸
西之後遂無高僧主持便覺冷冷落落不甚興頭太
守沈文通見了甚不過意因對衆說道天竺乃觀世

音菩薩香火久著聲名宣揚佛力却不是禪和子習
靜之處吾聞龍井寺的辯才和尚大有靈慧之才若
請得他來爲天竺之主宣揚教力便自然要與頭一
番衆人聽了皆以爲然沈太守見人情樂從不勝歡
喜便做了一通請啟到龍井來敦請辯才法師出山
爲天竺之主正是

佛法原非擇地興

名山占盡得高僧

移將龍井菩提妙

來作三天竺上乘

那時辯才的初意也不肯捨了龍井之靜而就天竺

之喧只因却不過沈太守的面皮只得應承來了不
期一到了天然人皆久慕其名來學道的來求講的
紛紛不一辯才虛心好道又恐怕失了高人凡來相
訪的無不殷勤接見與他論法談禪所以人多向往
況又能爲人治病就是三五年不能痊好的病只要
他在佛前至誠懺悔已往之愆消除未來之過拜異
辯才便取淨瓶中楊柳枝水洒地結壇跏趺而坐面
前置淨水一碗朗誦楞嚴神咒三遍再將楊柳枝上
水滴于病人手心內叫病人飲了隨你千般病症頃

請了這賈道士來衙登壇設醮穿戴起星冠羽衣焚
了信香念了淨心神咒右手拿了七星降妖寶劍左
手用五雷訣捏着法水踏罡步斗噴了幾口法水用
天蓬尺在桌上拍一拍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
三擊神鬼驚又拍一拍道開天門閉地戶留人門塞
鬼路穿鬼心破鬼肚念過了金光咒又念淨天地咒
念完燒起符來遣將捉邪又念北方真武蕩魔神咒
誰想那妖鬼就附在鳳官身上走到壇前與這道士
福了兩福道師父俺與你往日無冤今日無仇如何

念咒遣我我與陶公子夙世夫妻乃五百年結就的
隨你念咒書符也禁我不得道士見精怪不怕他他
却有些慌了連忙把令牌在桌上日日月月一片聲
敲得發喊道

都天大雷公霹靂震虛空神兵千萬萬來降此壇
中敢有逆令者雷部勅不容吾奉太上老君急急
如律令勅

又燒符召請龐劉苟畢鄧辛張王馬趙溫關十二天
君那妖怪在側邊見道士做把戲呵呵大笑道自己

心上的魔尙且不會除要除誰的魔俺與你同是一
魔若以魔除魔豈有此理說罷竟自走入房中去了
道士無可奈何老大掃興只得收拾法器劍印告回
陶縣令見這妖精神通廣大心中愈慌恰好辯才法
師來到秀州陶縣令素聞其名就往請法師救拔兒
子性命辯才問道妖精是怎生起的陶縣令道小兒
始初得病的時節見一個少年女子從外而來道我
與你夫妻五百年前結下的緣分休得相棄俱是芳
年好生受用遂與小兒調笑歡呼同走到一水邊這

女子贈詩一首道

生爲木卯人

死作幽獨鬼

泉門長夜開

衾幃待君至

自此之後便源源而來如今又說道

仲冬之月

二七之間

月盈之夕

車馬相迎

今去仲冬十五之期已不多幾日了隨你法官都治他不得特來拜請吾師救度辯才法師允其請即便迎到衙中法師教除地爲壇上懸一幅大士像取柳

枝洒水于地一面宣大佛頂首楞嚴秘密神咒三遶
壇而去是夜那妖竟不到鳳官房裏來鳳官但見壇
前都是長身金甲的神將手執刀斧劍戟重重圍繞
遂得安寢次日辯才又來壇前結跏趺坐密密宣咒
敎四大天王速擒妖物來那四大王有通天的手段
專降的是惡魔凶怪得了法旨就像抓小雞兒的一
般抓將過來摔在壇前地下這妖怪怎生模樣但見
淡淡梨花白面輕輕楊柳纖腰朱唇一點暈紅嬌
好個青春年少綠髻照開明月玉笋微露輕綃

盈盈十五女兒嬌，嫁與潘郎正好。右調西江月。
法師見了，問道：汝居何地而來？此那女妖嬌聲的答
道。

會稽之東

鐘山之陽

是吾之宅

古木蒼蒼

法師又問道：汝姓甚麼？女妖又答道：

空傍章臺恨未銷

那堪月夕與花朝

長條搖曳人難縛

幾度臨風學舞腰

法師道：據你這等說，敢是姓柳麼？女妖道：便是。法師

道你何故在此媚人女妖答道因與陶公子原有宿世夫妻之分非敢爲媚也辯法師大喝道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于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卽非魔魔卽法界我今當爲汝宣說楞嚴秘密神咒汝當諦聽解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若迷而不悟再在此胡纏吾當令四天王押汝到烈火坑中去受苦無量說罷女妖驚悟涕泣叩頭道承師父說法超度不復在此貪戀當別公子去矣遂入見鳳官道妾本與君

圖百年姻眷今辯法師佛力無邊神通廣大他說法
超度我我豈可迷而不悟受烈火坑中之苦乎今要
別子而去但久與子處情不能頓舍願與子同飲酒
一杯爲永別之意遂相對痛飲作詩一首爲贈云

仲冬二七近良時 豈料無緣與子期

今日臨岐一杯酒 柔情脈脈借分離

遂拂衣而去自此之後鳳官神氣清爽再無魔難陶
縣合感辯才法師有再生之功厚有所贈而法師一
毫不取陶縣合唯有心感其德而已遂備盛齋奉歛

以船送歸天竺其時因在嘉興遣了柳妖陶公子的
重病立時脫體故一時僧俗人等來見者不計其數
遂致天竺境中鑿山築室不過三年竟成了一箇鬧
熱場辯才法師心中深以爲繁恐懼靜中之功遂決
意辭了大衆仍歸于龍井寺此時沈太守已經去任
無人強留住他故得自由辯法師到了龍井見天竺
朝夕與人往還並不曾遇一出類高人雄談快論開
益心胸故此交接之念也就淡了便有個藏修之意
不欲與人應酬然湖上到龍井路有二十餘里之遠

西遊記卷二十一
又不好毅然拒絕來人因立一個清規條約道

山僧老矣精神衰憊不能趨承謹以二則預告殿
上閒談最久不過三炷香山門送客最遠不過虎
溪垂顧大人伏乞相諒山僧元靜叩白

又造了一間遠心庵以爲自家取靜之地本寺侍者
因稱他爲遠公凡是與他來往的縉紳士夫知他迎
送之勞因尊他敬他却也都不壞他的規矩如此年
餘甚是相安原來這龍井寺前有一條小橋橋下便
是龍井的水流出成溪因溪中有一塊巨石形類于

虎故就叫做虎溪以配龍井之意溪上這條橋因而
遂叫做虎溪橋過了橋去就是透透迤迤的一帶長
嶺嶺傍俱是修竹在上叢篠在下風韻淒清大有林
壑之趣故取名叫做風篁嶺嶺上有石一塊高可丈
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名曰一片雲遠公未立清規
之前常常借送客而盤桓其間題云

興來臨水敲殘月

談罷吟風倚片雲

今因立了清規便只以虎溪橋爲界一向到也習成
規矩但走到橋邊脚早住了不期一日蘇東坡學士

謫到臨安來做太守聞知辯才之名公事一暇卽命
駕往龍井寺來訪他管事僧接着知他是本府太守
恐怕遠公不肯迎送以致得罪因先跪稟道本寺老
僧不迎不送的清規行已數年今不便頓改須求相
公寬恕東坡道我來訪和尚是訪他的道行誰訪他
的迎送一面說一面就走到方丈裏來此時辯才早
已接住相見過纔坐下東坡便問道聞知和尚戒律
精嚴不知戒的是些甚麼律文是那幾條辯才應聲
答道戒只是戒心之一件律只是律心之一條那裏

更有幾件幾條東坡道活潑潑一箇心受此戒律不
幾死乎辯才道死而後活方纔超凡入聖東坡聽了
不禁點頭贊羨道辯師妙論入微令人敬服二人遂
促膝而談遂談到快心處彼此依依不捨恨相見之
晚因而留宿到了次日辯才又引東坡到潮音堂神
運石滌心沼方圓菴寂室照閣閒堂訥齋各處遊賞
每到一處不是題詩便是覓句二人你稱我揚甚是
投機喫過午齋衙役整轎催歸東坡知畱不住方纔
約了後期辭別出門辯才相送也只以爲到橋自止

不期二人攜手相攙說到妙處貪着說話竟忘其所
以一步一步只管走去竟不知要走到那裏方在左
右侍者着急了只得從旁叫道遠公遠公送客已過
虎溪矣辯才聽見忙舉頭一看而身子已在風篁嶺
下矣忍不住大笑起來道學士誤我學士誤我東坡
見了也忍不住笑將起來道我誤遠公不道是戒律
遠公今日死心活了超凡入聖却又是誰之功二人
相顧又笑個不了衆人在旁邊亦皆哂遠公道杜詩
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今日之謂也東坡有

詩紀云

此生暫寄寓

常恐名實浮

我比陶令愧

師爲遠公優

送我過虎溪

溪水常逆流

聊使此山人

永記三老遊

自遠公送東坡之後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亭而西湖之龍井更稱爲勝地矣正是

龍井虎溪間

靜氣常堅凝

人我兩無與

斯以名高僧

如何畫彼界

而云過未曾

忽來蘇學士

相見成良朋

微談既絕俗

清辯亦超恒

畱連日復日

後會約頻仍

去者辭未忍

送者別未能

殷勤共攜手

橋外度峻嶒

遠道忘越境

一咲情不勝

束縛小天地

渙然如釋冰

清風出樹爽

明月入波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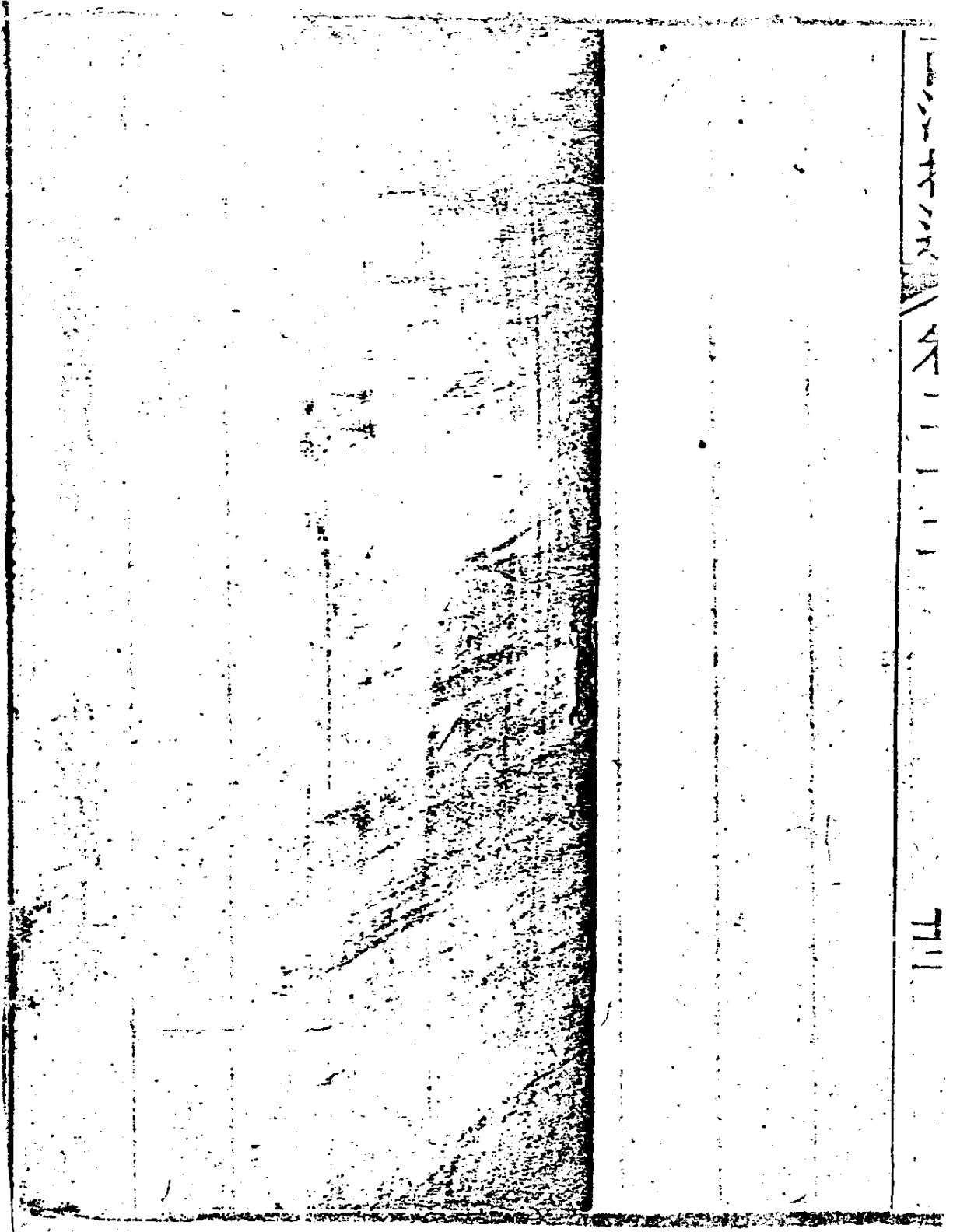
進步百尺竿

乃悟最上乘

三ノノノノノ

ノノノノノ

三



西湖拾遺卷二十三

錢塘梅溪氏搜輯

三生石上訂奇緣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類者弁千載一彈今我
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讀陸士衡贈人詩交道之難可想而見一時有約久
要不忘故貴乎朋友也凡人一生之中或聚或散會
合不常所可恃者惟信之一字看來人生最難踐的
是信要求一終身不失信的尚不可多得何況再生

所以世人稱情薄的曰泛交情厚的曰石交那泛交的猶如雨之滿溝一止卽涸水之遇風一响無影初則締結同心轉盼便成吳越就與他對神設誓指日盟心到後來相期相約之言竟付之東洋大海去了這都算不得是朋友惟那石交的自有一種不可磨滅的真情從性靈中發出來生生世世斷不能忘有如石之不可轉移一般這方稱得一箇朋友子因檢點西湖遺蹟于葛嶺靈鷲之外尚有存生前之精成後生之臬再世十三年後復踐約期津津在人人口

耳以爲湖山生色千載稱奇不容不傳者有圓澤約李源于三生石畔之事據此說來這塊三生石一定在西湖天竺山的了誰知却又不然細考起來這一塊石頭在那嵩山之下是曹煥遇了老劉道士約他後會遂化于是石之上的事却偏是西湖上的石頭閑傳何也天下事沒有一段姻緣這件東西由他沉埋在那草莽中也不足爲輕重一遇着了高人畱下些踪跡後來就成佳話遊覽的也當一節勝景定往遊觀就如虎邱試劍石自從砍了一劍那塊破石頭

至今也就流傳不朽就如天竺寺後這片石頭自古及漢也不知多少年代並無人題起到了唐朝忽然來了一位高僧法名圓澤自從他到寺中也不會見他談經也不會見他念佛却也來得古怪終日只是靜靜而坐默然而觀又像觀心又像觀世人都測度他不出且不喜與人交接只在寺後盤桓常倚着這片石頭沈思暗想有時撫摩一回有時坐臥半晌日復一日年又一年絕無厭倦之色寺中人人說他不受塵埃不侵色相却愛着這塊石頭想是這石頭裏

有些什麼妙處也有的說他要想煉石補天也有的說他要使頑石點頭也有的說他要思變石爲金也有的說他要合指石成羊故此撫摩不了總是不曉得他的意思大家猜着正是

高懷誰是侶

雅操豈人知

不遇同心者

難將意氣期

不期唐運中衰天寶十一年玄宗命安祿山兼河東節度祿山領了三鎮陰蓄異謀却值楊國忠激他反了范陽遂攻東京有一虎將係京洛人姓李名愷率

師拒敵報國盡忠捐軀赴難東京旣沒李愷也就死
于安祿山之手在李愷殺身成仁到也罷了更難得
的是李愷之子名喚李源又是一箇烈性的奇男子
見父親死于國難便悲痛不勝立志終身不仕併不
娶妻日夜以君父之仇爲念後來李光弼郭子儀等
克復東京誅了祿山天下太平李源欲回京洛恐怕
有人知風來纏擾他要他出來做官遂想隱姓埋名
潛踪匿跡做個出世逍遙的人正是

有恨憑誰語

孤忠血未乾

報親無一事

漂泊任摧殘

李源聞得西湖山水秀麗甲天下遂決意要往西湖
及至到了湖上見畫舫笙歌太覺繁華欲尋一幽雅
之所因過九里松訪到下天竺見谿回山靜甚是相
宜遂隱居于寺內只是一腔悲憤難對人言常是悶
悶不樂獨居一室又沒一箇知己就像圓澤一般獨
行獨止圓澤到還有塊石頭盤桓消遣他却一發乾
淨寺僧常對人說我們寺中到了兩個坭塑木雕的
活佛那李源坐了幾日自家覺得無聊偶爾閒行步

到寺後只見蓮花峯下脩竹千竿穿石罅而出層巒
疊嶂幽峭絕人其中有塊石頭拂拭得極其乾淨可
愛又見上面坐着一個僧人神清骨秀氣宇不凡李
源一見便也有些畱情那圓澤擡起頭來見了李源
也便有些屬意二人尚未交言先自眉目之間現出
一段的姻緣合轉竟像夙昔相知的一般及至坐而
接談語語投機字字合拍這塊石頭上起初只見一
個圓澤如今坐了兩箇只當這石頭遇着兩箇知己
提拔也就溫潤起來了當日二人彼此說些知心的

話便戀戀不捨就在這石前訂了三生之約自此之後便朝夕形影不離風雨時坐臥相對至于春拈花秋印月夏吟風冬擁雪大半在寺後這塊石上兩箇人一塊石做了三箇生死不離的朋友後人就叫這石爲三生石正是

若果是知音

偏從淺見深

淺淡都不隔

方許訂同心

二人在寺中石上相與了數年不獨忘世竟爾忘身一日雪霽李源邀了圓澤同登高峯絕頂遠眺海門

到寺後只見蓮花峯下脩竹千竿穿石罅而出層巒
疊嶂幽峭絕人其中有塊石頭拂拭得極其乾淨可
愛又見上面坐着一個僧人神清骨秀氣宇不凡李
源一見便也有些畱情那圓澤擡起頭來見了李源
也便有些屬意二人尚未交言先自眉目之間現出
一段的姻緣合轅竟像夙昔相知的一般及至坐而
接談語語投機字字合拍這塊石頭上起初只見一
個圓澤如今坐了兩箇只當這石頭遇着兩箇知己
提拔也就溫潤起來了當日二人彼此說些知心的

大數已定行止固不由人遂不復辨竟隨着李源之意悉聽其買舟由武林驛至湖廣荊州取路而行行了幾時那船已到南浦地方忽然逆風大浪竟把船阻在那裡不能前進舟人因艤于岸就住了船正是

情緣忽已絕

風送一帆舟

大數出來定

何須勉強留

二人對坐在篷窻之下觀玩江景忽見一帶長林中有一竹籬茅舍那籬門內走出一箇中年婦人來上穿的是苧襖下着錦襠手携一小甕立于江邊汲水

圓澤舉首見了不覺動心因對李源愀然不樂李源
見他心下不快面有愁容說道我與你三生之訂情
同骨肉恩倍尋常一路相隨登山覓水頗覺有興爲
何今日反有不懌之色圓澤道你却不知我今要別
公去矣李源道千里偕行三生共訂如何半途中就
要失信起來或者弟有得罪處望吾師明示開釋何
必作此俗態圓澤道此非我欲別公其中却有緣故
我的後生託身之地就在此處本欲同公縱觀峨眉
巫峽之勝奈此生有限大數已周不能相隨至蜀矣

李源聽了大驚道何出此言令人駭殺不知何處是
圓師託生之所圓澤因暗指那汲水婦人道此吾生
身之人也又指籬門道此吾託生之地也李源道生
死間隔路實兩岐師云托生在此果有何據圓澤又
道此婦姓王當以吾爲子彼懷孕已三載矣因吾不
來故不得育日前起程之時吾欲假道京師以至蜀
者正欲避此也李源道前日既然可避今日何不可
逃圓澤微笑道今旣相逢便無可逃之理李源聞知
數不能逃不勝追悔道此皆我之所誤實爲罪譴心

下十分悲咽便跌脚搥胸淚如泉湧圓澤道非公之
誤亦非公之罪皆吾命數已定不能強也公且自解
愁煩但我別後三日浴兒之時過臨一視以徵前生
後生之不昧李源道師是初生果能不昧于何處徵
驗圓澤道此時雖不能言而能笑卽以笑爲徵可也
李源道我與公相逢今世花同葉合定結種子前生
今又問影尋形必判然于再世不知此一笑之後更
別有相逢之日否說罷不勝哀痛悽愴圓澤道浮萍
自在海中特無情者不識耳公若有情後十三年中

秋月夜可到葛洪川畔相訪當再與公一見以遂三王之約復完石上之盟便了正是

前生留後約

後世結前期

分手無多語

相逢已預知

當時圓澤與李源相訂已畢便閉目不言竟自圓寂李源見事已至此悲慟一番爲之更衣沐浴買棺入殮到南浦山中擇了一處高燥隙地到了次日備辦安葬已畢遣人至王姓婦人門前打聽消息那人來回報道王家昨日傍晚果生一子李源方信以爲姻

緣不爽到了三朝李源欲驗其笑遂親自走至婦人門首立在那竹籬門外尋消問息只見有一箇人走將出來李源忍不住問他一聲道府上三日前曾生一位孩子麼那人應道前日果然生下一子却是生了三日這孩子只管啼哭再不肯住不知爲甚緣故李源心下雖是照會却疑惑道圓師別時約我以笑這箇啼哭却爲甚麼難道他騙我不成不要管他待我進去看看或者見我笑將起來也不可知就對那人道這也不難我能止他的哭試抱出來與我一看

那人聞說能止孩子的哭便忙請李源進內堂坐下
自己再往裡去抱了孩子出來遞與李源李源接着
一看見那箇孩子容顏眉目竟與圓澤無異因撫摩
他道咄咄咄你原說笑爲何只管哭那孩子聽了便
將李源定睛一看竟像認得的一般嘻然一笑以後
便再不啼哭了其家見兒不哭欸待李源亦甚殷勤
李源因沒了好友故不勝哽塞臨出門時又拍拍孩
子肩頭道十三年後之約不可忘了遂辭別王家復
回船中獨有一人甚覺無聊連蜀中峨眉之行也不

想去遊了正是

共到名山去

無端中道離

勝遊誰作侶

觸緒倍傷悲

依舊返棹回杭復到天竺寺中日日在那寺後三生
石邊照依圓澤當初獨自一個撫摩着石頭盤桓不
已不覺光陰迅速日月易遷轉眼又是十餘年了每
因圓澤之約切切在心恐怕失了會期預先到那西
湖之上朝兩峯暮六橋不離葛洪之川天竺之後尋
踪覓跡想這孩子已經十三歲矣若會着他畢竟還

可暢敘却恨別了多時路途間阻如何得其踪跡又
想澤師神人也昔日與我如此契厚豈有爽信之理
況且身前身後俱已打算精明豈是無據而空留此
期的理但我企想之深恨不得早來一刻也好早會
一面若愆期不至就拚老死湖山以証三生之不妄
正是

鍾期曾有約

流水復高山

欲見同心侶

何憂道路難

你道李源爲何先期這等着急只因他約在葛川相

會只在他的肉身借寓在西湖前後因此日夜相尋
不知他約了中秋月夜就是十五早晨也決不來見
你的一直捱到中秋這一夜因是十三年相約的正
期又兼月明如晝滂山遍野照得雪亮李源乘着月
色抖搜精神越山過澗周圍尋訪到葛洪川畔忽聽
得隔溪有牧童歌聲隱隱而來李源忙停了足傾耳
而聽只見那牧童身穿紫花布襖頭挽菱角髻騎着
一匹斑駁牛一徑從隔岸大聲呼來道李公別來無
恙否李源見隔岸叫他姓名心知有異便定睛一看

却是箇牧童細看了一回雖與圓澤老少不相同而
姿容神理竟與圓澤生前無異不勝歡喜道原來澤
師在此我到這裏候了多時何不尋路過溪握手一
敘那牧童也不回言但高歌道

三生石上舊精靈

賞月臨風不要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

此身雖異性常存

牧童歌罷因說道不負期而來李公真信士也本當
過溪一敘但恨公俗緣未斷不敢相近願李公勤修
深省天自不相負因又歌道

會只在他的肉身借寓在西湖前後因此日夜相尋
不知他約了中秋月夜就是十五早晨也決不來見
你的一直捱到中秋這一夜因是十三年相約的正
期又兼月明如晝滂山遍野照得雪亮李源乘着月
色抖搜精神越山過澗周圍尋訪到葛洪川畔忽聽
得隔溪有牧童歌聲隱隱而來李源忙停了足傾耳
而聽只見那牧童身穿紫花布襖頭挽菱角髻騎着
一匹斑駁牛一徑從隔岸大聲呼來道李公別來無
恙否李源見隔岸叫他姓名心知有異便定睛一看

石交纔算得箇信友可不羞死那世上翻雲覆雨口
是心非麼有詩爲証

從來踐約最爲難

何況三生盟不寒

千里懷人終是恨

百年聚首亦誰歡

笑迎湘峽形先異

歌徹雲衢笛欲闌

惟有卷卷一片石

至今畱跡在山巒

平江才記

卷二二二二

十一

西湖拾遺卷二十四

錢塘梅溪氏搜輯

鎮妖七層建寶塔

魔從心起

妖由人興

聊憑翰墨

以寓勸懲

西湖南屏山前回峯以勢回抱得名吳越王妃建塔其上本名回峯塔俗作雷峯以回雷聲似致悞而淳佑咸淳舊志以一雷姓者當之可笑甚矣宋有道士徐元之築室塔傍世稱回峯先生此明有可驗也毛

西河集中辯之如此乃相傳以爲鎮怪而設其說近乎妄誕不經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以訛傳訛若有歷歷可據者宋高宗南渡時杭州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人叫做許宣排稱小乙自幼父母雙亡依傍着姐夫李仁現做南廊閣子庫幕事官的家裏住日間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舖中做主管此時年纔二十歲人物也還算得齊整的是年恰值清明要往保叔塔寺裏薦祖宗燒卷子當晚先與姐姐說了次日早起買些紙馬香燭經幡錢塚等物吃了飯換了

新衣服好鞋襪把箬子錢馬使條袱子包好徑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道小姪要往保叔塔追薦祖宗乞叔叔容假一日李將仕道這也是你孝心只要去去便回許宣離了舖中出錢塘門過石函橋徑上保叔塔進寺却撞着送饅頭的和尙懺悔過疏頭燒了箬子到大殿上隨喜到客堂裏喫罷齋別了和尙還想偷閒各處去走走剛走到四聖觀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南早落下微微的細雨來了初還指望他就住不意一陣一陣只管綿綿不絕許宣見地下濕了難

于久待只得脫了新鞋新襪捲做一包縛在腰間赤
着脚走出四聖堂來尋船正東張西望恐怕沒有忽
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正打面前過連忙一看早
認得是熟識張阿公不勝歡喜忙叫道張阿公帶我
到湧金門去那老兒搖近岸來見是許宣便道小乙
官着雨了快些上船來許宣下得船張老兒搖不得
十餘丈水面只聽得岸上有人叫道搭了我們去許
宣看時却是十個戴孝的婦人一個穿青的女伴手
中捧着一個包兒要搭船張老兒看見忙把船搖攏

道想也是上坟遇雨的了快上船來那婦人同女伴
上得船便先向許宣深深道了個萬福許宣慌忙起
身答禮隨掇身半邊道請娘子艙中坐那婦人進艙
坐定便頻把秋波偷瞧許宣許宣雖說爲人老實然
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人又帶着個俊俏的了頭
未免也要動情正不好開口不期那婦人轉先道請
問官人高姓大名許宣見問忙答道在下姓許名宣
排行小乙婦人又問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
過軍橋黑珠巷舍親生藥舖內做些買賣說完就乘

機間道娘子高姓潭府那裏亦求見示那婦人答道
奴家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
了現葬在這邊因今日清明坟上祭掃而回不期又
值此兩猶幸遇搭得官人之船不至狼狽彼此說些
閒話不覺船已到了湧金門將要上岸那婦人故作
忸怩之狀叫侍兒笑對許宣說道清早出門得急了
忘記帶得零錢在身邊欲求官人借應了船錢到家
卽奉還決不有負許宣道二位請便這小事不打緊
因腰間取出付了船家各自上岸岸雖上了兩却不

佐恐天晚了只得要各自走路那婦人因對許宣說道奴家在薦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時可到寒舍奉茶并納還船錢許宣道天色已晚不能久停改日再來奉拜罷說過那婦人與侍兒便冒雨去了許宣忙進湧金門從人家屋簷下捱到三橋子親眷家借了一把傘正撐着走出洋壩頭忽聽得有人叫道許官人慢走忙回頭看時却原是搭船的白娘子獨自一人立在一箇茶坊屋簷下許宣忙驚問道娘子如何還在此白娘子道只因雨不住鞋兒都踏濕了因叫

青兒回家去取傘和脚下又不見來望官人傘下略
搭幾步兒許宣道我到家甚近不若娘子把傘帶去
明日我自來取罷白娘子道可知好哩只是不當許
宣遞過傘來與婦人自去沿着人家門簷下冒雨而
回到家喫了夜飯睡在牀上翻來覆去想那婦人甚
是有情忽然夢去恰與日間相見的一般正在情濃
不覺金雞三唱却是南柯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

浪蝶狂蜂鬧五更

許宣天明起來走到舖中雖說做生意却像失魂一

般東不是西不是捱到喫過飯便推說有事走了出來遂一徑往薦橋雙茶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問了半晌並沒一人認得正東西躊躇忽見了鬢青兒從東邊走來許宣見了忙問道姐姐你家住在那裏特來取傘青兒道官人隨我來遂引了許宣走不多路道這裏便是許宣看時却是一所大樓房對門就是秀王的府墻青兒進門便道官人請裏面去坐許宣遂隨到中堂青兒向內低聲叫道娘子許官人在此白娘子裏面應道請許官人進來奉茶罷許宣尙遲疑

不敢入去青兒連催道入去何妨許宣方走到裏面
只見兩邊是四扇暗榻子窗中間挂着一幅青布簾
揭門簾兒入去却是一間坐室桌上放一盆虎鬚草
蒲兩旁挂四幅名畫正中間挂一幅神像香几上擺
着古銅香爐花瓶白娘子迎出來深淡萬福道夜來
遇雨多蒙許官人應付周全感謝不盡許宣道些微
何足挂齒一面獻茶茶罷許宣便要起身只見青兒
早捧出菜蔬果品來留飲許宣忙辭道多謝娘子厚
情却不當取擾略飲了數杯就起身道天色將晚要

告辭了白娘子道薄酌不敢苦留官人但尊傘昨夜
舍親又轉借去了求再飲幾杯卽着人取來許宣道
天晚等不得了白娘子道既是等不等這傘只得要
求官人明日再來取了許宣道使得使得遂謝了出
來到了次日在店中畧做做生意便心癢難熬只託
說有事却悄悄地又走到白娘子家來討傘白娘子見
他來早又備酒留飲許宣道爲一把破傘怎敢屢擾
白娘子道飲酒飲情原不爲傘不妨飲一杯還有話
說許宣喫了數杯因問道不知娘子有何話說白娘

子見問又斟了一杯酒親自送到許宣面前笑嘻嘻
說道官人在上真人面前不敢說假話奴家自亡過
了丈夫一身無主想必與官人有宿緣前日舟中一
見彼此便覺多情官人若果錯愛何不尋個良媒說
成了百年姻眷許宣聽了滿心歡喜却想起在李將
仕家做生意居停不穩便怎生娶親因此沉吟未答
白娘子見不回答因又說道官人有話不妨直說何
故不回答言語許宣方說道蒙娘子高情感激不盡只
恨此身爲人營運自慙窘迫仔細尋思實難從命白

娘子道官人若心不願爲婚便難勉強若爲這些我囊中自有餘財不消慮得便叫青兒你去取些銀子來青兒忙走到後房中去取出一個封兒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了復遞與許宣道這一封你且權拿去用若要時不妨再來取許宣雙手接了打開一看却是五十兩一個元寶滿面歡喜便落在袖中對白娘子說道打點停當再來奉復遂起身作別青兒又取出傘來還了許宣許宣一徑到家先將銀子放好又將傘還了人方纔睡了次日早起自取了些碎銀子

買了些雞鶩魚肉之類并果品回來又買了一尊好酒請姐夫與姐姐同喫李慕事聽見舅子買酒請他倒喫了一驚因問道今日爲何要你壞鈔許宣道有事要求姐夫姐姐作主李慕事道既有事何不說明許宣道且喫了三杯着大家依序坐定喫了數杯李慕事再三又問許宣方說道愚舅蒙姐夫姐姐照管成人感謝不盡但今有一頭親事與愚舅甚是相宜已有口風不消十分費力但我上無父母要求姐夫姐姐與我玉成其事李慕事夫妻聽了只道要他出

財禮便淡淡的答應道婚姻大事也須慢慢商量今日且吃酒吃完酒各自散去竟不回話過了三兩日許宣等不得因催姐姐道前日說的話姐姐曾與姐夫商量麼姐姐道不曾許宣道爲何不商量姐姐道連日姐夫有事心焦我不好問他許宣道我曉得姐姐不上緊的意思了想是你怕我累姐夫出錢了因在袖中取出那大錠銀子來遞與姐姐道我自有財禮只要姐夫做個主兒姐姐看見銀子笑說道原來你在叔叔舖裏做生意也積得這些私房可知要娶

老婆哩我且收在此待你姐夫回時我替你說就是了過一會李幕事回家妻子卽將許宣的銀子遞與丈夫看道我兄弟要娶親原來銀子自有只要你我做個主兒須替他速速行之李幕事接了銀子在手裏中翻來覆去細看那上而鑿的字號忽大叫道不好了我全家的性命都要被這錠銀子害了妻子道活見鬼不過一錠銀子有甚利害李幕事道你那里知道現今邵太尉庫內封記鎖押都不動竟不見了五十錠大銀正着落臨安府捉賊十分緊急臨安府正

沒尋頭路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數捉獲者賞銀五十兩知情不首及窩藏正賊者全家發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字號相同若隱匿不報日後被人首出坐罪不小妻子聽了嚇得發戰道不知他還是借的還是偷的却怎生區處李幕事道我那管他是借的是偷的他自作自受不要害我一家因拿了這錠銀子竟到臨安府出首臨安府韓大尹見銀子是真忙差緝捕捉拿正賊許宣不多時拿到許宣當堂韓大尹喝問道邵太尉庫中不動封鎖不見了大銀五十

錠現有李慕事出首一錠在此稱是你的你既有此
一錠那四十九錠却在何處你不動封鎖能偷庫銀
定是妖人了可快快招來因一面分付皂快備豬狗
血重刑伺候許宣見爲銀子起忙辨道小的不是妖
人待小的直說便將舟中遇着白娘子併借傘討傘
以及留酒講親借銀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韓大尹道
這白娘子是甚麼樣人現住何處許宣道他說是白
三娘白殿直的妹子現住在薦橋雙茶坊巷口秀王
牆對門黑樓子高坡兒內韓大尹卽差捕人何立押

着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拿犯婦白氏來聽審何立
押着許宣又帶了一干做公的徑到黑樓子前一看
時却是久無人住的一間冷屋隨拘地方并左右隣
來問俱回稱道此係毛巡檢家的舊屋五六年前一
家都瘟疫死盡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誰
敢還在裏頭住且這地方並無姓白的娘子何立因
問許宣道你莫要認錯了不是這裏許宣此時看見
這個光景也驚得呆了道分明是這裏纔隔得三五
日怎便如此荒涼何立道既是這裏只得打開門進

去因叫地方動手將門打開一齊擁了人去只見內中冷陰陰寒森森並無一個人影大家一層一層直開了人去並無一痕踪跡直開到最後一層大樓上方遠遠望見一箇如花似玉穿白的婦人坐在一張牀上衆人看見不知是人是鬼便都立住脚獨何立是公差只得高聲叫道娘子想是白氏了府中韓大爺有牌票在此要請你去與許宣對甚麼銀子的公事哩那婦人動也不動聲也不做何立沒奈何只得大着膽子擁衆上前將走到面前只聽得一聲響亮

就似青天打一箇霹靂衆人都驚倒了響定再近床邊一看只見明晃晃一堆大銀子却不見婦人及點點銀數恰正是四十九錠何立遂叫衆人將銀子扛到臨安府堂上一一交明又將所見之事細細稟上韓大尹聽了道這看起來自是妖人作祟與衆人無干地方隣里盡無罪寧家許宣不合私相授受發配牢城營銀子如數交還邵太尉邵太尉給賞五十兩與李慕事一件事體方纔完了惟李慕事因出首許宣得了賞銀五十兩又見許宣因我首出發配牢城

心下甚是不安卽將給賞銀子都付許宣作盤費又
叫李將仕與了他兩封書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
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宣痛哭了一場辭
別姐夫姐姐便同解人搭船到了蘇州牢城營來一
到了就將三書投見范院長并王主人虧二人出力
與他上下使了錢討了回文與解人而去許宣毫不
喫苦就在王主人樓上歇宿終日獨坐無聊甚是悶
人有詩爲証

獨上高樓望故鄉

尋思舊事轉淒涼

湖邊乍見心難定

雨後重逢情更長

方盼鴛幃將結好

豈知狂獄忽罹殃

一番夢境渾難解

恩怨相因費揣量

許宣在蘇半載甚是寂寞忽一日王主人進來對他
說道外面有一乘轎子坐着一位小娘子又帶着一
箇丫鬟尋你許宣聽了吃驚暗想道誰來尋我慌忙
走到門前來看不期恰正是白娘子與小青一時見
了不勝氣苦因跌着脚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
了官銀害我有屈無伸當官喫了多少苦楚今已到

此田地你又趕來做甚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錯怪了我我今特來要與你分辯王主人見二人只管立在門前說長道短恐人看見不雅因說道既是遠來有話請裏面去說白娘子乘機便要入去許宣倒橫身攔住道他是妖怪不可放他進去王主人因將白娘子仔細看了兩眼帶笑說道世上那有這等一個妖怪不可出口傷人請進去不妨白娘子進到裏面先與主人媽媽見過然後對許宣說道奴家既以身子許了官人就是我的夫主了終不成反來陷害

官人麼就是付銀子與官人也是爲好誰知有禍若說銀子來歷不明罪皆坐于先夫奴家一婦人如何得知奴家一婦人如何是怪恐官人錯埋怨故特特來與官人辯明白了我去也甘心許宣道這都罷了只是差人來捉時明明見你坐在床上爲何響了一聲就不見了豈不是個妖怪白娘子笑道那一聲响是小青用毛竹片刷板壁弄怪嚇衆人衆人認做怪大家呆了半晌故奴家往床後遁去衆人旣害怕不敢搜求見了銀子又以銀子爲重去了故奴家得脫

身躲在華藏寺前姨娘家裏復打聽得你發配在此
故帶些盤費到來看你并討你婚姻的信息不期你
疑我是妖怪我只得去了遂立起身來要走主人媽
媽忙歛留道既借遠來了就要去也在舍下權住幾
日白娘子尚未肯只見小青道既是主人家好意再
三勸留娘子且住兩日再商量況當日原許過嫁小
乙官人的今日也難硬絕白娘子接口道羞殺人終
不成奴家没人要定捱在此主人媽媽道既然當初
已曾許下誰敢番悔須選個好日子就在此成就了

百年姻眷爲妙許宣初已認真是妖是怪今被他花
言巧語辯得乾乾淨淨竟全然不疑了又見他標標
緻緻殊覺動心借主人媽媽之勸便早欣欣然樂從
了做親之事白娘子囊中克足彼此喜歡到了做親
之後白娘子放出迷人的手段弄得箇許宣昏昏迷
迷如遇神仙恨相見之晚時光易過倏忽半載一日
是三月半許宣同着幾箇朋友到臥佛寺前看臥佛
忽走到寺門前見一道人在那裏賣葯并施符水許
宣無心偶上前去看看那道人一見了便吃驚道官

人頭上一道黑氣定有妖怪纏身其害非淺須要留心許宣原有疑病一聞道人之言便不禁伏地拜求救度那道人與他靈符三道分付他三更燒一道自家頭髮裏藏一道許宣到家忙將一道悄悄的藏在頭髮之內這一道要等到三更燒化晚膳後白娘子忽嘆口氣道我和你許久夫妻尙沒一些恩愛反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要燒符來壓我你且把符來燒燒看許宣被他說破便不好燒白娘子轉討出符來燈上燒了全沒一些動靜白娘子笑道如何我若是

妖必然做出來了許宣道這不于我事是臥佛寺前一箇雲遊道人說你是妖怪白娘子道他既說我是妖怪我明日全你去且叫他變一個怪形與你看看次日分付小青照管下處夫妻二人來到寺前只見一簇人圍着那道人正在那裏散符水哩白娘子輕輕走到面前大喝一聲道你一箇不學無術的方上小人曉得些甚麼怎敢在此胡言亂語鬼畫符妄言惑衆那道人猛然聽了吃了一驚忙將那女娘一看見他面上氣色古怪知他來歷不正因回言道我行

的是五雷天心正法任是毒妖惡怪若吃了我的符
水便登時現出形來何況你一妖女你敢吃我的符
水麼白娘子聽了笑道衆人在此做個証見你且書
符來我喫與你看道人忙忙書符一道遞與白娘子
白娘子不慌不忙接將過來搓成一團放在口中用
水吞了下去笑嘻嘻立了半晌並無動靜看的人便
七嘴八舌罵將起來道好胡說這等一位娘娘怎麼
說他是妖怪道人被罵目瞪口呆話也說不出一句
白娘子道他外方野道毀謗闔門本該罰他墮落今

看列位分上只吊他一索罷了一面說一面口中不知念些甚麼只見那道人就像有人綑縛的一般漸漸的縮做一團又漸漸的高高吊起空中哼個不了衆人看見盡驚以爲奇連許宣也驚得呆了白娘子道若不看地方于係把這妖道吊他一年纔好因輕輕噴口氣那道人早立時放下地來那道人得能落地便只恨爹娘少生兩腳飛也似的去了隻衆人一闕而散夫妻依舊回家正是

邪邪正正術無邊

紅日高頭又有天

寧可人前全不會
莫在人前會不全

過了些時又是四月初八日佛生日許宣一時高興
要到承天寺去看佛會白娘子道甚麼好看既要去
因取出兩件新鮮衣服替他換了又取出一把金扇
上繫着一個珊瑚墜兒與他又叮囑他早早回來勿
使奴記念許宣答應了便穿着一身華服搖搖擺擺
到承天寺來閒戲耳朶裏雖聽得亂哄哄傳說周將
仕家典庫內不見了許多金珠衣物現今番捕拿人
許宣不關已事自同着燒香的男女遊玩不期緝捕

有心看見許宣身上穿的手裏拿的與失單上相全
便捱近許宣面前道官人扇子可借我一看許宣不
知是計遂將扇子遞與公人衆公人看了是真便吆
喝道賊賊有了快快拿人衆人齊上遂把許宣一索
子綁了好似

數隻皂雕追紫燕
一羣餓虎啖羔羊

許宣被捉再三分辯衆人那裏聽他適值府尹坐堂
衆人竟押上堂來府尹因問道穿的衣服扇子旣已
現在被獲其餘金珠贓物現在何處從實供來免受

拷打許宣稟道小的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贈嫁的怎說賊賊望相公明鏡詳察大尹道好胡說獲物現與單對怎敢以妻子推託且你妻子今在那裡許宣道現在吉利橋王主人樓上大尹卽差緝捕押了許宣速拿白娘子來審衆人一閃到了店中王主人見了驚問道做甚麼許宣道白娘子害我特來拿他王主人道白娘子如今不在樓上了因你承天寺不回他同小青來寺前尋你至今未回緝捕見說白娘子不在家便鎖了王主人來回大尹大尹道

婦人家尋丈夫諒去不遠着王主人尋拿許宣寄監
候拿到白氏審明定罪此時周將仕見拿着了許宣
正到府前催審忽家人來報道金珠等物都在庫閣
頭空箱子內尋着了周將仕慌忙回家看時果然全
有只不見扇子扇墜將仕道扇子或有相同明明是屈
了許宣便又到府中暗暗與該房說知有了情由叫
他鬆放許宣故不復問罪只說地方不相宜改配鎮
江將行恰好杭州邵太尉又使李幕事到蘇州幹事
李幕事記挂着許宣忙到王主人家來看他聞知改

配李幕事因說道鎮江的李克用是我結拜的叔叔
住在針子橋下開生藥舖我寫書與你投他自有好
處許宣得書同差人不數日到了鎮江尋到李克用
家見了李克用將書投上說道小人是杭州李幕事
的舅子家姐夫有書在此求老將仕青目李克用看
了書便請兩個公差同他入去吃飯一面卽差當直
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些錢鈔保領回家公差
討了回又自去許宣到家拜謝了克用克用見書上
說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就留他在店中做買賣

看了幾日見他十分精細甚是懽喜許宣恐衆人妒
忌因邀他們到酒肆中一敘通通河港衆人喫完散
去許宣還了酒錢出門覺道有些酒意恐怕冲撞了
人只低着頭往屋簷下走不期一家樓上推開窗播
下熨斗灰來飛了一頭許宣便立住了罵道誰家不
賢之婦難道眼睛瞎了只見那婦人走下樓來道官
人休罵是奴家一時失悞許宣擡頭看時不是別人
恰正是白娘子不覺怒從心上起因罵道你這賊妖
婦連累得我好苦吃了兩場大官司蘇州影也不見

却躲在這裏遂走上前一把捉住今日決不私休了
白娘子忙陪笑臉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不消着急
且聽我說明了若有差錯再惱也不遲前日那些衣
服扇子都是我先夫留下的又不是賊贓因我與你
恩愛情深故取出與你穿用誰知被人悞認此皆是
你年災月晦與我何干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
何不見反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尋你聞知你
被捉決要連累我出醜只得叫小青討隻船到此母
舅家暫住好打聽消息我既嫁了你生是許家人死

是許家鬼決不走開今幸相逢任你怎麼難爲我我
也不放你的許宣被他一頓甜言說得滿肚皮的氣
都消了因說道你在此任難道是尋我白娘子道不
是尋你却尋那個還不快上樓去許宣轉過念來竟
酥酥的跟他上樓去了正是

疊受艱辛恨未消

此仇得報在今朝

如何見面無多語

一任柔懷繫柳條

許宣與白娘子住了一夜相好如初依舊同搬到下
處過日子一日是李克用的壽誕夫妻二人買了燭

麪手帕等物同到李家來拜壽李克用安排筵席留親友喫酒原來李克用是個色中餓鬼一見了白娘子生得如花似玉却便或東或西躲着偷看忽一會兒白娘子要登東便叫養娘指引他到後面僻靜處李克用却暗暗閃在一邊讓白娘子到後面去了他却輕腳輕手悄悄跟到東廁的門縫裏張看不張看猶可一張看內裏那有個如花似玉的佳人但看見一條吊桶釐的大白蛇盤在東廁之上兩眼就似燈盞放出金光來李克用突然看見驚個半死忙往外

跑剛剛轉灣腿脚顫早一交跌倒面青唇紫人事不知養娘看見慌忙報知老安人并主管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纔醒轉老安人忙問這是爲何李克用不好明言只說連日辛苦一時頭風病發不妨不妨你們自去飲酒衆人飲散白娘子回家恐怕李克用到舖中對許宣說出本相來便心生一計只是嘆氣許宣道今日出來喫酒是快活事因何嘆氣白娘子道說不得你道李克用這老兒是好人麼竟是假老實見我起身登東他遂躲在裡面欲要姦騙我扯裙扯

褲來調戲我叫起來又見衆人都在那裏怕裝幌子
只得推倒他方得脫身這惶恐却從那裏出氣許宣
道既不會玷污你他是我主人家出于無奈只得忍
了以後再休去了娘子道既如此我還有三三十兩
銀子在此何不辭了他自到馬頭上開個小店面豈
不强如去做主管許宣道好就與李克用說了李克
用自知惶恐也不苦留許宣自開店後生意日盛一
日忽一日是七月初七乃英烈龍王生日許宣要去
燒香白娘子先再三勸他不要去見他定要去因說

道你既要去只可在山前山後大殿上走走切不可
到方丈裏去與禿子講話恐他又纏你布施許宣道
這個使得依你便了遂在江邊搭了船徑投金山寺
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然後各處閒走走看看無心中
忽走到方丈裏去看見許多和尚圍着像說法一般
方想起妻子叮囑之言急急退出却不防座上大和
尚早看見了道此人滿臉妖氣因分付侍者叫他來
說話及侍者下來叫時許宣已出方丈去了大和尚
見叫他不着便自提了禪杖趕將出來趕到寺前見

衆人皆欲渡江因風大尙立在船邊等待忽見江心裏一隻小船飛也似來得快衆人都驚道這些些小船怎麼不怕風又來得快此時許宣也立在衆人中伸頭爭看不期那來的小船恰正是白娘子與小青立在上面許宣正吃驚要問他來做甚麼只見白娘子早遠遠叫道丈夫風大我特來接你可速速上船來許宣見了一時沒主意正要下船不料大和尚在後看得分明大喝一聲道孽畜你到此做甚麼正要舉禪杖打去只見白娘子與青青連船都翻下水底

去了許宣看見嚇得魂不附體忙問人道這禪師是誰有認的道這是法海禪師要算當今的活佛正證不了那禪師早着侍者喚許宣去問道你從何處遇此孽畜許宣見問遂將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道雖是宿緣也因汝慾念太深故兩次三番迷而不悟今喜汝災難已過可速回杭脩身立命如再來纏你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偈語四句你可牢記者

蛇成美女

因汝心貪

遭纏擾

見我湖南

許宣拜謝了禪師急急回家果然白娘子與小青都不見了此時方真信二人是妖精次早到針子橋李克用家把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時被他露出形來我幾乎被他嚇死因你怪我而去我遂不好與你說今事既已明白你且搬到我家暫住不妨過不數日朝廷有恩詔到來除十惡大罪其餘盡行赦釋回籍許宣聞赦滿心歡喜遂拜謝李克用回家一到家卽來見姐夫姐姐拜了四拜拜畢

李幕事卽發話道舅舅爲兩次官事我也曾出些氣力怎麼這等無情娶了家小在外就不通箇喜信兒與我是何意思許宣道我並不曾娶妻姐夫此話從那裏說起正說不了只見姐姐同了白娘子青青從內堂出來李幕事道娶妻好事何必瞞人這不是你妻子麼許宣一見魂不附體急叫姐姐道他是妖精切莫信他白娘子因接說道我與你做夫妻一場並無虧負你處爲何反聽外人言語與我不睦我婦人家旣嫁了你却叫我又到那裏去一面說一面便鳴

嗚咽咽哭將起來許宣急了忙扯李慕事出外去將前邊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道此婦實實是個白蛇精不知有法可以遣他麼李慕事道若果是蛇不打緊白馬廟前有個呼蛇戴先生極善捉蛇我同你去接他來捉就是了二人去時適值戴先生立在門前便問二位有何見教李慕事道舍下有一條大白蛇相煩一捉先奉銀一兩待捉蛇後另有相酬戴先生收了銀子問了住處道二位請先回在下隨後卽到忙裝了一瓶雄黃一瓶煮的藥水一徑來到李家許宣

接着指他到裏邊房內去捉戴先生走到房門前只見房門緊閉因敲敲門道有人在此麼內裏問道你是甚人敢到此內裏來戴先生道我非輕易到此是宅上特特請我來捉蛇的白娘子曉得是許宣請來捉他便笑說道蛇是有一條只怕你捉他不到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俱出名叫做戴捉蛇何況這條把蛇怎麼就捉不到內裏忽開了門說道既會捉請進來戴捉蛇纔打帳走進去只見房門口忽刮起一陣冷風來直刮得人寒毛遍豎早現出一條吊桶粗

的大白蛇來一雙眼睛就是兩隻燈盞直射將來戴捉蛇突然看見吃了一驚望後便倒連雄黃確兒藥水瓶兒都打得粉碎那蛇張開血紅的大口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咬先生先生見來咬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脚死命的跑出堂前李慕事與許宣迎着問道捉得如何了戴捉蛇道原銀奉還蛇是我捉妖怪如何我捉得幾乎連我性命都送了頭也不回竟跑去了二人你看我我看你無計可施轉是白娘子叫許宣入去說道你好大膽怎敢叫捉蛇的

來捉我你若和我好意便傷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
一城百姓都要死于非命許宣聽了心寒胆戰不敢
做聲便往外跑一直跑出清波門外再三躊躇却無
可奈何忽想起金山寺法海禪師別時贈我偈語道
再遭纏擾見我湖南今無心中走到此間何不進去
求他遂一徑走到淨慈寺來急問監寺法海禪師曾
到上刹才否監寺回道不曾來許宣聽說不在又不
敢回家性急起來遂走到長橋看着一湖清水道倒
不如我死了罷省得帶累別人正要躡身跳下只聽

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有事還須商量許
宣回頭一看却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鉢手提禪杖
却好走來許宣納頭便拜道救我弟子一命禪師道
這孽畜如今在那裏許宣道現在姐夫家裏禪師因
取出鉢盂遞與許宣道你悄悄到家不可使婦人得
知可將此鉢劈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按住不可心
慌我自的道理許宣拜謝了禪師回家只見白娘子
正坐在那裡罵張罵李許宣乘他眼慢走到他身背
後悄悄的將鉢盂往白娘子頭上一罩用盡平生之

力按住不放漸漸的壓下去壓到底竟不見了白娘子之形不敢手鬆緊緊按住只聽得鉢盂內叫道我和你數載夫妻何苦將我立時悶死略放鬆些也是你的情許宣正沒法處置忽報道外邊有一個和尚說來收妖怪的許宣聽得忙叫李幕事快請進來禪師到了許宣說道妖蛇已罩在此求老師發落不知禪師口裏念些甚麼念畢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傀儡一般伏在地下禪師喝道是孽畜怎敢纏人可說脩細白娘子道我本是一白蟒

蛇因乘風雨來到西湖同青魚一處安身不想遇着許宣凡情蕩漾按納不定至犯淫戒所幸者實不曾傷殘生命望老師慈悲禪師道落罪最大本不當赦今念你千年修煉姑免其死快現本形白娘子乃現了白蛇一條小青乃現了青魚一尾那白蛇尙昂起頭來望着許宣禪師因將二怪置于鉢盂之內扯下褊衫一幅封了鉢盂口拿到淨慈寺前將鉢盂放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壓于其上名爲雷峰禪師鎮壓之時留下偈語四句道

雷峰塔倒

西湖水乾

江湖不起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頌罷大衆作禮而散許宣醒悟迷途就拜
法海禪師爲師披剃出家又化緣將塔造成七層修
行有年一日無病坐化衆僧買龕燒骨建骨塔于雷
峰之下西湖有此怪事傳聞已久故備述之

卽空是色色成空

都在無無有有中

湖水澄清活潑潑

任他峰影浸玲瓏

一四九

卷之三

三

西湖拾遺卷二十五

錢塘梅溪氏搜輯

返魂兩度續香勾

柔懷競羨兩相縈

我道無情勝有情

縱使片時能遂意

已教一世不完名

鸞和未得全終始

雲散何由共死生

他日偶然成伉儷

也應禮法有公評

王道本乎人情禮亦順人情此情之得其正者也否
則鑽穴踰牆甚至死生以之情也而不得以言道與

禮矣若情之所鍾不能自己竟成密約忽而俱死忽而重生合而復離離而復合傳聞之專間或有焉元朝姑蘇有一士人姓文名世高字希顏生來丰姿秀美學問淵博但因元朝輕儒所以有志之士都不肯去做官情願隱于山林做些詞曲度日故此文世高功名之念少而詩酒之情濃到至正年間已是二十過頭因慕西湖佳麗來到杭州於錢塘門外昭慶寺前尋了一所精潔寓所安頓了行李書籍却整日去湖上遨遊信步閒行偶然步至斷橋左側見翠竹林

中屹立一門門上有一匾曰喬木世家世高緩步而
入覺綠槐脩竹清陰欲滴池內蓮花馥郁分外可人
世高緣景致佳甚盤桓良久忽聞有人嬌語道美哉
少年世高聞之因而四顧忽見池塘之左臺榭之東
綠陰中小樓內有一小嬌娥生得美艷無雙在那裏
遮遮掩掩的偷看世高欲進不敢只得緩步而出意
欲訪問鄰家又不好輕易問得適見花粉店中坐着
一個老婦人世高走近前陪箇小心道老娘娘借寶
店坐一坐老婦人道任憑相公坐不妨只沒有好茶

相欵世高見這老嫗說話賢而有禮便問道老娘娘
高姓老婦人接口道老身母家姓李嫁與施家先夫
亡過十年只生得一箇小女因先夫排行第十人都
稱老身施十娘但不知相公高姓仙鄉何處到此何
幹世高道在下姑蘇人姓文因慕西湖山水特來一
遊施十娘道相公特特來遊西湖便是最知趣的人
了世高見他通文達禮料道不是粗蠢之人便接口
道老娘娘前面那高門樓是甚麼樣人家施十娘道
是鄉宦劉萬戶家可惜這樣人家並無子嗣只生得

一位小姐名喚秀英已是十八歲了尙未喫茶世高
故意驚訝道男大當婚女大須嫁論起年紀十八歲
就是小戶人家也都嫁了何況宦家施十娘道相公
有所不知劉萬戶只因這小姐生得聰明伶俐善能
吟詩作賦愛惜他如掌上之珍不肯嫁與平常人家
必須嫁與讀書有功名之人贅在家裏與他撐持門
戶所以高不成低不就青春都錯過了世高道老娘
娘可曾見小姐過麼施十娘道老身與他是緊鄰時
常賣花粉與他怎麼不見世高聽見暗暗道合拍得

緊今日且未可說出遂叫聲咕噪起身回去細細思
想道這姻緣准在此老婦人身上有些針線但這老
婦人賣花粉過日家道料不豐腴我須破些錢鈔用
些甜言美語以圖僥倖是夜思念秀英小姐道他是
閨門處女如何就輕易出口稱贊我他旣稱贊必有
我的意思況又道美哉少年尤爲難得在牀上番來
覆去睡不着忽然不知不覺夢到城隍廟裏一心牽
掛着秀英小姐便就跪在城隍面前禱告道不知世
高與劉秀英有婚姻之緣否城隍分付判官查他婚

姻簿籍判官查出呈上城隍看了便就案上朱筆寫
下四句遞與世高接得在手仔細一看上寫的道

爾問婚姻

只看香勾

破鏡重圓

悽惶好逑

又世高正在詳審之際傍邊判官高聲一喝陡然驚
覺乃是南柯一夢仔細思量此夢實爲怪異但破鏡
重圓悽惶好逑二句其中有合而離離而合之事且
待婚姻到手再作區處到天明急用了早膳帶了兩
錠銀子踱到施十娘店中來那施十娘正在那裏整

理花粉擡起頭來見文世高在面前便道相公今日
有什麼事又來文世高道有件事央浼老娘娘施十
娘道何事若可行的當得効勞文世高便在袖中取
出銀子來塞在施十娘袖中道在下並不會有妻室
要老娘做個媒人施十娘見他口氣明明是昨日說
了秀英小姐身上來的却故意問道相公看上了那
一家姐姐要老身做媒文世高道就是老娘昨日說
的劉秀英小姐施十娘道相公差矣若是別家便可
領命若說劉家這事實難從命只因劉萬戶生性古

執所以遲到于今多少在城鄉宦求他爲婚尙且不
從何況你是異鄉之人不是老身冲撞你說你不過
是個窮酸如何得肯尊賜斷不敢領便去袖中摸出
那兩錠銀子來送還文世高世高連忙道老娘娘你
且收着在下還有一句話要說卽將店前椅子移近
櫃邊道不是在下妄想只因昨日步入劉萬戶園亭
親見小姐坐在小樓之內見了我時說一聲道美哉
少年看將起來小姐這一句說話明明有些緣故今
日特懇老娘進去見一見小姐於中見景生情得便

時試問小姐可曾有這一句說話否然而他是深閨小姐如何就肯承認這句話畢竟要面紅耳赤老娘是箇走千家踏萬戶極聰明的人須看風使船且待他口聲如何在下這幾兩銀子權作酬勞之意不必過謙在下晚間再來討回話施十娘聽了笑嘻嘻的道劉小姐若沒這句話你再也休想若果有這句說話老身何惜去走一遭但你不可說謊若說了謊不是老身借大的罪過反說是輕薄他日後再難見他的面這關係非同小可你不可說空頭話文世高

道我正要託你做事如何敢說謊若是在下說謊便
就天誅地滅前程不吉施十娘見他發了咒料道未
必是謊卽忙轉口道老身特爲相公去走一遭看你
姻緣如何若果是你姻緣自然天從人願若不是你
姻緣你休要想纏我也是無益的文世高點頭這箇
自然說罷便回寓所有詩爲証

偶然相見不相親

嬌語高樓聽已真

蝴蝶隨風飛入去

可能探得幾分春

施十娘着落了袖裏這兩錠銀子安排午飯喫了揀

取幾枝奇巧時新花兒將一個好花盆兒來盛着慢慢的走到劉家來正是

少婦何如老婦

賣花卽是探花

最會察言觀色

還憑俐齒伶牙

却說這劉小姐自見文世高之後好生放他不下暗想道我看他一表非俗斷不是尋常之輩若得與他夫妻諧老不枉我這一雙識英雄的俊眼兒我今年已是十八若不嫁與此等人更揀何人但我爹爹性定要嫁勢要人家不知勢要之人就是貧賤之人做

起的揀到如今徒把青春耽誤過了日後難逢豈不
可嘆這是小姐的私念大凡女人再起不得這一點
貪愛之念若起了時便就心猿意馬把捉不定恰值
那施十娘提了花盆兒來劉家見了老夫人道箇萬
福夫人還禮道施媽媽久不見你了十娘道因家間
窮忙失着老奶奶和小姐今日新做得幾枝好花兒
送與小姐戴老夫人道我家小姐正思量你的花兒
戴你來的好喫了茶就走到小姐繡房門口掀開簾
兒走將人去只見小姐倚着闌干似一絲兩氣模樣

上前忙道個萬福恰值小姐思憶少年一時不知見
施十娘道了萬福方纔曉得有人到來急轉身回禮
道媽媽爲何這幾時不來走走可有什麼時新巧色
花朵兒麼施十娘道有有連忙開了花盆兒都是時
新花樣一枝枝取出來放在桌上遂取了一朵喜踏
蓮科的金枝金梗異樣好花兒插在小姐鬢上道但
願小姐明日嫁箇連中三元的美少年帶挈老身喫
杯喜酒可好麼小姐咲笑便隨他戴了恰好了鬢春
嬌送進茶來施十娘接杯在手順口兒道老婆子今

日喫了小姐的茶不知幾時喫小姐的喜酒哩常時受小姐的好處一些也不會補報得日夜在心明日若替小姐做得一頭好媒老婆子方纔放心得下小姐口中雖不做聲却也不怪他說施十娘看房中無人便走近小姐身邊一步道小姐老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敢在小姐面前說麼若不嫌老身多嘴方敢說替怪老身老身也就不說了小姐道媽媽你是老人家如何怪你有話你說不妨施十娘便輕輕說道小姐你前日樓上可曾見一個少年的郎君麼小

姐臉上微紅慢慢的道沒有口中雖然答應那意思甚懈施十娘見他像個不嗔怪的意思料道是曾見過的因又說道你休瞞我那少年郎君今日特來見我說前日見了小姐小姐稱贊他美少可是有的麼小姐不覺滿面通紅便不作聲施十娘知竅便說道那少年郎君是蘇州人姓文真個好一箇風流人品小姐若得嫁他日後夫榮妻貴也不枉了小姐芳容你心下何如那秀英把頭低了微微一咲施十娘見小姐這般光景料道十有九肯又說道那文相公思

想小姐自從昨日至今一連來數次要老身訪問小姐消息不知小姐有何話說那小姐道沒有什麼說話便不知這人可曾娶便不言了施十娘接口道他說不會娶妻所以求老身做媒攬我看起來這人不是個薄倖之人論相貌與小姐恰好是一對兒不可錯過了這好親事小姐若肯應允老身出去就與他說知小姐將頭點了一點施十娘會意忙收拾花盞兒起身小姐又扯住他衣袂道老媽媽謹言施十娘道不必分付出來見了老夫人道小姐還要幾枝好

花兒明日再送來說罷自去正是

背地商量無好語

私房計較有奸情

施十娘出得門來那文世高早已在店中候久了見了施十娘欣欣然有些喜色便深深唱一箇喏道那事如何施十娘細細說了一遍喜得那世高渾身如虫鑽骨痒一般非常快樂道小姐只般光景婚姻事大半可成我明日作一首詩勞老娘寄與小姐一看或求他和我一詩或求他信物一件以爲終身之計全仗維持施十娘依允了文世高回寓當晚一夜無

眠次日早起取出白綾汗巾一方磨濃了墨寫七言
絕句一首于上詩云

天仙尚惜人年少
年少安能不慕僊

一語三生緣已定
莫教錦片失當前

寫完封好了急急走到店中付與施十娘道煩老娘
娘寄一寄去千萬討小姐一箇回信事成重重相謝
施十娘袖了詩又揀幾枝花兒假意踱到劉家來見
了老夫人道今選上好花兒比昨日的又好特送來
與小姐說完了便望小姐臥樓上走小姐見了比昨

日更自不同卽忙見禮施十娘四顧無人便在袖中
摸出那條汗巾兒遞與小姐小姐打開一看却是一
首詩仔細看來大是鍾情的意思又見他寫作俱妙
一發動了個愛才的念看了不忍釋手施十娘見他
這般不捨就道小姐高才何不就和一首小姐笑道
如何好和得施十娘道文相公還要問你求件信
物見人終身之計小姐聽罷便走到箱子內取出
親手繡的一條花汗巾拿起一枝紫兼毫筆就題一
詩于上云

英雄自是風雲客

兒女蛾眉敢認仙

若問武陵何處是

桃花流水到門前

題完詩就遞與施十娘十娘道你兩個既是這般相
愛定是前生結下的夫妻但不知這詩中可曾約他
幾時相會小姐道我詩中之意雖未有期却隨他早
晚來會便了施十娘道如此固好但府上銅牆鐵壁
門戶深沉却教他從何處進來小姐聽了沒個理會
施十娘是偷香竊玉的老作家推開窻四圍一看道
有了老身的後門緊靠着這花園牆內棲雲石邊小

姐你晚間可到石上垂過一條索子來教文相公執
着索子攀着樹枝便可進來小姐道恰好有條鞦韆
索在此且喜這石伴有一枝老樹儘可攀援諒無失
足之虞兩個計較得端端正正小姐又取出一雙穿
得于新半舊的綉鞋兒遞與媽媽道以此爲驗施十
娘袖了繡鞋兒并花汗巾起身作別臨行時小姐去
奩粧裏取金釵一股贈與施媽媽道權作謝儀休嫌
菲薄又叮囑了幾句送至樓門口正是

情到相關處

身心不自由

和盤都托出

閨閣惹風流

施十娘急急走至店中那文世高已候許久了施十娘道文相公恭喜賀喜天賜良緣我今日爲你作合你休負了小姐一片苦心遂取出汗巾繡鞋兒遞與文世高世高一時見了就如平地登天喜之不勝再看詩意不獨情意綢繆而詞采香艷風流更令人愛慕看了繡鞋兒織小異常又令人愛殺正在仔細玩弄之際忽然想起夢中城隍之言若問婚姻只看香勾之句遂歎一聲道好奇怪施十娘道有何奇怪文

世高便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施十娘道：「可見夫妻真五百年結就的，不然一見何便留情至此？」文世高遂把汗巾繡鞋施入袖中。施十娘道：「還有好處哩。」約你晚間相會，并從牆上掛索之計，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喜得那文世高眉花眼笑，連叫「謝天謝地」，走到寓所，換了一套新鮮衣服。等到黃昏，街鼓微動，文世高就悄悄到施十娘家等候。不多時，只聽得牆頭上果有鞦韆索放過來。施十娘扶了文生，文生吊住索子，扒上牆頭，慌慌張張攀着一枝枯樹枝，正欲跨到

石上不料着那枯枝一斷從空倒跌在石峰上立時
喪命只道是

兩地相思今會面
誰知樂事變成悲

施十娘見文生跨過了牆只道落了好處竟自閉門
而睡不題小姐見文生已上牆頭正欲相迎怎知跌
下竟不動了急走近身邊一看見牙關緊閉手足冰
冷忙去摸他口鼻一些氣息也無小姐慌了手脚一
霎時滿身寒顫起來待欲救他又無計策只得又去
口鼻邊摸十摸氣息全無身上愈冷了悽惶無措不

覺兩淚交流一則恐明早父母看見屍首查究起來
譴責難逃二則文生因我而亡我豈有獨生之理千
思百想只得將鞦韆索自縊而死正是

可憐嫩蕊嬌花女
頓作亡生殞命人

且說春嬌這了鬢原是粗婢日日清早小姐幾次叫
他也不就起來這晚小姐因有心事叫他先睡故不
知小姐自縊而死竟睡得箇不亦樂乎老夫人不見
春嬌出來取面湯隨即自上樓來叫春嬌這時節怎
麼還不拿面湯與小姐洗面那春嬌從夢夢中驚醒

起來見老夫人立在他面前也便呆了老夫人只道
小姐貪睡口裏道女兒你也忒嬌養了這時候還不
起來莫非身子有些不快麼總不見作聲急急走到
牀上一看並不見影响忙問春嬌道小姐在那裏春
嬌夢夢不知夫人下樓四圍一看只見栖雲石上跌
死一少年男子舉頭一看樹上吊着的却是秀英女
兒一時嚇倒口裏只叫道怎麼好怎麼好急叫春嬌
把小姐抱起自己去喉間解了索子放將下來已是
直挺挺一毫氣息都無的了慌忙走到書房見了劉

萬戶兩淚如雨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劉萬戶不知甚
麼緣故問道爲何事這般慌張夫人咽了半日方說
得十句出道女兒縊死了劉萬戶聽了驚得面如土
色急忙回了夫人走到石邊看見兩箇死屍便作聲
不得點點頭歎一口氣道這般醜事怎處細問春嬌
却是施婆做脚劉萬戶對夫人道不肖之死這也罷
了但這賊屍卻怎麼處因又想到這事既是施婆做
的須叫他來設法出去悄悄叫家人去喚施婆那時
施十娘五更起來就立在後門頭等文生下來再不

見鞦韆索子好生疑慮不住的走進走出絕不見影
兒心裏委決不下忽然間劉家兩箇人走到面前道
施媽媽奶奶立等你說句話那施媽媽聽了這句話
嚇得面上就像開染坊的一搭兒紅一搭兒紫科道
這事犯出來了又設法兒做個脫身之計只得硬着
胆來見老夫人夫人道你如何害我小姐施媽媽道
竝不關我事這都是小姐自看上了文生賦詩相約
自家做出來的老夫人道如今兩個都死了怎麼處
施媽媽聽了這一句一發魂都沒有了同到山石邊

國朝詩文卷二十一
五
三
一看連施媽媽也哭起來劉萬戶道做得好事誰要
你哭如今事已至此無可奈何我家醜聲豈可外揚
恰怎麼弄得這兩個尸首出去方好恐家中少廝得
知人多口多不當穩便施媽媽聽了說道我有個侄兒
李夫原賣棺木爲生他家有兩三個工人待我去叫
他晚間寂寂擡一口大些的棺木來把他二人共殮
了悄悄擡到山裏埋葬了誰人得知劉萬戶與夫人
都點頭會意取了三十兩銀子與施媽叫他速去打
點又分付道切莫聲張夜來扛擡的人切莫與他說

真話若做得乾淨前情我也不計較你了棺木須要
黃昏人靜從後門擡進不可與一人知覺凡事謹言
不可漏洩說罷施媽媽自出暗暗的打點停妥到得
人靜劉萬戶只叫春嬌開了後門放那擡棺木的悄
悄而入扛擡的人留在外廂單叫李夫進來把這兩
個屍首放做一柩老夫人不敢高聲大哭因愛惜這
個女兒雖有家資已死無靠遂將房中金銀首飾盡
數都放在棺內方將棺材蓋上釘好老夫人又賞了
扛擡的人悄地擡出擡到天竺峰下掘開土來把棺

材放下李夫分付衆人道你們擡了這半夜也辛苦了你們先自回去買些酒喫我受人之托當忠人之事我自埋好了方回衆人取了扛索而回獨李夫心懷歹意因入殮時見老夫人將金銀首飾放在棺內約莫也有三百金李夫是眼孔小的人生平何曾見過這許多東西一時眼熱恨不盡數拿來揣在懷裏故先打發了這幾個人回去見四顧無人便將鐵鋤把棺蓋着實打了幾下那棺蓋就鬆開一條縫原來李夫先前用了賊智便預準備着這個意思于釘釘

時節就不着實釘緊所以一敲就鬆再將鐵鋤去蓋口邊撬將開來把棺蓋掀開放在一邊正要伸手去小姐頭上拔那首飾你道世上有這樣遇巧的事一邊李夫去拔首飾一邊文世高還魂轉來嘆息一聲那李夫着實吃了一驚只道是死鬼作怪慌了手脚鐵鋤也不要了連忙便跑只聽得呼呼有鬼從後趕來愈覺得心慌急急的往前奔走一連跑了四五里路方纔放心回轉頭來一看並沒一個人影低頭一看原來腳上帶了一條大荆棘草索索的不住拖着

四邊荒草亂响不覺疑心生暗鬼起來李夫原不是
久慣劫墳之人不過一時貪欲所以一驚便走回去
那裏還敢再來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鈎

擺尾搖頭再不來

且說文世高還魂轉來遍身疼痛難當又不知何處
舉目茫然但見淡月彎彎殘星點點荒蒿滿眼古木
叅天見自己存身棺內誰知棺內又有一屍料是秀
英小姐了抱着小姐的屍首哭道我固爲卿而死卿
必因我而亡旣得生同情死同穴志亦足矣因以面

對面抱着只是哭見小姐不能回生便欲再尋死地
忽見鼻孔中微有氣息文生急接耳哀呼以氣接氣
良久秀英星眼微開文生大喜漸漸扶起覺音容如
舊二人既醒悲喜交集秀英道今宵死而復生實出
天意這是天意不絕爾我之配但我父母謂爾我已
埋于此山無復再生之理不可驟歸不若妾與君同
去晦迹山林甘守清貧何如文生點頭道此言甚是
有理兩人從壙中走出文生因跌壞步履維艱秀英
只得幫着文生將棺內被褥打了一包又將自己金

銀首飾收拾藏好再將棺蓋蓋好把鐵鋤鋤些浮土
掩了棺木攜了包裹二人你攬我扶乘着星月之下
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山來走到天亮方纔到得水
口文生僱了一隻阿娘船扶了秀英小姐下船便與
船家長些銀子買些魚肉酒菓之類燒個平安神福
紙大家吃了神福酒遂解纜開船而去正是

情死情生情亦奇

扁舟好好送歸時

欲將心緒從頭說

相對相親尙自疑

這文生載了秀英小姐就如范大夫載西施遊五湖

的一般船中好不懽悅又是死而復生之後重做夫妻尤覺不同只是身體被跌傷之後少不暢意每到了村鎮便買些酒肉將息過了三日早到了蘇州地面文生先走上去叫了一乘暖轎下來收拾了包裹放在轎內兩人抬到家裡歇下轎子請那新娘子出來那時更自不同

不道是嫦娥下降也說是仙子臨凡

原來文生父母雙亡他獨是當家就叫家中婢女收拾內房打掃潔淨立時買了花燭紙馬拜起堂來喫

了交杯酒方纔就寢從此夫妻相敬如賓自不必說
且說老夫人當日打發了這棺材出門暗暗啼哭不
任只因止此一女日常不能與他早定得親以致今
日做出醜事來沒要緊把一塊肉屈屈斷送了心裏
又懊恨又記掛不知埋葬的如何次日去尋施媽媽
正要問他埋葬的事叫人去問並無人答應推開門
看時細軟俱無只剩得幾件粗家伙在內家人忙回
覆了夫人夫人愈加傷感道恐我與他日後計較故
此乘夜遁去了正是

千方百計虔婆子
逃向天涯滅影踪

那文生與秀英在家正自歡娛誰知好事多磨其時
至正末年元順帝動十七萬民夫濬通黃河故道一
時民不聊生人人思叛妖人劉福通遂乘機倡亂軍
民遇害劉萬戶以世胄人才欽取調用劉萬戶無可
奈何只得同夫人進京經過蘇州又值張士誠作逆
路途騷動那些軍士們紛紛四散劫掠遇着的便殺
有行李的便奪行李到處父南子北女哭兒啼好不
慘悽劉萬戶欲進不能暫羈吳門過不幾日那張士

誠乘戰勝之勢沿路侵犯到蘇州地面合郡人民驚
竄文生在圍城中亦難存濟只得打疊行囊挈了秀
英同衆奔出也投泊到驛中秀英小姐遠遠望見一
人竟像父親模樣急對丈夫道那是我父親不知爲
何在此但我父親不會認得你你可上前細細訪問
明白那文世高依了秀英之言慢慢踱到劉萬戶面
前拱一拱手道老先生是杭州麼劉萬戶答道學生
正是錢塘文生又道老先生高姓萬戶道姓劉家下
原繫世胄近因劉福通作亂學生因取進京調用并

家眷羈滯在此不意逢此兵戈滿眼之際不能前進
奈何文生聽了這一番話別了回來對秀英小姐道
果係是我泰山連你母親也來在此小姐聽得母親
也在這裏急欲上前一見文生止住道未可造次你
我俱是死而復生之人恐一時涉疑反要惹起風波
更爲不美且慢慢再作區處小姐不可拂丈夫之意
只得忍耐然至親骨肉一朝見了如何勉強打熬得
住是夜秀英暫宿館驛間壁思念父母竟不成眠傷
心哭泣聲聞遠近劉萬戶與夫人細聽哭聲宛然親

女秀英之聲也心中涉疑急往敲門進看果是女兒
秀英老夫人不管是人鬼一把抱住了大哭獨劉
萬戶尙然不信因說女已死久必然是個鬼崇變幻
惑人秀英聞言細細說明前事父親只是不信秀英
見父親固執無計可施只得說父親若果不信可命
人回到天竺峰下原舊墓埋之處掘開一看若是空
棺則我二人不是鬼了劉萬戶道是分付老僕劉道
速往西湖天竺峰下面同施婆侄兒李夫掘開舊墓
看其有無速來回報劉道領了主人之命回到杭州

去尋李夫誰知李夫當夜開棺恐怕日後事露夜間
就同姑娘逃走了沒處尋下落却問得原先李夫手
下一箇抬材之人領了劉道到山中掘開土來打開
棺材一看果然空空如也劉道急急奔到蘇州備細
稟覆劉萬戶始信以爲實然夫人見女兒重生喜之
不勝獨劉萬戶見女婿是個窮酸辱沒了家譜心中
只是不樂幾次要逐開他去因干戈擾攘姑且寧耐
到得癸巳六月淮南行省平章福壽擊破了張士誠
會伯顏帖木兒等合兵進蘄水破之自此道路稍通

劉萬戶恐王命久羈急于趨赴遂攜了夫人女兒同
上京師文生亦欲同行爭奈丈人是箇極勢利的老
花臉竟棄逐文生不許同往文生却與小姐依依不
捨那萬戶大怒登時把秀英小姐扶上車兒便對文
生道我家累世不贅白丁汝既有志讀書須得擢名
金榜方許爲婚說罷登程如飛而去氣得那文生嚎
啕大哭珠淚填胸昏暈幾絕又思量道這老勢利如
此可惡而我妻賢淑生死亦當相從遂緩步而進到
得京師那時劉萬戶新起用好不聲勢赫奕世高窮

酸如何敢近傍邊又沒個傳消遞息的紅娘小姐如何知道文生在此況客中金盡東奔西走沒箇投奔好不苦楚兼之臘月朔風凜凜彤雲密布悠悠揚揚一起一天雪來文生衝寒行路只見前面一個婆婆提着一壺酒冒雪而來就像施十娘模樣漸漸走到面前施十娘擡頭一看見是文生好生驚恐啐了一聲也不開言連忙提了酒壺往前亂跑口裏只管不住的念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菩薩文生見他如此害怕曉得他疑心是鬼便連赶上幾步道施老娘

不要心慌我不是鬼我有話與你說那施十娘心慌也不聽得他的話見他從後面趕來越發道是鬼了走的快不提防地下雪滑一交跌倒把酒罐兒丟翻在地連酒都倒翻了大半文生連忙扶住道老娘不要怕我實不是鬼施十娘定睛仔細一看方纔問道你究竟是人是鬼文生說道是人並非鬼但我當初跌死後的事我甚不明白我與小姐並非同死如何同在一棺棺材又是釘的棺上又有坭沙必然已經掩埋的了定有甚麼人來盜坟去拔小姐頭上首飾

却值我氣轉還魂那人就驚走了去我見小姐屍首
知是爲我而死并小姐亦活的事細細說了一遍施
十娘道如今相公進京來何幹文生道誰知小姐父
親上京做官驛中遇着了小姐岳父嫌我窮酸竟強
攜了女兒進京將我撇下我感小姐情義不忍分離
只得到京伺候消息今日衝寒出來又訪不得一箇
音問却好撞着老娘不知老娘爲何也到此住施十
娘道因你那日死後我却心慌懼罪連夜與侄兒搬
移他處後因我女兒嫁了京中人我也就同女兒來

此儘可過活相公旣如此無聊何不到我舍下粗茶
淡飯權住幾時一邊溫習經書待功名成就再圖婚
娶何如文生正在窘迫之際見施十娘留他真箇是
他鄉遇故知跟了十娘就走不上數十家門前便是
他的女婿家裏施十娘叫出女婿來見了分賓主而
坐說其緣故那女婿嗟嘆不已媽媽就去把先前剩
的半壺酒盪得火熱拿兩碟小菜兒與文生解寒自
已就到外廂收拾了一間書房叫文生將行李搬來
文生從此竟在施媽媽處作寓凡三餐酒食之類都

是施媽媽搬與他喫文生木是不求聞達之人因見世態炎涼若不奮跡巍科如何得再續婚姻以報劉小姐之情因此發狠讀書那劉萬戶在京人皆趨他富貴知他只此一女都來求他爲婚劉萬戶也不顧舊日女壻竟另要許勢豪幸得秀英小姐守志不從父母苦勸他便道若有人還得我香勾的我就與他爲婚萬戶見女兒立志堅貞只得罷了一日黃榜動選場開文世高果以奇才雄策高掇巍科那榜上明寫着蘇州文世高豈有劉萬戶不知的道理只因當

日輕薄他只知姓文那裏去問他名字所以不知他
中又量他這窮酸如何得有這一日在文生高中也
是木分內事但劉萬戶小人心腸只道富貴貧賤是
生成的不知富貴貧賤更翻迭變朝夕可以轉移的
但曉得富貴決不貧窮不曉得貧窮也可富貴但時
運有遲早奉勸世人不可以目前窮通認做了定局
文世高自中之後人見他年少未有妻室紛紛的來
與他議親他一槩回絕仍用着舊媒人施媽媽取出
劉小姐原贈他的沖巾一方香勾一雙遞與施媽媽

煩他到劉萬戶家去看他如何回話施十娘卽刻領了文老爺之命喜孜孜來到劉萬戶衙內衙內人見了施媽媽俱各驚喜施媽媽見了老夫人和小姐真個如夢裏相逢一般取出小姐詩句香勾一五一十說了文老爺圓親之意合家歡喜道小姐果然善識英雄又能守節劉萬戶也便掇轉頭來道女兒眼力不差守得着了一面回復施媽媽擇日成親一面高結綵樓廣張筵席迎文生入贅說不盡那富貴繁華享用無窮文世高是個慷慨丈夫到此地位把前頭

的事一筆都勾天妻二人甚是感激施十娘恩義厚
醉之以金帛并他女婿也都時常照管他後來張士
誠破了蘇川文世高家業盡散無復顧戀因慕西湖
仍同秀英小姐歸干斷橋舊居逍遙快樂受用湖山
佳景當日說他不守閨門到今日又贊他守貞志烈
不更二夫人人稱羨箇箇道奇傳滿了杭城內外矣

如此多情情亦難

死生離合判悲歡

假如未得登高第

兩歇雲歸月不圓

西湖拾遺卷二十六

錢唐梅溪氏搜輯

劉誠意薦賢平海道

眠到花陰口角香
薄荷食罷醉斜陽

向人只作猙獰勢
不管黃昏鼠輩忙

這一首是錢唐才子劉泰詠貓詩爲何把個貓兒詩
句說起人家養個貓兒專爲捕捉耗鼠若養了那偷
懶貓兒吃了家主角腥飯食只是齁齁打睡煨灶竊
食隨那夜間耗子成精作怪翻天攪地耍這等的貓

見何用所以岳翁翁道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這兩句說得最妙就如國家大俸大祿高官厚爵封其父母蔭其妻子不過要他剪除禍患扶持社稷撥亂反正若只一味安享爵祿貪圖富貴或是做了貪官污吏壞了朝廷事體害了天下百姓一遇事變之來與他無涉甚至抱頭鼠竄而逃豈不負了朝廷一片養士之心這一種人不過是要騙這頂紗帽戴及至紗帽上頭之時不過是要廣田宅多金銀盛姬妾借這一頂紗帽只當做一番生意有甚爲

國爲民之心他只說道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却不肯說道書中自有太平策書中自有擎天筆書中自有安邊術所以做官時不過是害民賊三字若是一個白面書生一毫兵機將略不知沒有趙充國馬伏波那般見識自幼讀了那些爛腐文章並不知古今興亡治亂之事不學無術胡亂做去一見禍患便就驚得屁滾尿流奔城而逃或是思量學伯嚭渡江甚爲可恨這樣的人朝廷要他何用那文人把筆安天下武將揮戈定太平

這二句何在所以劉泰做前邊這首詩譏刺但是這首詩雖做得好畢竟語意太露絕無含蓄之意不如劉潛夫一詩却做得妙

古人養客乏車魚 今爾何功客不如

食有溪魚眠有毯 忍教鼠嚙案頭書

劉潛夫這首詩比劉泰那首詩語意似覺含蓄然亦有督責之意未覺渾化不如陸放翁一詩更做得妙

裹鹽迎得小狸奴 盡護山房萬卷書

慙慙家貧策勳薄 坐寒無毯坐食無魚

陸放翁這首詩比劉潛夫那首詩更覺不同他却替那家主自己慙媿厚施薄責何等渾厚然這首詩雖做得妙怎如得劉伯溫先生一首詩道

碧眼烏員食有餘

仰看蝴蝶坐堦除

春風漾漾吹花影

一任東風鼠化鴛

劉伯溫先生這首詩意思尤覺高妙真有鳳翔千仞之意胸懷豁達那世上的奸邪叛亂之人不知不覺自然潛消嘿化豈不是第一個王佐之才他一生事業只這一首貓兒詩便見他撥亂反正之妙所以他

在元朝見紀法不立賞罰不明用人不當貪官污吏
布滿四方知天下必亂方國珍首先倡亂東南他恐
四方依樣作反便立意主于勦滅斷不能爲招撫苟
安之計道能殺賊之人方能招撫不能殺賊之人未
有能招撫者也縱使要招撫亦須狠殺他數十陣使
他畏威喪膽方可招撫若徒然招撫反爲賊人所笑
使彼有輕朝廷之心撫亦不成如宋朝宗澤岳飛韓
世忠皆先能殺賊而後爲招撫不然亂賊亦何所忌
憚故一意勦殺方國珍畏之如虎爭奈元朝行省大

臣都是貪污不良之人受了方國珍的金珠寶貨准與招安反授方國珍兄弟官爵那方國珍假受招撫仍舊作亂據有溫台慶元等路漸漸養得勢大朝廷奈何他不得後來各處白蓮教盛行紅巾賊都看了樣人人作反兵戈四起遂亡了天下若是依劉伯溫先生勦滅二字那元朝天下畢竟鐵桶一般牢固怎生便得四分五裂後劉伯溫歸了明太祖言聽計從似乳投水遂成就了一統天下之業豈不是擎天的碧玉柱架海的紫金梁只是一個見識高妙拿定主

意隨你千奇百怪再跳不出他的手掌所以爲第一
個開國功臣真真是大有手段的人那時還有魏國
公徐達他是關爺爺轉世生得長身高顴面赤相貌
與關夫子一樣常遇春是尉遲公轉世後來遂封爲
鄂國公沐英是岳爺爺轉世所以相貌與岳少保一
毫無二又有李文忠爲文武全才鄧愈湯和傅友德
等一時雲龍風虎之臣鷹揚熊貔之將都是上天星
宿一羣天神下降所以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攻城略
地如風捲殘雲輔佐明太祖不數年間成就了一統

基業雖然如此識異人于西湖雲起之時免聖主于
鄱陽砲碎之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元朝
失之而亡明朝得之而興自古道爲國求賢又道是
進賢受上賞大臣第一着事是薦賢況天下的事不
是一個人做得盡的若是薦得幾個賢人削平了天
下之亂成就了萬世之業就是莫大之功何必親身
上陣捉賊擒王方算功勞從來休休有容之相都是
如此話說方國珍倡亂東南僭了溫台慶元等路這
是浙東地方了只因元朝不聽劉伯溫之言失了浙

東一路隨後張士誠也學那方國珍的榜樣占了浙
西一路那張士誠他原是泰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
司牙僧與弟士德士信以公鹽夾帶私鹽共圖奸利
生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士誠因亂據了高郵自稱
爲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
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了脫脫師遂大
潰賊勢更熾占了平江松江常州湖州淮海等路果
然是

一着不到處

滿盤俱是輸

那時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是個無用的蠢才
張士誠領兵來攻破了杭州達識帖木兒逃入富陽
平章左荅納失里戰死達識帖木兒無計可施訪得
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要來恢復杭州
那楊完者是武岡綏寧之赤水人其人奸詐慘毒無
所不至無賴之人推以爲長遂嘯聚于溪洞之間打
家劫舍只因王事日非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聞苗
兵楊完者習于戰聞遂招降之繇千戶累官至元帥
陶夢禎死後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復任

用楊完者得了權柄便異常放肆專權自殺達識帖木兒因失了杭州召楊完者這支兵來遂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等殺敗了士誠之兵復了杭州達識帖木兒遂從富陽回去楊完者復了杭州自以爲莫大之功遂以兵劫達識帖木兒陞本省參知政事其作惡不可勝言他的兵是怎麼樣的所統苗獠洞猺峇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着斑斕衣衣袖廣狹修短與臂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

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
間晴雨披氈毯狀絕類犬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
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所敲者士卒伏路曰坐草軍
行尙首功資抄掠曰簡括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
老者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少者曰賴子皆
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哲者畜
爲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卽加以刃楊完者生性殘刻
專以殺掠爲事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淫刑以逞威福
雖假意尊重丞相而生殺子奪一意自專丞相無可

爲計只得聽之而已正是

前門方拒虎

後戶又來狼

那楊完者築一個營寨在德勝壩周圍三四里凡是
搶擄來的子女玉帛盡數放在營裏就是董卓的郿
塢一般殺人如麻杭人幾于無命可逃甚是可憐有
梁棟者登鎮海樓聞角聲賦絕句道

聽徹哀吟獨倚樓

碧天無際思悠悠

誰知盡是中原恨

吹到東南第一州

後來張士誠屢被明軍殺敗無可爲計只得投降了

元朝獻二十萬石糧于元以爲進見之資達識帖木兒亦幸其降乃承制便宜行事授士誠太尉之職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糧都自據如故後來達識帖木兒氣忿楊完者不過遂與張士誠同謀以其精兵出其不意圍楊完者于德勝堰密札札圍了數重楊完者奮力廝殺不出遂將標致婦女盡數殺之然後自縊而死達識帖木兒自以爲除了一害甚是得計怎知張士誠專忌憚得楊完者自楊完者誅滅之後士誠益無所忌遂遣兵占了杭州劫了印信達識帖

木兒亦無如之何眼睜睜的看他僭了杭州只得飲藥而死過得不多幾時連嘉興紹興都爲士誠所據而浙西一路非復元朝之故物矣正是

後戶雖拒狼

前門又進虎

若使元朝早聽了劉伯溫先生之言那浙東浙西誰人敢動得他尺寸之士後來雖服劉伯溫先生之明要再起他爲官而劉伯溫已斷斷不肯矣果然是

不聽好人言

終有悽惶淚

劉伯溫舉薦的是誰這人姓朱名亮祖直隸之六安

八兄弟共是三人亮祖居長其弟亮元亮宗朱亮祖
字從亮自幼倜儻好奇計膂力絕人劉伯溫曾與其
弟亮元同窓讀書劉伯溫幼具經濟之志儿天文地
理術法之事無不究心亮元的叔祖朱思本曾爲元
朝經略邊海自廣閩浙淮山東遼冀沿海八千五百
餘里凡海島諸山險要及南北州縣衙所營堡關隘
山樵突兀之處寫成一部書名爲測海圖經細細注
于其上凡某處可以避風泊船某處最險所當防守
亮祖弟兄因是叔祖生平得力之書無不一一熟讀

在心亮元會出此書與劉伯溫同看劉伯溫見其備
細曲折稱贊道此沿海要務經濟之書也子兄弟旣
熟此異日當爲有用之才後天下離亂亮元亮宗俱
避亂相失獨亮祖爲元朝義兵元帥時諸雄割據亮
祖率兵與戰所向無敵明太祖命大將徐達常遇春
攻寧國朱亮祖堅守日久不下太祖大怒親往督師
會長鎗軍來援明兵扼險設機元守臣楊仲英出戰
大敗俘獲甚衆數日仲英與徐師通謀計誘亮祖鄉
縛來降太祖喜其驍勇賜以金帛仍爲元帥之職其

弟亮元因兄叛了元朝不義遂改名元亮以示所志
不同之意遂與之絕亮祖因弟棄去每以書招之不
至數月後復叛歸于元常與明兵戰爲所獲者七千
餘人諸將俱不能當後平了常州明太祖乃遣徐達
圍亮祖于寧國常遇春與戰被亮祖刺了一鎗而還
明太祖大怒親往督戰陰遣胡大海率敢死百人衣
飾與亮祖軍士相同合戰之時混入其軍及至收兵
先人奪其門徐達同常遇春郭子興張德勝耿再成
楊璟郭英沐英追殺亮祖軍見城上換了明兵旗幟

在心亮元會出此書與劉伯溫同看劉伯溫見其備
細曲折稱贊道此沿海要務經濟之書也子兄弟既
熟此異日當爲有用之才後天下離亂亮元亮宗俱
避亂相失獨亮祖爲元朝義兵元帥時諸雄割據亮
祖率兵與戰所向無敵明太祖命大將徐達常遇春
攻寧國朱亮祖堅守日久不下太祖大怒親往督師
會長鎗軍來援明兵扼險設機元守臣楊仲英出戰
大敗俘獲甚衆數日仲英與徐師通謀計誘亮祖綁
縛來降太祖喜其驍勇賜以金帛仍爲元帥之職其

之守將胡德濟督將士堅守遣使求援李文忠同亮
祖敦之出敵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亮祖督衆
乘之敵人大潰胡德濟亦于城中率將士鼓譟而出
呼聲動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膏野溪
水盡亦亮祖復追擊餘寇燔其營落數十俘其同僉
韓謙元帥周遇總兵蕭山等將官六百餘名軍士三
千餘人馬八百餘匹委棄輜重鎧仗堆積如山舉之
數日不盡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
明太祖大喜召亮祖入京賜名馬御衣諸將各加陞

賞彼時劉伯溫已歸洪武言聽計從每與密謀出奇制勝戰無不克攻無不取明太祖信以爲神而師之丙午年十月明太祖要下浙江劉伯溫備知朱亮祖之才薦道朱亮祖膽勇可任可爲副將軍也太祖遂命李文忠統領水陸之師十餘萬朱亮祖爲副亮祖對李文忠道杭州民物豐盛攻陷則殺傷必多守將平章潘原明與我爲鄉里當先遣人說之來降如其不降亦當有以搖動其心心心搖則守不固然後設計以取之李文忠甚以爲是亮祖遂遣堦張玉往說選

銳士三十人與俱雜處城中俟戒嚴五日而後見之
潘原明自恃兵精糧足效死以守張玉多方開諭潘
原明道歸謝爾翁吾與張王誓同生死委我重地何
忍棄之張玉道張王國蹙何似漢王君之親信孰與
五太子哉今吳亡在旦夕而君且執迷不悟一時變
生肘腋獻門納師身家戮辱欲求再見難矣潘原明
終不忍背謝而遣之然而其心自此動矣朱亮祖定
計與李文忠道此城不煩一矢願爲君取之乃提兵
駐于臯亭山以威聲震驚城中先與耿天璧竟攻桐

廬時張士誠的元帥戴元陳兵江上朱亮祖分遣部將袁洪孫虎圍富陽從棲鶴山進兵隣界四府出其不意諸郡震動戴元力不能支開壁出降亮祖單騎入撫其民復與袁洪合圍富陽擒了同僉李天祿遂引兵圍餘杭臨安於潛等縣守將謝清等五人望風歸順潘原明勢孤知不可爲乃遣員外方彝請見約降亮祖送至軍門李文忠道師未及城而員外遂來得無以計緩我平方彝道大人奉命伐吳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安有他意乎

文忠見其至誠引入內帳懽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潘原明遂封府庫戶籍軍馬錢糧文忠與亮祖入居城內遂下令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往借民釜卽磔以殉繇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五萬糧二十萬石馬六百匹文忠與亮祖復攻蕭山紹興路克之從此浙西一路盡爲明有矣太祖以潘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遂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政事丁未年陞朱亮祖中奉大夫中

書省參知政事代李文忠守浙那時亮祖弟亮宗自懷遠來以功入侍亮元仍避跡山野不肯歸明亦奇人也亮祖後同徐達常遇春等破滅了張士誠明太祖勅加御史大夫賜金三十錠綵緞三十匹那時獨有浙東一路爲方國珍所據始初明太祖攻婺州之時遣使往慶元就是如今的處州府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議道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有諒不如姑示順

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
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爲質明太祖道古人慮人
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也
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
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其子遣還太祖後察其意
終是陽附陰叛心懷二端乃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
方國珍道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復大軍一出不可
以一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道
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且以金

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邾之道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庚子年太祖以方國珍雖以三郡來附不奉正朔又遣人諭之國珍道當初奉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若奉正朔實慮張士誠陳友諒來若救援不至則危矣今且自守彼則無名罪我況彼爲元朝首亂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授以官職我弱則不容矣若要從命必須多發軍馬來守卽當以三郡交還太祖知其二心道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後

彼時欲奉正朔恐遲耳始初國珍約降之時原說俟
下杭州卽當入朝獻地及降了杭州破滅了張士誠
他仍據境自若又累假貢獻覘其虛實又北通擴廓
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之勢太祖累書責其
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
報太祖遂遣湯和率師討之國珍遁入海島師勞無
功劉伯溫奏道方國珍倚海保險狡猾難制苟不識
沿海形勢港汊淺深礁巉突兀避風安畧藏舟邀擊
之處難以扼險設奇出伏決勝也臣昔與朱亮祖弟

亮元共學會出其叔祖朱思本測海圖經示臣自粵
抵遼東邊海險要皆注圖說其關隘捷徑計里畫方
確有成算亮元能熟諳之此人不可不招致亮祖亦
頗知之浙東一帶將非亮祖莫可任使太祖復以亮
祖爲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統領馬步舟師三萬人開
府浙東有詩爲証

萬里波濤萬里山 山礁突兀水千灣

圖經測海明如掌 命將興師鎮百蠻

太祖聽劉伯溫之言命朱亮祖統領馬步舟師三萬

人討方國珍于慶元弟國瑛國璋于台州亮祖領兵
攻關嶺山寨一鼓破之乘勝至天台縣官湯槃以城
降遂統水陸二軍進向台城方國瑛率勁兵出戰前
鋒擊却之遂乘山攻打焚其東門士卒潰亂不守國
瑛自料抵敵不過夜從間道出興善門以大船載了
妻子奔于黃巖縣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始初國瑛要
遁入海島適值國珍入慶元治兵爲城守之計使都
事馬克讓來諭國瑛堅守地方國瑛遂據住黃巖縣
國珍見事勢危急復結海中大盜來援又分遣人引

日本島倭人入寇探事人來報了亮祖亮祖遣子朱
暹同朱忠邀其來路各領舟師二千人伏于牛頭釣
崩兩畧時賊船十餘隻過山朱暹舟突出占佳上風
出其不意賊船驚散朱忠兵船四面合圍夾攻標鎗
毒矢斃其篙師又用善伏水之人鑿其船底上攻下
鑿賊莫能支火箭火砲亂施賊船火發船底之水又
滔滔的滾將上來如何有躲避之處溺死千餘人生
擒二百餘人賊首陳敬陳仲被明兵拿住叩頭乞命
朱暹責問道我父子兵取紹興至台州所向無敵方

國珍兄弟父子不日便要授首爾敢助賊以撓我師
此是何意陳敬陳仲道方殿下以重幣金銀器盟約
我兄弟共退大兵取台州紹興畫江以守許封我侯
爵朱暹笑道爾等也要圖封拜方國珍剽劫小寇僅
得三州欲抗王師若釜中魚耳我主聖神文武四海
歸心應天順人輿圖併有大半爾在海上劫掠猶爲
未遂復黨叛賊欲圖僥倖自來送死還思求活耶敬
仲二賊哀求免死當捐軀報德朱暹叱道叛賊逆天
罪宜族滅令朱忠領兵押其黨搗彼海島巢穴俘其

家屬悉來就戮朱忠至彼焚其巢穴械其妻子家屬
併收積聚載之以還敬仲與妻子對泣朱暹亦憐之
送父軍前乞赦其死亮祖諭之道元朝失德羣雄並
起雄海陬奸宄亦蓄異志爾所從非人敗則爲虜今
日至此萬無生理按軍法當分屍梟示方是我今體
上天好生之心推吾主不嗜殺人之念當請之主上
待爾不死乃親釋其縛以妻子財物還之敬仲二人
叩首願將財物獻上以充軍費亮祖不受道爾得此
改心易慮爲浙東布衣能不負保全之意否敬仲復

叩首道愚民抗犯王師自甘天誅將軍有再生之恩
卽令赴水火亦當捐軀以報敢再反耶亮祖推心以
待之敬伸感激思奮對朱暹道聞方氏遣使臣厚賚
禮物往結海島通市倭主大小琉球薩摩州五島伊
岐對馬多藝等島借兵各船集泥湖礁定約分路往
取蘇杭常太建康等府奪朱殿下地方今約日將至
將軍須早爲之計朱暹道吾家爲元朝經略邊海自
廣閩浙淮山東遼冀沿海八千五百餘里凡海島諸
山險要及南北州縣衛所營堡關隘禦敵處各有方

略何懼倭夷百萬我主帥周知地利險阻各島出沒
皆有常處備禦多方用兵如神百戰百勝倭奴烏合
之衆吾當以計盡勦滅之陳仲道我等蒙再生之恩
當効死力亮祖因問道島中倭主未必齊來若來爾
有何計待之敬仲對曰我兄弟往來海島二十餘年
各島倭主相識信任且知我爲方王所用若以十船
帶善駕識海之人假方王旗幟多備牛酒充犒師之
物願爲前驅往獻可知各倭消息主帥可設應敵之
方亮祖大喜撫其背道此言正合我意方欲爲此無

可遣者公懷此忠義殆非降虜比也遂與之同飲甚
懽刺血爲盟以心腹委之十月小汎亮祖令朱暹朱
忠同陳敬陳仲并其黨能知倭情通番語及兵士善
駕舟識海道者共千餘人統領十舟下叠蘆葦上列
牛酒水米盡用方王旗號自海門出洋過大陳山而
去有詩爲証

假張旗幟混方王

用賊還攻計策良

自是伯溫能報主

薦賢爲國靖封疆

亮祖用以敵攻敵之法以陳仲陳敬做了心腹裝載

船隻假張方王旗號海出海洋果遇方國珍遣人迎
倭船四隻而來陳仲通了倭話跳上倭船盡將倭兵
殺死并以其所賫物往迎直抵五畧有八島倭船主
先集約八千餘人陳敬陳仲呈上國珍所迎禮物盛
陳犒勞供饌羣倭甚喜陳仲道方王望救甚急令我
弟兄來迎各許卽日開洋明船與倭船間行而來先
是十月朔亮祖簡閱精銳之士陳兵龍王堂祭了海
神及前代經略海防功烈祠宇統戰船二百艘督兵
二萬駕出海洋抵八山哨船連報瞭見倭船亮祖將

自己兵船避匿安魯遠遠瞭見倭船近温州洋下舵
至于將暮亮祖與兒子邏合船進發號砲三聲出其
不意突佔上風雜施火銃長短標鎗弓弩齊發羣倭
束手不能出船駕舟舵公都被擊傷烟焰障天倭寇
被明兵圍攏竄水者俱被撓鈎搭起殺死八千餘倭
一鼓而盡擒之豈不暢快生擒倭酋哈日郎薩多羅
真古懽昔密夜郎孟哮羅等數十人朱邏都綁縛到
黃巖城下一刀一箇斬了這些倭奴驢頭那時哈兒
魯守黃巖心膽俱喪卽時迎降亮祖人撫其城遂取

了仙居寧海等縣亮祖與兒子暹道方氏出沒海島
擅魚鹽之利富甲天下自謂閩粵浙淮燕齊濱海之
地可分據以爭天下計難猝破終無益也亮祖善察
地理每夜登高望山見有一方王氣在楊氏山遂發
其地以破之亮祖又同吳禎襲取明州方國珍子明
善知亮祖難與抵敵急急浮海奔于樂清之盤嶼亮
祖身先士卒追至海門口與戰自申至夜三鼓克之
大獲其戰艦士馬乘機進兵溫州札兵馬于城南七
里明善對父親道朱亮祖父子智勇絕倫若至圍城

難以爲備今乘其初來疲困以逸待勞將銳兵擊之
可挫其鋒明善統領勁兵萬餘突出與朱暹交戰良
久亮祖遣人束芻揚草出其不意從旁夾攻明善大
敗而走破其太平等寨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
張俊楊克明攻打西門徐秀攻打東門柴虎領游兵
策應四面攻打遂破了温州拿其員外劉本易方國
珍父子急攜妻子遁去朱亮祖入城撫安居民分兵
攻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國珍仍遁入海島太
祖復命廖永忠會湯和兵追之海道郡縣相繼都下

湯和遣張玉持書招降國珍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
命有歸國珍計窮力竭甚是惶惑乃遣子明善奉表
乞降亮祖送之軍門湯和乃遣使送國珍于建康得
器械舟楫以萬計亮祖乃撫定溫台明三郡從此浙
東悉平矣遂進平章後又同大將軍平山東平陳友
定平兩廣二年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征西副將軍李
文忠平沙漠俱班師凱旋丙申詔封功臣賜金書鐵
券其略云

古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平羣雄

戡定暴亂然非首將仁智勇嚴何能統率三軍
弼成偉業哉副將軍亮祖宗臣有識克應義旗
爲朕將兵十有五年池泰轉戰鄱陽援胡滅漢
殲吳平方誅定開拓南北浙閩江廣山陝席捲
中原威震塞外擒王斬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
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旣久樹績尤多今
天下已定論功班賞宜進高爵特授爾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晉榮祿大夫柱國少傅中
書右丞同平章事永嘉侯參軍國事食祿一千

五百石俾爾子孫世世承襲朕遵先代哲王成
憲茲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極刑爾免
二死子免一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
而不溢所以長守富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
世爲宗臣與國同休豈不偉歟

于是榮贈三代賞賜極多朱亮祖之所以能如此者
皆因劉伯溫知其才而薦之也始初方國珍倡亂之
時嘯聚諸無賴之衆據于談洋其地僻遠險阻南抵
福建界名曰三魁蓋私鹽盜賊出沒之地方國珍因

此作亂劉伯溫深知其弊遂奏欲于談洋設立巡檢
司以治其險惡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真可謂忠心
爲國者矣詩以誌之

穴中螻蟻勢縱橫

更見妖氛海上生

戡亂救民心自切

薦賢克敵業方成

目無小醜旌旗狀

胸有宏模圖畫明

險阻波濤何足懼

東南底定樂昇平

西湖拾遺卷二十七

錢唐梅溪氏搜輯

商文毅決勝破石城

花則一名種分三色嫩紅妖白嬌黃映清秋佳
景雨霽風涼郊墟十里飄蘭麝瀟灑處旖旎非
常自然風韻開時不惹蝶亂蜂忙 攜酒獨浥
蟾光問花神何屬離兌中央引騷人乘興廣賦
詩章幾多才子爭攀折嫦娥道三品清香狀元
紅是黃爲榜眼白探花郎

這一隻詞兒是西湖詩僧仲殊賦桂花之作調寄金菊對芙蓉將三種桂花比着狀元榜眼探花三及第然狀元居首尤爲難得所以將紅色桂花爲比獨有中三元者更難其人宋朝却有三個那三個

王曾

馮京

宋庠

這三個都是忠孝節廉光明正大建功立業道高德重學問淵源真正不愧科名之人明朝共有二人一是南直隸池州貴池縣許觀後復姓黃字瀾伯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御筆親賜狀元及第官爲禮部侍

郎是個赤膽忠心之人于建文年間與兵部尙書齊
秦御史大夫練子寧文學博士方孝孺一班兒忠心
貫日之人一同輔佐不期永樂靖難兵起黃觀草詔
極其詆斥誰知永樂乃是北方玄武真君下降每每
出陣便有龍神來助十戰九贏就到危難之時定有
龜蛇二將從空顯靈救護以此從北平直殺將過來
勢如破竹無人抵敵看看將近南京事在危急存亡
之間建文慌張草下詔書命黃觀募兵上游并督諸
郡勤王前來救駕黃觀急急領詔而去到得安慶地

方誰料北兵已打破了金川門黃觀聞變大聲痛哭
對人道吾妻翁氏德貞行淑素有節操斷不受辱卽
時招魂葬于江上明日家中一人從京師奔來說打
破京城之日翁夫人與二位小姐一家俱被象奴拿
住夫人脫頭上釵釧付與象奴叫象奴去買酒餚待
象奴去後夫人急急攜了二位小姐并合家十餘人
口一齊投在通濟門橋下而死黃觀聞了痛哭道我
道吾妻必然盡節而死今果然矣後來永樂登了寶
位黃觀到得李陽河被使臣一把拿住要黃觀入朝

面聖黃觀徐徐對使臣道吾久失朝儀今旣入朝必先演習禮文就把朝衣幘頭穿得端正東向再拜向着羅刹磯急流之中躡身躍入河中使臣大驚急急把鈎子撈救只鈎得金絲幘頭起來只得把這頂金絲幘頭獻上永樂因前草詔詆斥之故大加震怒束草爲黃觀之像把這頂金絲幘頭戴在上面碎剗其身以示凌遲之意抄沒其家并及親族因此把登科錄上削去名姓另列第一甲三名韓克忠第二名王恕第三名焦勝所以後人不知黃觀中三元過後三

十年清江縣尹龔守愚念其忠義在黃觀舊居之地
建立祠堂祭祀至今南京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及
二位小姐祠墓黃觀一家十餘口人盡忠盡節而死
這樣一個三元豈不是爲國增光爲朝廷出色的人
麼有詩爲証

合門盡節三元少

欲比黃觀更有誰

忠義心堅同兩地

經天日月姓名垂

又有詩爲証

靖難師來不可當

勤王未至國先亡

招魂葬後歸流水

假束身軀草亦香

這黃觀是明朝第一個三元第二個便是商輅明初科甲之盛無過于江西所以當初有個口號道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自商輅中三元之後浙江科名遂盛于天下江西也便不及此是浙江山川氣運使然非同小可之事不要說三元就是狀元爲天下之福聖主臨軒策士御筆標紅此乃前生宿世種下之因不由自家做主竟有兩人爭狀元究竟都做了狀元那狀元却就像在他荷包裏一般的東西隨他意

兒取將出來可見人定勝天有志竟成富貴功名可
以力取何況其餘小事有志氣的人看了定該將他
做個榜樣杭州錢唐縣一人姓李名旻字子陽號東
崖他原不是李家的子孫他是于忠肅公之孫于冕
之子于冕侍妾懷孕正當忠肅公受難之時舉家驚
惶逃竄于冕侍妾懷孕出奔投奔外家李姓生子李
旻乃繼姓也李旻自幼讀書之日每出大言要中三
元成化十六年庚子李旻考科舉正試見遺李旻擁
住提學道轎子稟道宗師老大人若不取李旻科舉

場中如何得有解元提學道立試果佳遂取李旻科
舉錢唐縣學起送科舉之日有五色鳥飛來毛羽可
愛栖于明倫堂梁上衆秀才羣聚而觀之並不驚懼
李旻胸中暗暗的道此是文明之兆吾當中解元無
疑遂賦詩自負

文彩翩翩世所稀

講堂飛上正相宜

定應覽德來于仞

不但希恩借一枝

羨爾能知鴻鵠志

催人同上鳳凰池

解元魁首首常事

更向天衢作羽儀

果中解元那第二名却是紹興餘姚王陽明先生之
父王華那王華也是要中三元之人因李旻中了解
元便氣忿不過對李旻道子陽兄我今年讓你中了
解元那狀元准定是我小弟了斷不敢奉讓你今快
快上京會試李旻道且看且看說罷彼此大笑不期
王華有病不能進京李旻會試中了辛丑狀元王華
大笑道李兄的狀元是我讓與他做的我若進京會
試這狀元如何到得他手裏癸卯冬天王華將進京
他一個朋友鎖懋堅是西城人長于詩賦知王華大

才自負不凡有中狀元之志做隻詞兒餞行調寄正
宮謁金門云

人艤畫船馬鞍上錦鞵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
度寒天綠酒金盃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
廷中選前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
殿

王華會試果中狀元官拜翰林院修撰後來李旻做
到南京吏部侍郎那浙江志書上載他做祭酒的時
節能振起師模不負所學住在吳山下環堵蕭然死

之日家無餘財是有德有品之人那王華做到吏部
尚書兩人聲名人品都可謂不愧科名者矣有詩爲
証

富貴可以力求

功名當奪頭籌

說與有志男兒

何須羨彼王侯

話說那中三元的商輅字弘載號素庵謚文毅是浙
江嚴州府淳安縣人他的父親是嚴州府一個提控
住于公廨之中在衙門數年一味廣積陰德力行善
事那舞文弄法的事不要說不去造作就是連夢也

都不曾做甘守清貧他母親也是個立心平易之人
若是那沒天地枉法錢財夫妻二人斷然不要大抵
在衙門中的人都要以曲爲直以是爲非上瞞官府
下欺百姓筆尖上活出活入那錢財便就源源而來
商提控一味公道不要那枉法的錢財自然家道清
貧夫妻二人常對天禱告道我不願枉法錢財但願
生個好兒子足矣那時淳安縣一個人姓吉排行第
二被仇家誣陷那仇家廣有勢力上下都用了錢鈔
將吉二下在牢裏要置之死地商提控憐吉二無辜

一力扶持出來保全了性命正是

當權若不行方便

如入寶山空手回

商提控救出了吉二那吉二感恩無地無恩可報一日商提控從吉二門首走過吉二一把拖住商提控衣袖再不肯放邀到家裏坐地吃茶商提控苦辭不要怎當得吉二抵死相留吉二一邊走去買些酒筍回來叫妻子孫氏整治那孫氏頗有幾分姿色吉二又手不離方寸對孫氏說道我感商提控之恩無力可報今日難得大恩人到此我要出妻獻子待他飲

到夜深時分你可出去陪宿一宵以報他救我性命之恩休嫌羞恥則個孫氏只得應允安排酒餚端正吉二搬將出來請商提控吃商提控甚是過意不去一杯兩盞漸漸飲到夜深時分吉二託說出去沽酒閃身出外再不回來商提控獨自一個却待起身只見門背後閃出那個如花似玉的孫氏來深深道個萬福商提控吃了一驚孫氏便開口道妾夫感恩無地可報今日難得大恩人到此妾夫情願出妻獻子叫奴家特地出來勸提控一杯酒休嫌奴家醜陋則

西海書影 卷二十一
個說罷便走將過來斟酒商提控驚慌急急抽身出外而去回來對妻子說了已後再不敢打從吉二門首經過三日之後夫妻二人都夢見本府城隍之神對他說道子累積陰功廣行方便上帝命我賜汝貴子以大汝門戶就把手中一個孩兒送與他夫妻二人遂騰雲而去從此妻子懷孕生下商輅那時是永樂甲午三月二十五日生下之時滿室火光燭天合衙門中人都見有火盡來救應本府亦見火光透起衙役稟說公廨失火本府急急收拾緊急文書一壁

廂叫人救火一壁廂叫人防守庫獄頃刻間來報道
並無火燭只是商某家生了一個孩子太守驚異道
此子必然有異就分付左右道待此子滿月之日可
抱來一見滿月之日商輅父親抱見太守太守看他
目秀眉清神氣軒豁啼聲响亮太守抱在膝上歡喜
非常對他父親道爾子上應天象必非塵凡之器他
日定爲朝廷大瑞與國家增光者也豈徒科名而已
哉爾好爲看視教訓待其成立斷能大爾門戶也就
命將黃蓋罩了送回後來漸漸長大讀書識字便出

日成章一目數行下筆驚人於宣德十年乙卯中解
元那時只得二十三歲進京會試不中李時勉做祭
酒一見商輅便知他是個非常之人公輔之器異常
敬重就教他讀書于東廂之後到正統九年乙丑會
試中會元廷試狀元及第那時年三十二歲官拜翰
林之職後來他父母都受了誥命真是陰德之報商
輅一生事業爲朝廷柱石千載增光有詩爲証

子作三元實可誇

禍淫福善報無差

山川靈秀雖鍾毓

還是心田培植加

不期己巳年正統幼冲誤聽王振之言御駕親征也
先失陷于土木地方敗報到來滿朝文武驚惶無措
幸得兵部尙書于謙獨任大事請景泰監國以安反
側商輅竭力輔佐于謙共成此議有個不知利害的
徐理創爲南遷之計商輅與于謙并內臣金英興安
唾斥方纔人心寧定商輅因于謙在山西河南做了
十九年巡撫熟于兵機將略凡事有老誠見識故事
事聽他說遂協同于謙文武等臣經略戰守後來正
統回朝商輅奉命到居庸關迎接回來居于南城錦

衣衛指揮盧忠上言妄說南城事體有不可知之變
景泰大怒窮治不已商輅對司禮監王誠說道盧忠
本是個瘋子豈可聽信他胡言亂語壞了大體傷骨
肉之情王誠將此言入奏景泰方纔大悟卽將盧忠
處死後來景泰又要易正統的東宮衆臣共議商輅
道此國家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輕議景泰
不聽商輅之言畢竟易了東宮陞商輅兵部左侍郎
兼左春坊太學士景泰五年禮部章綸御史鍾同因
景泰所立東宮遭疾而死遂上本要復立正統太子

景泰大怒要將二臣置之死地商輅力救免得章綸一人後景泰正月病重商輅同閣老陳循議請復立正統太子商輅遂于奏疏上增一語道

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正娶明日奏進不意石亨徐有貞一千人砍進南城迎接正統復登寶位遂將兵部尙書于謙誣置死地深可痛恨次日正統召商輅并閣老高穀到便殿慰安道朕在南宮知爾二人心無偏向如今正娶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就命商輅草詔石亨

私自對商輅道今年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
商輅道自有舊制孰敢擅改石亨大怒遂誣奏商輅
要與于謙一同處死內臣興安要救商輅乘機奏道
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如今恃着
奪門之功便敢如此大膽放肆正統方纔解了怒氣
止削商輅官爵原籍爲民商輅免得作無頭之鬼歸
來道今日之餘生皆天之所賜也怎敢干涉世事因
此縱游于西湖兩山之間終日杯酒賦詩逍遙暢適
後來正統在宮中每每道商輅是朕所取三元可惜

置之閒地屢欲起用怎當得左右排擠之人甚多竟不起復在林下十年成化登基追念商輅當日之功遣使臣驛召到京那時還未有復職之命朝見之日方巾絲繚青布圓領自己稱道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駕成化龍顏大喜仍復原職入內閣辦事那時皇莊甚爲民害商輅奏道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後因地震上疏乞休不准所奏一個御史林誠又因星變誣奏商輅不職因說景泰間易儲之事商輅因而求退幸而成化是個英明之主不聽林誠

之言反加其誹謗之罪遂批下旨意道朕用卿不疑何惜人言商輅又恐傷了言官有負聖主之意隨上一本道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成化就從其言仍復林誠之職又召商輅到御榻前慰諭再三遂陞爲兵部尙書仍兼學士又改戶部尙書不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景泰監國之事商輅懇懇奏道昔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興安遂流下淚來成化亦流淚因而復了帝號成化深知于

謙有保社稷之功被石亨曹吉祥冤枉而死後石亨
曹吉祥俱以謀反伏誅于謙之子于冕上疏白父冤
枉成化深憐其忠復其原官賜祭商輅遂作制辭道
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
姦權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憫其忠
金英與安讀了道唯吾與爾親見其事深知其功他
人不能知也于謙有靈死亦瞑言矣天下因誦而稱
之自此之後于謙之冤始大白於天下且不說商輅
隨事有補衮之忠再說嘉興府一個具經濟之才出

類拔萃的人這人姓項名忠字蓋臣謚襄毅是正統
七年進士爲刑部員外郎隨正統親征失陷上木着
他牧馬沙場囚首垢面蓬頭跣足項忠受這苦楚不
過騎了他一匹好馬潛地逃歸從間道而走又恐被
人拿去只得晝伏夜行爭奈不識路徑望北斗南走
走過四更不知經了多少路程連馬都走不動了項
忠自覺心下慌張只得棄馬步行漸漸走到一條死
路是插天的高山這山名爲石城山團團似個城子
一般懸崖峭壁有數千丈之高項忠嘆息道吾死于

此地矣走到天盡頭却怎生區處傍徨四顧却似有
路可登只得攀藤附木一步步捱將上去漸至山頂
週迴一看原來這山四圍都高竟像城墻模樣山頂
寬平可容數千人之多獨中間有路一條可上項忠
看了形勢暗暗道此地甚險若屯數千人于其中雖
千軍萬馬不能攻也但無水泉耳說罷肚中飢渴之
極腳跟腫痛難以行走一交跌倒在地倚石歎息看
看垂死恍惚之間見一個金甲神人扶他起來道此
爾異日發跡之地也說罷不見但見一大塊物遺弃

地下項忠近前一看却是一大塊肉乾項忠取而食
之道怎生得一口泉水救命方好遙望見山下一股
清泉項忠一步步探將下來走到泉水邊吃了數口
方纔神清氣爽道今番有命了那泉水離山有數里
之遙項忠暗暗的道若斷絕了這股泉水此山雖險
亦無所用之矣遂放開脚步逃命共走了七夜纔到
得宣府關吏來報了御史張昊巡撫羅亨信傳令放
進關內進得關來一交便跌倒地下暈死多時用薑
湯灌下方纔甦醒一步也走不起看其脚下有刺疾

藜數百羅亨信叫人與他拔去拔了數日方纔拔完
共有一升之數滿脚紅腫皮肉裂開血流不止病臥
了三個多月方纔走得起正所謂吉人自有天相也
項忠自病好之後入朝供職漸漸做到都御史那時
陝西固原土番滿四聚衆作反只因都指揮劉清守
備指揮馮傑二人剗削軍餉又逼索各土番賄物各
土番怨恨入骨滿四因此遂糾聚數千人作反就屯
據于石城地方劉清領兵與戰大敗虧輸而走陝西
巡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領各衛軍兵與戰只一

合滿四將申澄殺于馬下邢端率領軍兵逃回本陣
遠近震駭朝廷差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
伯任璿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
將胡愷各統所部軍兵會討寧夏兵先到陳介吳琮
二人不等延綏兵到麾兵直搗石城不期被滿四先
伏數枝兵在于石城遠處等得寧夏兵到前一隊詐
敗佯輸引誘寧夏兵深入重地數枝兵一齊掩殺將
來衆兵勞困飢渴大敗而走殺死數千人賊勢甚是
猖獗朝廷遣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

前來勦除滿四項忠前次曾到石城備知形勢險隘
只有坐困一法遂分兵七路恐有埋伏一路斫削草
木燒之而進使賊人不能伏兵漸漸逼近賊巢團團
圍住先鋒伏羌伯毛忠奮勇當先登山仰攻不期被
賊人當頭飛下一砲打死衆軍心慌一齊退後項忠
就馬上把一個當先退後的千戶斬首示衆衆軍方
纔住腳滿四見官軍退後正欲乘機追殺見官軍一
齊札住號令嚴明便不敢追殺過來遠近聞得毛忠
戰死人心洶洶兵部尙書道滿四驍勇今屢次戰勝

倘與北兵聯絡則關陝危矣遂交章請益兵赴援朝廷要遣撫寧侯朱勇領京兵一萬前往助戰撫寧侯遂奏定賞格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得者賞亦如之再說項忠備知賊巢只靠此一股泉水救命必有重兵防守遂差一枝兵搖旗擂鼓虛張聲勢前來搦戰却另撥一枝精兵伏于泉水左側待守水口的賊人出戰就着這枝精兵奪他水口那守水口的賊人聽得戰鼓齊鳴一齊殺出官兵略戰數合便弃甲而逃賊人漸漸追遠追之

不及回歸水口早被官兵大隊占住水口賊人奮勇
廝殺怎當得項忠自領一隊勁兵而來勢如風雨賊
人四散奔走生擒殺死者不計其數餘賊逃回石城
山項忠直逼賊巢圍得鉄桶相似滿四見官軍奪了
水口自覺心慌幾番奮勇殺下山來要奪水口怎當
得項忠親自披着甲冑立于矢石之下那矢石如雨
點般射將下來項忠身自督戰再不退步露宿六十
餘日先後共戰二十餘陣自嘆道奉命討賊久無成
功死何甘心衆軍見項忠如此人人賈勇個個爭先

項忠在此與滿四苦死爭戰朝廷差使臣來問項忠賊勢項忠備細覆奏一本朝廷還不知勝負隨命司禮監懷恩許安黃賜三人到閣下召兵部尙書計議道京軍決然要去救援內閣彭時是正統十二年狀元甚有見識同商輅一齊道前日賊若四出攻擊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必然困窮成擒況項忠自土木歸來之後曾經石城山過地理熟識與他人懸斷者不同今觀其奏疏情理曲折如指諸掌上定有成算京軍何必行兵部尙書因

商輅不聽他言忿忿的道項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救衆官都不信商輅二人之言恐未免有失果然項忠一連圍困了三月水草都盡人馬飢餓而死者不計其數賊將有個楊虎狸驍勇有謀是滿四的謀主見勢頭有些決撒私走下山到軍門投降項忠便極意招安就解身上金鈞爲贈楊虎狸感恩圖報項忠教他擒滿四來獻楊虎狸領命而去果然誘滿四出戰次日項忠領兵當先伏兵東山口楊虎狸從賊巢中反殺起來生擒滿四餘黨潰散斬首七

千餘級俘獲者不計其數將滿四獻俘處死文武百
官方服商輅見識之高果是

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

話說成化的嫡母慈懿錢太后崩了那時生母太后
在上不欲將錢太后與正統合葬遂命司禮監傳旨
命大臣另議葬所衆臣都不敢發言獨商輅與彭時
兩個開口道此是一定之禮無可別議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內監夏時道錢太后無子怎好合
葬裕陵只該另葬爲是商輅彭時兩個齊聲道太后

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宜另議葬所況且
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乎夏時
大聲道你們休得固執此是太后娘娘主意怎敢抗
違兩個又道雖太后主意臣子自當力諍不可使上
有失德夏時又大聲發話道你們抗違只怕明日體
面不好休得懊悔說罷忿忿而進衆官都各面面相
色商彭二人道明日不可畏懼斷要力諍次日成化
御文華殿召內閣各官面諭道慈懿太后當如何彭
時對道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成化道朕豈不知

千餘級俘獲者不計其數將滿四獻俘處死文武百
官方服商輅見識之高果是

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

話說成化的嫡母慈懿錢太后崩了那時生母太后
在上不欲將錢太后與正統合葬遂命司禮監傳旨
命大臣另議葬所衆臣都不敢發言獨商輅與彭時
兩個開口道此是一定之禮無可別議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內監夏時道錢太后無子怎好合
葬裕陵只該另葬爲是商輅彭時兩個齊聲道太后

大事成化把頭略點了一點這日晚間商彭二人具
奏備言耐葬耐廟所以體先皇篤夫婦之義分昭穆
正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
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
世譏議辭極懇切成化內批仍欲別尋葬地商輅遂
同彭時并禮部尙書姚夔率領百官伏文華門號哭
不起聲聞于內成化方纔感動太后亦悟成化卽傳
旨宣諭道

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耐陵廟固朕

素志但與聖母有碍事有相妨未卽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請聖慈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

商輅彭時與各官遂呼萬歲而退看官你道這一件大禮若不是二位狀元宛轉力諍可不是陷君父于有過之地麼有詩爲証

尊親大典重朝端
地義天經不可刊
幸得忠言能感格
臣心無歉主心安

成化欲建玉皇祠于宮中商輅又力言其非禮再三

勸諍因而遂止時萬貴妃有寵弘治是紀貴妃所生
紀貴妃懷孕之時萬貴妃得知大怒將紀貴妃百般
凌虐百般下藥要打墮身孕誰知弘治是個聖主當
有十八年天下自有鬼神呵護就像生鐵鑄在母腹
中的怎生打墮得下成化知萬貴妃妬忌只得託言
紀貴妃有病出居安樂堂假說紀貴妃生了痞塊並
非身孕瞞過了萬貴妃一壁廂却暗暗命門官照管
遂生下弘治紀貴妃乳少內監張敏使女時以粉餌
哺之加意保護後來萬貴妃生了一子立爲皇太子

未及一年患痘而死萬貴妃亦不復有孕那時弘治
年長六歲張敏因厚結萬貴妃主宮內監段英乘機
轉說萬貴妃大驚道怎生不早教我得知遂具服進
賀厚賜紀貴妃擇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遷紀貴
妃于永壽宮中外各官一喜一懼喜的是立太子懼
的是尙有不可知之事要請皇太子與紀貴妃同處
纔脫虎口又恐反因此激變事在兩難商輅因獨對
奏上道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

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
哲近代無比此誠宗社無疆之福也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
爲未順伏望敕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
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
野之公論

商輅這一本奏進遂立爲皇太子方保無虞及紀貴
妃薨了商輅又引宋仁宗之母李宸妃故事遂殯殿
都如皇后之禮十三年陞吏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

未及一年患痘而死萬貴妃亦不復有孕那時弘治
年長六歲張敏因厚結萬貴妃主宮內監段英乘機
轉說萬貴妃大驚道怎生不早教我得知遂具服進
賀厚賜紀貴妃擇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遷紀貴
妃于永壽宮中外各官一喜一懼喜的是立太子懼
的是尙有不可知之事要請皇太子與紀貴妃同處
纔脫虎口又恐反因此激變事在兩難商輅因獨對
奏上道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

作威福官校捉拿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
無有駕帖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
家有同抄沒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如兵部尙書項
忠當早朝鼓响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
下呼叫項忠不得入朝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
大臣如此使大小臣工各不安於其位商賈不安
於市行旅不安於塗庶民不安於業太平之世豈
宜有此腹心之以

成化看了這本大怒道用一內臣怎生便繫國家安

危命司禮監懷恩傳旨責問商輅正色答道朝臣無
大小有罪都該請旨收問他敢擅拿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是京師北門守備不可一日缺他敢一日
擅自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他敢擅自
收捕諸近侍他敢擅自改易此人不去國家安平危
乎那懷恩是個忠正內臣知汪直倚勢作威害人已
極遂將此言密密奏與成化成化大悟卽將韋瑛王
英充軍汪直革職安置南京從此朝野肅清天下太
平此商輅懷恩二臣之力也那懷恩果係忠正內臣

千古罕見好處不能盡述當時成化寵着一個僧人名爲繼曉通于藥術成化試其術有效遂賞賜無算恩寵無比成化嘗以手撫其肩繼曉卽綉御手於衣袷間見客止用一手爲禮因此恃恩放肆無惡不作刑部主事林俊奏妖僧繼曉猥挾邪術惑亂聖聰成化大怒下林俊于獄中將要殺死懷恩叩首諍道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自我太祖太宗時大開言路以成盛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成化大怒道汝與林俊合謀誣我不然安知

宮中之事說罷便將御硯擲將過去懷恩以首承硯不中成化又將御几推倒于地懷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道臣不能事陛下矣成化命扶出東華門懷恩叫人對鎮撫司典詔獄的道你們合謀傾害林俊林俊若死了你們亦不能獨生遂徑歸臥家中道中風矣不復起視事成化心知其忠命太醫救治不時遣人看視林俊方得不死後林俊做到兵部尙書勦平流賊有功爲當代名臣皆懷恩力救之所致也其愛護忠臣不顧性命如此後又有個章瑾以寶石進貢

謀爲錦衣衛鎮撫命懷恩傳旨懷恩道鎮撫掌天下之兵武臣之極選也奈何以貨得之成化怒道敢違我命乎懷恩道非敢違命恐違法也成化只得命他人傳之懷恩私自說道如外廷有人諫諍吾言尙可行也那時俞子俊爲兵部尙書懷恩對他道汝當執奏我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懷恩浩然嘆息道我固知外廷之無人也其剛正守法如此時都御史王恕屢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不怕生死懷恩嘆道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懷恩亦知商輅是個鐵錚錚不怕死

的好漢遂深相敬重朝廷大事每每計議而行凡所
做的事都是有利于朝廷有益于生民之事真宮中
府中合爲一體也商輅後加少保馳驛而回在林下
逍遙又十餘年活至七十三歲無疾而終後贈太傅
明朝賢相稱商輅爲第一其餘都不能及他在朝廷
秉筆並不會妄殺一人所以子孫繁盛亦是陰德之
報在朝唯與于謙項忠彭時姚夔林俊王恕金英與
安懷恩張敏數人相好蓋忠臣識忠臣好漢識好漢
也他兒子名良臣做翰林侍講商輅二十二歲中解

元三十二歲中會元狀元三十四歲以修撰入閣四
十一歲離兵部侍郎之任回來十年五十歲又入閣
六十歲做了少保而回在內閣共十八年回家又享
十餘年清福而卒文章政事內外仰望豈不是一代
偉人也哉史官有詩贊道

立朝惟正色

端不負三元

處事推精識

杼忠發讜言

尊親身必致

名實道常存

經濟文章在

終懷報國恩

西湖拾遺卷二十八

錢唐梅溪氏搜輯

俠女散財殉節

綉閣深沉無是非

畫簾不捲掩春暉

小鬟或解東風意

引得遊蜂款款飛

這首詩是爲壞事了鬟而作人家婦女不守閨門每聽了鬟往來哄誘之故這是人家最要防閑的了又有粗使梅香亦爲可笑曾有詩道

兩腳奔波着破鞋

衣裙垢膩又聞懷

平中托飯沿門吃

背上馱包到處挂

問壁借鹽常討碟

對門兜火弗擔柴

除灰換糞偏饒舌

傾倒油瓶細細揩

這首詩是嘲人家粗蠢了鬟之作乃是常熟顧成章
都用俚語吳音湊合而成句句形容酷肖人家這些
了鬟使女不過是抹桌掃地燒火添湯疊被鋪床就
是精緻的在牀臺傍服事梳頭洗面弄粉調脂貼翠
拈花打點綉床針線薰香剪燭收拾衣服掛放簾鉤
免不得像牡丹亭記道雞眼睛用嘴兒挑馬子兒隨

真兒倒這不十分湊趣的事也時常要做一做還有
無廉恥了鬢像琵琶記上惜春姐道難守綉房中清
冷無人別尋一個佳偶要去燒火凳上壁角落裡偷
閒養漢做那不長進之事或是私期逃走曾有劉禹
錫誚失婢詩爲証

把鏡朝猶在

添香夜不歸

鴛鴦拂瓦去

鸚鵡透籠飛

不逐張公子

還隨劉武威

新知正相樂

從此脫青衣

話說宋朝有個陸伯麟其側室生下一子那側室原是了鬟出身因是正妻無子陸伯麟歡喜非常做三朝彌月好生熱鬧他一個相好的朋友陸象翁戲做一首啟以賀道

犯簾前禁尋灶下盟玉雖種子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鷺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這首啟豈不做得甚妙臨了這句深嗅得油鹽醬醋

之香却出于蘇東坡先生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
陣油鹽醬醋香之句蘇東坡之巧于嘲笑如此今說
俠女散財殉節的故事千古所無所以先把丫鬟這
些好笑的話說起從來道三絡梳頭兩截穿衣大家
婦人女子尙且無遠大之志況且這些粗使梅香他
曉得什麼道理什麼節俠從古來讀書通文理之人
尙且不多幾個你只看西廂記那紅娘姐不過硬調
文袋牽枝帶葉說得幾句怎如得漢時鄭康成家的
奴婢那鄭康成風流冠世家中奴婢都能讀書識字

一日鄭康成怒三個丫頭把他曳去跪在泥中又有
一個丫鬟走來見了就把詩經一句取笑道胡爲乎
泥中這個跪的丫鬟也回他詩經一句道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這兩個丫頭將詩經一問一答這也是個
風流妙事了却不比得晉中書令王珉之婢謝芳姿
那謝芳姿是王珉嫂嫂身邊丫鬟王珉偷了這謝芳
姿與他情好甚篤嫂嫂得知此事將這謝芳姿日日
鞭撻打得謝芳姿痛苦難當罰他蓬頭垢面不容他
修飾這謝芳姿雖不修飾那天生的玉容花貌並不

變且素性長于詩歌出口便成玉珉見這謝芳姿吃
苦甚是心酸一日手中持着白團扇一把就要謝芳
姿作白團扇歌謝芳姿隨口作歌以贈道

團扇復團扇

憔悴無復理

這謝芳姿出口成章寫出胸中之意可不是千秋絕
少的女子天上瑞氣所鍾生將出來怎敢與粗使梅
香一般看待須要另眼相看方不負上天生彼之意
所以元朝關漢卿才子會續北西廂四齣他當時會

見人家一個出色聰明女子做了從嫁女婢關漢卿
再三嘆息道這樣一個聰明女子做了從嫁女婢就
如一個才子屈做了人家小廝一般豈不是有天沒
日頭之事意甚不捨戲作一小令道

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摹全似大人家不
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
咱得他倒了蒲桃架

就這關漢卿的詞兒看將起來也不過是詩文標緻
而已不足爲奇還有一種出色女子具大眼孔與英

雄豪傑一樣尤爲難得昔日唐朝柳仲賢官爲僕射之職一生豪爽出鎮西川嘗怒一個丫鬟遂鬻于大校蓋亘源宅這蓋亘源生性極其慳吝一日臨街見賣絹之人自己呼到面前親自一疋疋打將開來手自揣量厚薄論多少價錢柳家丫鬟于窓縫中看見心中甚有鄙賤之意遂假作中風光景失聲撲地蓋亘源因見此婢中風遂命送還這丫鬟既到外舍傍人問道你在柳府並無中風之病今日如何忽有此疾這丫鬟徐徐答道我並無中風之病我曾伏事柳

家郎君寬洪大度一生豪爽怎生今日可去伏事這
買絹牙郎我心慙愧所以假作中風非真中風也柳
仲賢知此婢有英雄之識遂納爲側室生子亦有英
雄之槩此婢不勝如謝芳姿數倍乎若強中更有強
中手與妃子盡節而死更是千秋罕見萬載難逢之
事名田六出這田六出是王進賢的侍兒那王進賢
是晉愍太子之妃石勒攻破洛陽擄了王進賢渡孟
津河要姦淫王進賢那王進賢大罵道我皇太子婦
司徒公女汝敢犯我乎言畢投河而死田六出見妃

王已死便道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妃主爲國而死我
爲妃主而死兩不相負言畢亦投河而死這田六出
數言說得鐵錚錚的一般可不是個晉室的忠臣麼
古來還有一人更爲巧妙是周大夫之婢那周大夫
位于周朝久不回家他妻子生性極淫遂與隣人通
姦周大夫一日回來妻子恐怕事發與姦夫暗暗計
較端正酒中放了毒藥要藥死丈夫教這了鬟進酒
這了鬟暗暗的道若進了這鍾藥酒便殺了主父若
是對主父說明便殺了主母都是一樣眉頭一皺計

上心來一邊進酒故意失足跌了一交將這藥酒潑
翻在地周大夫怒將這了鬢笞了數十妻子見這了
鬢潑翻了酒其計不成恐怕漏洩消息遂因他事要
活活笞死以絕其口這了鬢寧可受死再不肯說出
可憐幾次打得死而復生畢竟不肯說出以全主母
之情後來周大夫的兄弟細細得知情由將一緣二
故對周大夫說了周大夫遂出了這淫婦見這了鬢
全忠全孝要納他爲妾那了鬢立意不肯便要自刎
而亡周大夫遂以厚幣嫁與他人爲妻噫

巾幗有男子

衣冠多婦人

賢哉大夫婢

隱忍受艱辛

丫鬟之中尙有全忠全孝頂天立地之人何況鬚眉
男子可不自立爲古來丫鬟所笑話說元朝年間杭
州有偉兀氏乃是蒙古人住于城東其妻忽朮娘子
身邊有個義女名爲朶那女朶那女到了十三歲忽
朮娘子見這朶那女有些氣性不比尋常這些齷齪
不長進的丫鬟忽朮娘子遂另眼相看丈夫偉兀郎
君有個小厮叫做剝伶兒這剝伶兒年十六歲生得

如美婦人一般偉兀郎君見剝伶兒生得標緻遂爲
龍陽之寵與他在書房裡同眠共起曾有瑞鷓鴣詞
兒爲証

分桃斷袖絕嫌猜翠被紅裯與不乖洛浦艷陽
新燕爾巫山一面逞情懷黑手攜襄野便娟合
背抱齊宮婉孌懷玉樹庭前千載曲隔江唱罷

月籠階

不說這偉兀郎君寵這剝伶兒且說這朵那女漸漸
長至一十六歲生得如花似玉容貌非凡這剝伶兒

見朶那女生得標緻遂起姦淫之心幾番將言語勾引朶那女朶那女使着刮霜一副臉皮再也不采剝伶兒在灶邊撞着了要强姦朶那女朶那女大怒劈頭劈臉打將過去道你這該死的賊囚瞎了眼俺可是與你一類之人瓜皮搭柳樹你做了春夢錯走了道兒千賊囚萬賊囚直罵到忽朶娘子面前那忽朶娘子正惱這剝伶兒奪了寵愛又因他放肆無禮叫到面前將剝伶兒重重打了一百棍那剝伶兒忿忿在心要報一箭之仇日日在偉兀郎君面前搬嘴弄

舌說是說非指望偉兀郎君毒打這朵那女一頓以
報前日之仇偉兀郎君只因拐了剝伶兒忽朮娘子
每每吃醋今因剝伶兒有了此事越發不好尋事頭
傷着朵那女見朵那女果然生得標緻反有幾分看
上之心又見朵那女生性貞烈不肯與剝伶兒做不
長進之事曉得不是廚房中雜伴瓜和菜之人倒有
心喜歡着朵那女的意思思量夜間偷偷摸摸做那
前邊的詞兒道移半夜鷺鷥之步幾度驚惶之事一
日與忽朮娘子同睡聽得忽朮娘子睡熟鼾鼾有聲

輕輕偷出被外走將起來要云摸那朵那女世上傳
有偷了鬢十景說得最妙道

野狐聽冰

老僧入定

金蟬脫殼

滄浪濯足

迴龍顧祖

漁翁撒網

伯牙撫琴

啞子斲打

瞎猫偷雞

放砲回營

這十景各有次序始初野狐聽冰者那北路冬天河
水結冰客商要在水上行走先要看野狐腳踪方纔
依那狐腳而走萬無一失蓋野狐之性極疑一邊在

舌說是說非指望偉兀郎君毒打這朶那女一頓以
報前日之仇偉兀郎君只因拐了剝伶兒忽朶娘子
每每吃醋今因剝伶兒有了此事越發不好尋事頭
傷着朶那女見朶那女果然生得標緻反有幾分看
上之心又見朶那女生性貞烈不肯與剝伶兒做不
長進之事曉得不是廚房中雜伴瓜和菜之人倒有
心喜歡着朶那女的意思思量夜間偷偷摸摸做那
前邊的詞兒道移半夜鷺鷥之步幾度驚惶之事一
日與忽朶娘子同睡聽得忽朶娘子睡熟鼾鼾有聲

摸兩手張開漁翁撒網確有此像到了了頭身邊不知頭東頭西朝裡睡朝外睡將手去摸所以說伯牙撫琴了頭既醒就是心裡肯的也要假做頭一番始則捏緊了被既而用手撐拒一個要推開一個要挨攏不聲不响却像啞子斲打的一般有的原是樂從有的沒奈何依允總是一把抱定便做那事再不放鬆俗語說瞎貓偷雞死不放此之謂也那事已畢要回到床裡去熱天還好冷的時候下身凍得同冰一樣忽然鑽進被中豈不驚醒其妻被他疑惑所以假

意裝做出恭完了將便桶蓋拏起來重重蓋上一聲
响然後去睡妻子就醒只說他起來出恭不疑心到
別處去了放砲歸營此計極妙這十景形容極肖那
時偉兀郎君一件一件做去做到了伯牙撫琴已有
七分工程不料朶那女已醒明知是主人來偷他偏
不做啞子廝打直頭是登臺說法他不脫裡衣睡的
忽然坐將起來輕輕說道郎君莫錯念頭我不是此
等人快些轉去斷斷不能依你偉兀郎君糾纏不已
朶那女叫將起來不成而散忽朶娘子床中已經聽

得次日悄悄問朶那女道家主來尋你是好事別人
求之不得你怎生反叫喊起來朶那女道俺心中不
願作此等無廉恥之事況且俺們也是父精母血所
生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地下長出來的樹根頭生
出來的怎生便做不得清清白白的好女人定要把
人作話靶說是灶腳根頭燒火凳上壁角落哩不長
進的醜貨俺定要爭這口氣便罷因此忽朶娘子
越發喜歡如同親生女一般看待偉兀郎君做了荆
南太守與家眷同到任所這朶那女料理內外井井

有條忽朮娘子盡數託他不意偉兀郎君害起一場
病來這朮那女日夜湯藥伏事頃刻不離病了一年
朮那女辛苦伏事了一年郎君將死對忽朮娘子道
朮那女甚是難得可嫁他一個好丈夫說畢而死朮
那女日夜痛哭直哭到吐血剝伶兒見家主已死恐
主母算計前日之事又見朮那女一應家事都是他
料理恐怕在主母面前添言送語罪責非輕偷了些
衣服之類一道烟走了忽朮娘子同朮那女扶柩歸
杭守孝偉兀郎君遺下一雙男女忽朮娘子炤管自

不必說朶那女又分外愛護忽朶娘子見朶那女赤心爲主並無一毫差錯遂把土庫鎖匙盡數交與朶那女。那女炤管凡是金珠寶貨之類一點點明交付那偉兀氏原是大富之家更兼做了一任荆南太守連荆南的地皮一齊捲將回來所以愈加富足了。朶那女自從交付鎖匙之後便睡在土庫門首再也不離一日。二更天氣朶那女聽得牆邊有窸窸窣窣之聲知是賊人掘牆而進悄悄走起招了兩個同伴的丫鬟除下一扇大門放在牆洞邊待那賊人鑽進一半身。

子急忙把大門壓將下來壓在這賊人身上三個一
齊用力緊緊靠着那門賊人動不得一連掙了幾掙
已被壓死遂稟知主母將燈火來一照認得就是隣
舍張打狗忽朮娘子大驚道是隣舍怎生是好朮那
女道俺有一計在此叫做自收自放急忙取出一個
大箱子將這張打狗屍首放在箱子裡外用一把鎖
鎖上了叫兩個小廝悄悄把這個箱子抬到張打狗
門首輕輕把他的門敲了幾下竟自回家悄悄閉門
而睡再不做聲那張打狗的妻子名爲狗婆聽得敲

門料是狗公回來開門出來不見狗公只見一個大
箱子在門首知是狗公所偷之物覺得肥膩急忙用
力就像母夜叉孫二娘抱武松的一般拖扯而進悄
悄放在床下過了兩日不見狗公回來心裡有些疑
惑打開箱子來一瞧見是狗公屍首吃了一驚不敢
聲張只得叫狗夥計悄悄帶往山中燒化了有智婦
人果然賽過男子有詩爲証

女子多謀勝丈夫
夜間寂寂斃穿窬

功成俄頃仍歸壁
若使珍藏骨也枯

朶那女用計除了此賊連地方都得寧靜此計真神
鬼不知做得伶伶俐俐忽朶娘子愈嘆其奇後來忽
朶娘子因苦痛丈夫害了一場怯弱之病接了許多
醫人再也醫不好那些醫人並無天理良心見那個
醫好了幾分這個走將來便說那醫人許多用藥不
是之處要誇自己手段一個表一個又補一個開熱
藥一個用涼劑不管病人死活只要自己趁銀子偉
兀氏原是大富鄉宦之家凡是醫人無不垂涎見他
家主母有病來接不勝欣幸心裡都想若是撞得着

醫好了他的病自然重謝起造房屋婚男嫁女都有
望了無非略讀醫書不明脉理也不管望聞問切開
出方來人人各別不按君臣佐使溫涼燥濕之藥無
不用到就是陳最良將詩經來按方用藥既見君子
云胡不瘳之子子歸言秣其馬等方也全然不解將
忽朮娘子弄得七顛八倒一絲兩氣漸漸危篤朵那
女雖然聰明能事却不明醫道見病勢漸危無可奈
何只得焚一炷香禱告天地剪下一塊股肉來煎湯
與娘子吃那娘子已是幾日湯水不下咽吃了這湯

覺得有味漸漸回生果是誠心所感有詩爲証

庸醫誰不冒良醫

指下捐生病已危

未曉閨中一塊肉

競誇奏效我爲之

這朵那女割股剪肉煎湯救好了主母並不在主母
面前露一毫影響連忽朮娘子也還只道是醫藥之
效用千金厚禮謝了醫人醫人得了厚禮自以爲醫
道之妙揚揚得意不以爲恥不覺光陰似箭撚指間
三年孝滿除靈忽朮娘子念郎君臨死之言不可違
背那時朵那女已是二十三歲了遂要叫媒婆來與

朶那女說親嫁一個好丈夫雖然朶那女當家料理
竟當擎天柱一般忽朶娘子本是不捨得嫁他出去
爭奈這朶那女是個古怪之人料得當日家主偷偷
摸摸尙且不肯承當何況肯爲以下之人只可當親
生女兒看待嫁一個有體面的人正要叫人去尋媒
婆來與他議親朶那女得知了堅執不娶道俺生爲
偉兀氏家中之人死爲偉兀氏家中之鬼斷不要嫁
丈夫況且家主已死只得主母一人在家正可陪伴
終身伏事主母俺怎好拋撇而去生則與主母同生

死則與主母同死罰誓一生一世不願出嫁丈夫忽
求娘子道你既有主母之心不願出嫁我尋一個女
婿入贅在家可好柔那女咬住牙關搖得頭落只是
不要丈夫忽求娘子大笑道世上那裡有終身不願
嫁丈夫的俺眼裡沒有見你休得說這話悞了你終
身大事從來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制定之禮
況且那石二姐是個石女兒他的母親還說道是人
家有個上和下睦偏你石二姐沒個夫唱婦隨少不
得也請了個有口齒的媒人信使可復許了個大鼻

子的女婿器欲難量前日你不願隨你家主想是你
見他鼻子不大心裡有輕薄之意俺如今去找尋一
個大大鼻子就像回回國裡來的與你作個對兒便
罷朶那女執意不願忽朶娘子道你休得口硬心腸
軟一時失口明日難守青春一時變卦猛可里要尋
丈夫起來俺急地沒處尋與你作對說罷大笑不住
此事傳聞開去有人做隻曲兒嘲笑道

朶那女生性偏怎生不結丈夫緣莫不是石二
姐行不得方和便故意是女將男換若果是有

那件的東西也這烈火乾柴怎地瞞

采那女立定主意斷然不要丈夫那年二十五歲是
至正壬辰年杭州潮水不波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
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杭州潮信不來是大變也
那時元朝君臣安于佚樂賄賂公行民情不得上聞
以致紅巾賊起殺人如麻都以白蓮教唱亂斬黃徐
壽輝的賊黨率領數千人攻破了昱嶺關直殺到餘
杭縣承平日久杭州一毫武備俱無怎生抵敵城中
人都無數日之糧先自鼎沸起來被賊人乘勢攻破

了杭州城賊將一支兵屯于昭慶寺一支兵屯于北
關門妙行假稱彌勒佛出世眩惑衆人平章定定逃
往嘉興郎中脫脫逃往江南獨有浙省參政樊執敬
投于天水橋而死寶哥與妻子同投于西湖而死賊
兵搶掠府庫金銀一空城中受禍甚是慘酷劉伯溫
先生有悲杭城歌爲証

觀音渡口天狗落

北關門外塵沙惡

健兒披髮走如風

女哭男啼撼城郭

憶昔江頭十五州

錢唐富庶稱第一

西清集卷二十一
高門畫戟擁雄藩

艷舞清歌樂終日

烹割佳餚皆俊郎

呵叱閑人氣驕逸

一朝奔竄各西東

王尊金杯散蓬藿

清都太微天聽高

虎略龍韜緘石室

長風夜吹血腥入

吳山浙河慘蕭瑟

城上障雲凝不飛

獨客無聲淚交滴

那亂賊殺人杭州城沿家搶擄過去搶到偉兀氏家
中忽朮娘子正要逃走恰被亂賊一把挈住及背剪
綁縛在庭柱上將那雪花也似鋼刀放在忽朮娘子

項顛之上只待下刀合家丫鬟小厮都驚得魂不附
體四散逃走內中閃出那個鐵錚錚不怕死的朶那
女赶上前一把抱住主母身體願以身代主母之死
果是

歲寒知松柏

國亂顯忠臣

朶那女口口聲聲對那亂賊道將軍到此不過是要
錢財何苦殺人家中寶貝珠玉盡是俺家掌管主母
一毫不知將軍若赦主母之死俺領將軍到庫中將
金珠寶玉盡數獻與將軍那些亂賊都一齊道講得

有理講得有理把忽朮娘子卽忙解了繩索押着朮
那女朮那女領了亂賊到于庫中將金珠寶玉任憑
亂賊搬搶那些亂賊一邊搬搶又有數人見朮那女
生得標緻要姦淫朮那女朮那女就奪過一把刀來
對亂賊大罵道俺主貴爲荊州大守我罰誓不嫁丈
夫不適他姓以盡俺一生忠孝之心況你是何等樣
人俺肯從你寧可自死決不受辱說罷便將刀要自
刎亂賊驚異又因得了重寶遂放捨而去亂賊出得
門朮那女涕泣跪告主母道一庫寶貨都教俺管爲

救主母只得棄了財寶以救主母之命俺既失了財寶負了主母教俺掌管之意俺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斷然今日要死了忽朮娘子大驚道物輕人重怎生要死急急要奪住他的刀說時遲那時快朮那女已一刀自刎而死矣鮮血淋漓喉管俱斷主母扶屍大哭不住只得將好棺木盛殮忽朮娘子因吃了驚又見朮那女殉節而亡沒了這個心腹之人好生痛苦哭了一月那怯病復發遂吐血而亡家中就將朮那女合葬于一處朮那女何曾讀四書上虎兇出于柙

龜玉毀于櫝中這兩句來不知不覺率性而行做將
出來義女殉節古來罕見之事也讀書人受了朝廷
大俸大祿不肯盡節死難做了負義賊臣被人唾罵
看了這篇傳豈不羞死當時有詩一首贊此女好處

未識之無字

剛腸百鍊金

守財明大節

割股見真心

巾幗丈夫志

閨幃女史箴

夫人偕婢葬

千古栢森森

西湖拾遺卷二十九

錢塘梅溪氏搜輯

巧妓佐夫成名

野狐幻女及姦臣亦有銜冤墮落身

謫降仙娥佛濟世青樓人品不同倫

話說妓女之中人品儘自不同不可一律而論第一句野狐幻女及姦臣那野狐變幻是李師師就是宋徽宗與他相好的李師師乃汴京名妓容貌非常艷麗果然是宋宮中三千粉黛八百嬌娥也比他不得

標緻秦少游曾有贈李師師的詞兒道看遍潁川花
不似師師好此詞傳播于宮禁之中因此徽宗動念
不是從地道裡走將出來就是載李師師進宮與他
日逐盤桓淫戲徽宗最喜道教敬重一個道士林靈
素精通道法能知天上地下神仙鬼魅之事一日雪
天在宮中與徽宗同在火爐邊向火林靈素忽然聞
得異香一陣襲人驚起向空作禮道天上九華玉真
仙子過少頃之間却是安妃走來停了一會林靈素
聞得一陣狐臊臭大驚道怎麼宮中有野狐精急起

搜索少頃之間却是李師師走來林靈素大罵道怎
生野狐精敢大胆在宮中作怪急忙取火爐中鉄火
箸要把李師師刺死徽宗慌張急忙抱住不容下手
後來人方知李師師是野狐精所以能媚人如此所
謂野狐幻女者此也惠州曾有一個娼女被天雷震
死身上有朱書一行字道李林甫以毒虐矣權帝命
震死七世爲牛九世娼所謂姦臣者此也第二句亦
有銜冤墮落身那銜冤的是玉通長老在臨安竹林
峯水月寺脩行二十年且是至誠柳府尹只因玉通

不來叅謁心中着惱暗暗叫營妓紅蓮假粧寡婦清
明祭掃挨進水月寺要他胆腹磨臍那玉通生平不
曾見此物之面怎生硬熬得住霎時間磨出那好事
來柳府尹做首詩來嘲笑道

水月禪師號玉通 十年不下竹林峯

可憐數點菩提水 傾入紅蓮兩瓣中

玉通見了甚羞甚恨道我好端端在此脩行何苦設
計賺我却怎生饒得他過遂寫八句偈

自入禪門無掛碍 五十二年心自在

只因一點念頭差
犯了如來淫色戒

你使紅蓮破我戒
我欠紅蓮一宿債

我身德行被你虧
你家門風被我壞

寫罷遂翻一個筋斗投入柳府尹渾家胞內做個女

兒長大爲娼就名柳翠居于寶劍營但一靈不迷性

好佛法極喜施捨造橋萬松嶺下名柳翠橋鑿井營

中名柳翠井感得道兄臯亭山月明和尚爲說佛法

因果本來面目柳翠言下大悟遂沐浴端坐而化歸

骨臯亭山所謂銜冤者此也宋時有個妓女聰明無

比名滿長安口中時時出青蓮花之香學士歐陽脩道這女子前世定是誦法華經之人只因一念之差誤落風塵那誦法華經者口中方吐青蓮花香特召這個妓女來問道你會誦法華經否妓女道不會誦歐陽脩遂取一部法華經與他誦誦過一遍之後就背得出果像平日誦慣之人此投胎之時一點色情不斷誤墮風塵所謂墮落者此也那謫降仙娥是唐時女妓曹文姬工于翰墨爲關中第一號爲書仙凡求爲伉儷者先投詩一首以待其自擇那投詩之人

堆山積海而來文姬只是不理岷江有任生者投一首詩道

玉皇殿上掌書仙

莫怪濃香薰膩骨

霞衣曾惹御爐烟

文姬得詩大喜道他知我來歷遂結爲夫妻五年後因歌送春詩乃對任生道妾本上界司書仙以情愛謫居人世今當昇天子宜偕行遂見朱衣吏持玉版而至道李長吉才子新撰白玉樓記召汝書碑任生方悟文姬爲天上仙女遂同拜命舉步騰雲而去世

因名此爲昇仙鄉佛濟世是唐朝慶歷年間延州一
個女妓耑與無賴貧窮之人交合不接錢鈔如此幾
年而死後來一個西域僧繞墓禮拜衆人都咲起來
道他是淫娼怎生禮拜西域僧道此是捨身菩薩化
身因見貧窮無賴之人無力娶妻無錢得嫖所以化
身爲娼以濟貧人之欲說罷掘出骨頭來看果是一
具黃金鎖子骨節節勾連衆人大驚遂建塔設齋極
其弘麗妓女之中種種不同如此唐宋元明都有官
妓明朝初年尙建十六樓于南京

來賓

重譯

清江

石城

樂民

集賢

鶴鳴

醉仙

謳歌

鼓腹

輕烟

淡粉

梅妍

翠柳

南市

北市

只因後來百官退朝之暇都集于妓家牙牌纍纍懸于窓榻終日誼譁政事廢弛因此庶吉士解縉奏道官妓非人道所爲宜禁絕之後都御史顧佐特上二疏從此革去官妓但娼妓之中從來有能事之人有男子做不來他偏做得話說明嘉靖年間京師裡有

個女妓邵金寶與陝西戴綸相好這戴綸後爲京營
叅將因與咸寧侯往來帶累犯在獄中將問成死罪
戴綸自分必死況且家鄉有數千里之遠若不死在
刀下少不得要死在獄中遂取出囊中三千餘金付
與邵金寶道俺今下獄生死不可知你若肯念俺之
情可將此三千金供給我以盡俺生前之命說罷邵
金寶大哭遂收了這三千金暗暗計較道若只把這
三千金將來供給有何相干須要救得他性命出來
纔有益遂先把些銀子討了幾個標緻粉頭將來賺

錢看見財主之人便叫粉頭用計大塊起發他的錢財將來送與當時有勢力之人凡事管得着戴綸并審問定罪之人都將金銀財寶買囑其心并左右前後獄中之人要錢財的送與錢財要酒食的贈以酒食並無一毫吝惜之心只要救得戴綸性命若到審問之時邵金寶不顧性命隨你怎麼鞭撻交下他也再不走開一步情願與戴綸同死同生一邊獄中供給戴綸再無缺乏一邊用金銀買上買下交通關節直到十年方纔救得戴綸性命漸漸減輕罪犯復補

建昌游擊那時金寶還剩得有四千多金比十年前
還多一千盡數交與戴綸那戴綸的妻子聽得邵金
寶救出丈夫性命仍做游擊將軍好生感激從家中
來探望丈夫請邵金寶坐在上面叫左右了鬢撫扶
住了不容邵金寶回禮當下拜了八拜對丈夫痛哭
道丈夫受難妾身有病不能力救今邵氏替我救得
妾身甚是慚愧怎生報得邵氏之恩你當同邵氏到
任妾自歸里遂大哭而去邵氏再三挽留不得戴綸
遂與邵金寶回到任所這樣一個妓女難道不是古

來一個義俠麼有詩爲証

解紛排難有侯嬴

金寶相傳義俠聲

若使男兒能似此

史遷斷不受非刑

這邵金寶不是西湖上的人於今另說西湖上也有
一個妓女與邵金寶一樣有手段之人出在宋高宗
紹興年間高宗南渡而來粧點得西湖如花似錦因
帝王在此建都四方商賈無不輻輳一時瓦子勾欄
之盛殆不可言內中單表一人姓曹名妙哥是個女
中丈夫真拳頭上立得人肱膊上走得馬年方二十

五歲最喜看那汧國李大人傳道這李亞仙真有手段那鄭元和失身落局打了蓮花落已到那無可奈何之地他却扶持丈夫起來做了廷對第一人若不
是李亞仙激勵那鄭元和淮淮做了卑田院乞兒一床草薦便是他終身結果之場了果是有智婦人勝如男子這樣一個人可不與我們爭氣我若明日學得他也不枉了做人一場自此之後常存此念有個吳爾知是汧京人來臨安做太學生與曹妙哥相處了幾晚曹妙哥見此人是個至誠的君子不是虛花

浮浪的小人倒有心看上了他爭奈這吳爾知是個窮酸手裡甚是不濟偶然高興走來幾晚後便來不得了曹妙哥心中甚是記念叫招財去接了兩次吳爾知手頭無物再不敢上曹妙哥之門三月初一日曹妙哥一乘轎子抬到上天竺進香進香已畢跨出山門却好吳爾知同兩三個朋友在那裡遊戲曹妙哥就招吳爾知過來約定明日准來說罷曹妙哥自回次日吳爾知本不要去因見曹妙哥親自約定日子只得走到他家曹妙哥出來見了道你怎生造般

難請莫不是有甚麼怪我來曹妙哥是個聰明之人
早已猜勾八分吳爾知道沒有工夫走得出曹妙哥
道有工夫沒却怎生又有工夫到天竺閑戲你不必
瞞我我早已猜定了總是客邊缺少盤費恐我這裡
要壞錢鈔所以不來我要別人的斷不要你的錢鈔
也要看幾等要難道一槩施行我知你是窘乏之人
不必藏頭露尾你自今以後竟在我這裡作寓不要
到別處去省得自己起鍋動灶多費盤纏吳爾知被
曹妙哥說着海底眼又有這一段美意便眉花眼笑

起來從這日起就住于曹妙哥處曹妙哥道你可曾娶妻吳爾知道那家寒之際有甚銀錢來娶妻曹妙哥道你這般貧窮怎生度日你可有甚麼技藝來吳爾知道我會得賭喝紅叫綠頗是在行曹妙哥道這便有計了你既會得賭我做圈套在此不免叫幾個慣在行之人與你做一路勾引那少年財主子弟少年子弟全不知民間疾苦撒漫使錢還有那貪官污吏做害民賊剝小民的金銀千百萬兩家私都從那夾棍槓子竹片枷鎖終日敲打上來的豈能安享

受用定然生出不肖子孫嫖賭敗蕩還有那衙門中
人舞文弄法狐假虎威嚇詐民財逼人賣兒賣女活
嚼小民有那飛天光棍粧成圈套坑陷人命無惡不
作積趲金銀此等之人決有報應冤魂纏身定是好
嫖好賭的子孫敗蕩家私如湯澆雪一般費用空裡
得來巧裡弄去就是我們不贏他的自然有人贏他
的杭州俗語道落得拾蠻子的用若有人來落場時
你休得說出真名姓今日改姓張明日改姓李後日
改姓錢如此變幻別人便識你不出我將本錢與你

專看勢頭若是骰子與旺便出大注若是那人出了
彩頭須要避着風頭讓他着實贏過時候衆人千齊
下手管取一鼓而擒之你若積趲得來以爲日後功
名之資何如吳爾知喜從天降便拍手叫道精哉此
計自當依計而行曹妙哥便去招了十個慣賭之人
來與吳爾知結爲相知之友那十個都有混名

白羸全

金來湊

趙一裹

伍萬零

到我家

屈殺你

嚼得牢

王無敵

宋五星

鎖不放

話說這曹妙哥畫出此計把這十個人與吳爾知八拜爲交從此爲始招集那些少年財主子弟貪官污吏子孫做成圈套况那吳爾知原是賭博在行之人盆口精熟又添了這十個好弟兄相幫好不如意那些慣賭之人見一個新落場不在行的財主打個暗號稱他爲酒頭有一鍾酒在此可來吃大家都一闕而來吃這鍾酒定要把這一鍾飲得告乾于歲一覆無滴方纔罷休那怕千錢萬貫一入此場斷無迴剩之理定要做四書上一句道空空如也這一千人真

是拆人家的太歲凶神奉勸世人休得親近曾有賭博經爲証

賭博場中以氣爲主要看盈虛消息之理必熟背孤擊虛之情變幻妙在隨機準繩詳其定勢事無長勝之理鏖戰久而暫停我有銳進之形屢取贏而莫止鉗紅夾綠務要眼明手快大面狹骰定當乘興用神如大旺急乘時而取少挫隊宜戀局以熬故知止難輸苟貪多易敗若識盆中巧妙定然一擲千金

吳爾知得了這幾個帮手賺了許多錢鈔數年之間
何止三五千金連帮手也賺了若干銀子只吃虧了
那些少年子弟曹妙哥見積攢了這許多銀子便哄
對吳爾知道我當日原說積攢得錢要爲日後功名
之資的你可記得麼吳爾知道我這無名下將胸中
文學只得平常西遊記中猪八戒道得好斯文斯文
肚裡空空我這空空之肚只好假粧斯文體面戴頂
巾子穿件盛服搖搖擺擺哄人過日原是一塊精銅
白鉄假銀子沒有成色若到火上一燒便就露出馬

脚怎生取得功名二字曹妙哥道你這秀才好傻那
牡丹亭記說得好韓子才雖是香火秀才恰也有些
談吐你怎麼滅自己的威風你只道世上都是真的
不知世上大半都是假的我自十三歲梳籠之後今
已二十餘歲共有十幾個年頭經過了多少舉人進
士戴紗帽的官人其中有得幾個真正飽學大通文
理之人若說才子越發稀少大槩都是七上八下文
理中平之人還有若干一竅不通之人盡都僥倖中
了舉人進士而去亨榮華受富貴實有大通文理學

貫五經才高七步自恃有才不肯屈志于人好高使
氣不去營求鑽刺反受饑寒寂寞之苦到底不能做
官從來說一日賣得三担假三日賣不得一担真况
且如今試官若像周丞相取那黃崇嘏做狀元這樣
的眼睛沒了那牡丹亭記上道苗舜欽做試官那眼
睛是碧綠琉璃做的若是見了明珠異寶便就眼中
出火若是見了文章眼裡從來沒有怎生能辯得真
假就是畧有眼力的也是利令智昏一味糊塗昏頭
昏腦好的看做不好不好的反看做好臨安謠言道

有錢進士沒眼試官這是真話如今又是秦檜當權
正是昏天黑地之時天理人心四字一字也沒有你
只看岳爺爺這般盡忠報國赤胆包天忠心貫日南
征北討費了多少辛苦被秦檜拿去風波亭輕輕斷
送了性命連一家都死非命誰怕你那裡去叫了屈
來又不曾見半天裡一個霹靂把秦檜來打死了如
今世道有什麼真假有什麼是非俗語道混濁不分
鱧共鯉當今賄賂公行通同作弊真個是有錢通神
只是有了孔方兄三字天下通行管什麼有理沒理

有才沒才就是柳盜跖那般行徑李林甫那般心腸
只消費用得多便說他做得孔聖人的弟子過定要
保舉他爲德行的班頭賢良方正的第一哩世道至
此豈不可嘆你雖讀孔聖之書全然靠他不着隨你
有意思的人讀盡古今之書識盡賢良之事不通時
務不會得姦盜詐僞不過做個衫襟沒了後頭的腐
儒而已濟得甚事你可會曉得近來一個故事麼吳
爾知道咱通不知道曹妙哥道近日有一個相士與
一個算命的一個裁縫三人會在一處共說如今世

道變幻難以賺錢只好回家去兩個問這相士道你相面並不費錢儘可度日怎麼要回去相士道我前在臨安相法十不差一如今世道不同叫做時時變局局新相十個到走了九個兩個道怎生走了九個相士道昔人方頭大面者決貴於今方頭大面之人不肯鑽刺反受寂寞只有尖嘴縮腮之人他肯鑽刺所以反貴那算命的也道昔人以五行八字定貴賤如今世上之人只是一味財旺生官所以我的說話不靈驗了那個裁縫道昔人做衣因時制宜如今都

不像當日了卽如細葛本不當用裡他反要用裡縐紗決要用裡他偏不肯用裡有理的變作無理無理的變作有理叫我怎生度日據這三個人看將起來世道都是如此況且如今世上戴紗帽的人分外要錢若像當日包龍圖這樣的官料得沒有就是有幾個正氣的也不能勾得徹底澄清若除出了幾個如的之外賍官污吏不一而足衣冠之中盜賊頗多終日在錢眼裡過日子若見了一個錢字便身子軟作一堆兒連一掙也掙不起就像我們門戶人家老媽

媽一般行徑千奇百怪起發人的錢財有了錢便眉
花眼笑沒了錢便骨董了這張嘴此真是錢財有靈
文運不通之時我如今先教你一個打牆腳之法吳
爾知道咱汴梁人不知道杭州的市語怎生叫做打
牆腳之法曹妙哥道譬如打牆先把牆腳打得堅固
端正方可加上泥土磚瓦這牆便不傾倒如今你素
無文名若驟然中了一個進士畢竟有人議論着你
真不穩便不若你於今密密請一個大通之人多送
他些金帛求他做成詩文底稿將來粧點作自己的

再求幾個有名目的文人才子做他幾篇好序在于
前面不免稱之贊之表之揚之刻成書板印將出去
或是送人或是發賣結交天下有名之士并一應帶
紗帽的官人將此詩文爲進見之資若是見了人一
味謙恭只是閉着這張鳥嘴不要多說多道露出馬
脚來見過了一篇兩篇文章自然說你是個通人等
出了名之後就是通了關節中了進士知道你是個
文理大通向有聲名的也沒人來談論你了你只須
看如今黃榜進士不過窓下讀了這兩篇臭爛詩文

不管甚麼事胡遮亂遮敷衍成文遇着彩頭僥倖把
金珠引動朝貴那文章便字字珠玉篇篇錦繡都是
如此若拘定了三十年前古法一些也行不去非是
奴數白論黃寔是時勢使然所以依我做去件件都
好成全有金印曲詞爲証有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
同陌路人可見此路一通便可一旦成名脫白掛綠
人人自以爲才子個個說我是文人大搖大擺誰敢
批點他不濟吳爾知聽了這一篇話如夢初醒拍手
大叫道精哉此計卽便依計而行

妙哥果然妙極
爾知寔在無知

吳爾知自得此法之後凡是有名之士來到臨安科舉或是觀風玩景來遊西湖吳爾知卽時往拜請以酒餚送以詩文臨行之時又有賸禮奉贈那些窮秀才眼孔甚小見吳爾知如此慇懃禮貌人人稱贊個個傳揚他又與紗帽象簡勢官顯宦之處掇臀捧屁無所不至因此名滿天下都墮其術中而不悟但見目中僅識得趙錢孫李胸內唯知有天地元黃冒他氏之詩文張冠李戴誇自家之名姓鬼臉

人裝終日送往迎來驛丞官可爲班輩一味肆筵設席光祿寺是其弟兄翻縉紳之名則曰某貴某賤考時流之目且云誰弱誰強聞名士笑臉而迎拜官人鞠躬而進鑽謀獨擅無雙計假借應推第一籌

且說秦檜有個門客曹泳是秦檜心腹官爲戶部侍郎曹泳怎生遭際秦檜做到戶部侍郎那曹泳始初是個監黃巖酒稅的官見秩滿到部注官上省秦檜押勅見曹泳姓名大驚卽時召見細細看了一遍道

公乃檜之舊交也曹泳再三思想不起不知所答秦檜又道公忘之耶曹泳道昏愚之甚寔不省在何處會遭遇太師秦檜自走入室內少頃之間袖中取出一小小冊子與曹泳不看首尾只看中間有字一行道某年月日得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曹泳看了方纔想得起原來秦檜未遇之時甚是貧窮會做鄉學先生鬱鬱不得志寫兩句道

願得水田三百畝
莫教人做猴孫王

後來失了鄉館連這猴孫王也做不成了遂到處借

貸會于一富家借錢富家贈五千錢秦檜要再求加富家不肯那時曹泳在這富家也做鄉學先生見秦檜貧窮借錢未足遂探囊中得二疋絹贈道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贈之秦檜別後竟不相聞後來秦檜當國威震天下只道另有一個秦丞相不意就是前番這個秦秀才也曹泳方纔說道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秦檜道公真長者厚德久不報若非今日幾乎相忘因而接入中堂款以酒食極其隆重次日教他上書改易文資日陞月轉不上三年之間

做到戶部侍郎知臨安府那時曹泳爲入幕之賓說
的就靈道的就聽凡丞相府一應事務無不關白曹
泳門下又有一個陸士觀是曹泳的心腹或是關節
或是要坑陷的人陸士觀三言兩語曹泳盡聽那時
曹妙哥已討了兩個粉頭接脚自己洗乾身子與吳
爾知做夫妻養那夫人之體一日陸士觀可可的來
曹妙哥家嫖他的粉頭曹妙哥暗暗計較道吳爾知
這功名准要在這個人身上遂極意奉承自己費數
百金在陸士觀身上凡陸士觀要東要西百依百隨

也不等他出口凡事多先意而迎陸士觀感激無比
曹妙哥却又一無所求再不開口陸士觀甚是過意
不去一日曹妙哥將吳爾知前日所刻詩文送與陸
士觀看陸士觀久聞其名因而極口稱贊曹妙哥道
這人做得舉人進士否陸士觀道怎生做不得高中
無疑曹妙哥道寔不相瞞這是我相知不識貴人
可能提挈得他否陸士觀日常裡受了曹妙哥的恭
敬無處可酬見是他的相知卽忙應承道儘可預力
但須一見曹侍郎待我將此詩文送與他看功名自

然有分曹妙哥就叫吳爾知來當面拜了陸士規陸士規就領吳爾知去參見曹侍郎卽送明珠異寶金銀彩幣共有數千金爲贄見之禮曹泳收了禮出見陸士規遂稱贊他許多好處送詩文看了曹泳便極口稱贊吳爾知的詩文遂暗暗應允就分付知貢舉的官兒與了他一個關節辛酉壬戌連捷登了進士與秦檜兒子秦熺姪秦昌時秦昌齡做了同榜那時曹泳要中秦檜的子姪恐人議論原要收拾些有名的人才于同榜之中以示公道無私科舉得人之意

適值陸士規荐這個宿學素有文名的人來正中
曹泳之意那秦檜又說曹泳得人彼此稱贊不盡這
個妓女好巧一個爛不濟的秀才千方百計使費金
銀假名刻集騙了世上的人便交通關節白白拐了
一個黃榜進士在于身上可不是千古絕竒絕怪之
事麼吳爾知遂把登科錄上刊了曹氏有八句詩道
得好

十載寒窓功未加

九衢賭博作生涯

生來八字憑財旺

七步成章何足誇

智足榮夫雌陸賈

才能脫籍女英華

知機返掉高人事

不信章臺有孟嘉

吳爾知登了進士選了伏羌縣尉曹妙哥同到任所而去轉眼間已是三年又屆乙丑考期路上行人口似碑有人見前次中了秦檜的子姪心下不服因演戲扮出兩個士子說今年知貢舉的該是那個一個人開口道今年必是彭越一個人道怎生見得是彭越這個人道上科試官是韓信韓信與彭越是一等人所以知今歲是彭越那一個人道上科試官何曾

是韓信這一個人道上科試官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三秦衆人大驚秦檜聞知大怒將這一千人并在座飲酒之人盡數置之死地遂起大獄殺戮忠良不計其數凡是有譏議他的不是刀下死就是獄中亡輕則刺配遠惡軍州斷送性命秦檜之權愈大遂起不臣之心秦檜主持于內曹泳奉行于外其勢驚天動地那時吳爾知已經轉官曹妙哥見專勢漸漸有些不妥恐日後有事累及對丈夫道你本是個爛不濟的秀才我勉強用計扶持瞞心昧已騙了天下人

的眼目僥倖戴了這頂烏紗天下那里有可以長遠
僥倖之理日久必要敗露況且以金銀買通關節中
舉中進士逆天行事此是莫大之罪陽有王法陰有
神譴若不及早自退則冥冥之中定要折福折壽如
今秦相殺戮忠良罪大惡極將來必有大禍况你出
身在于曹泳門下日後冰山之勢一倒受累非輕古
人見機而作不如休了這官埋名隱姓匿于他州外
府可免此難休得戀這一官明日爲他受害吳爾知
如夢初醒拍手大叫道賢哉吾妻精哉此計甚善吳

爾知便假托有病出了致仕文書辭了上官遂同夫
人賫了些金銀細軟之物改名換姓就如范蠡帶西
施遊五湖的光景隱于他州外府終身竟不知去向
果然秦檜後來連高宗也在他掌握之中奈何他不
得幸而岳爺爺有靈把秦檜陰魂勾去用鉄火箸插
于脊骨之間烈火燒其背遂患背疽如火一般熟如
盤子一般大爛見肺腑甚是危篤曹泳却又畫一計
策待高宗來視病之時出一劄子要把兒子秦熺代
職劄子寫得端正高宗來相府視病秦檜被岳爺爺

拏去也不能言語但于懷中取出劄子要把兒子秦
熈代職高宗看了嘿然無言出了府門呼幹辦府事
之人問道這劄子誰人所爲幹辦府事之人答道是
曹泳秦檜死後高宗遂把曹泳削職安置新州陸士
規置之死地若當日曹妙哥不知機吳爾知之禍斷
難免矣曾有詩一首道他二人好處

不須積學步瀛洲

錢可通神着意求

但言鵬博非赤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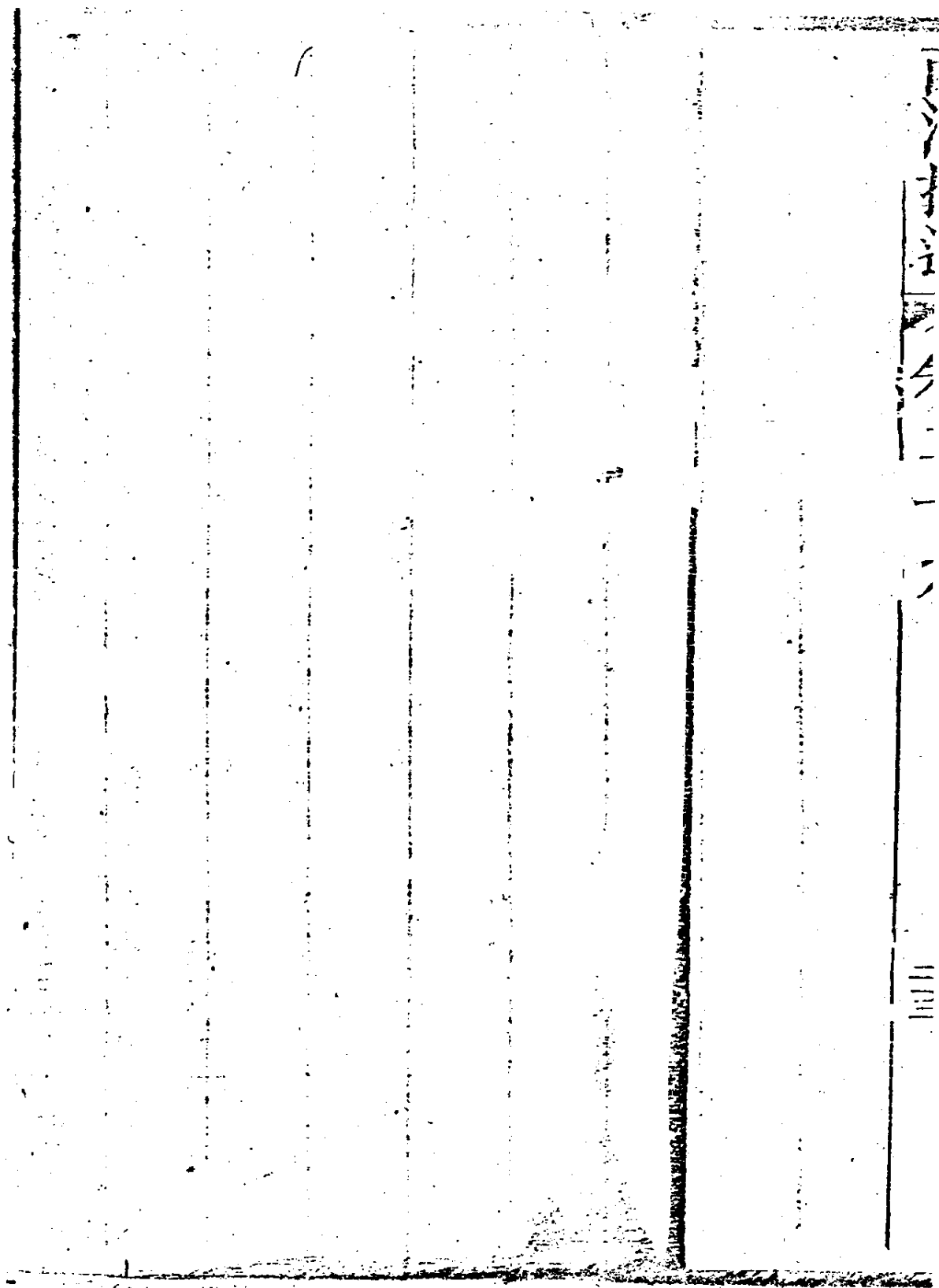
豈知兔狡是青樓

文名假借憑他氏

仕路艱難退急流

借老既成歸隱逸

平康失足早回頭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1111

西湖拾遺卷三十

錢塘梅溪氏搜輯

登金鰲神兵救駕

漢江北瀉下長淮洗盡胸中今古樓櫓橫波征
鴈遠誰見魚龍夜舞鸚鵡洲雲鳳凰池月付與
沙頭鷺功名何處年年唯見春暮非不才似
周瑜橫如黃祖亦隨秋風度野草閑花無限數
渺在西山南浦黃鶴樓人赤烏年事江漢庭前
露浮萍無據水天幾度朝暮

這一首詞兒調寄念奴嬌是白玉蟾武昌懷古之作
世上富貴功名都是草頭之露石中之火霎時便過
只看南北兩峰西湖清水不知磨滅過了多少英雄
何況頭上戴得一頂紗帽腰邊趲得幾分臭錢便要
粧腔做勢挺起肚子大搖小擺倚強凌弱好高使氣
不知有得幾時風光幾時長久還是做個好人懷正
直忠義之氣光明磊落之心生則爲人死則爲神千
古不朽萬載傳名天下的人那一個不仰賴他連後
代帝王也還靠着他英靈比着紗帽錢財兩件還是

那個風光那個長久就是戴紗帽趁錢財的人還要
在他手裡罰去變猪變狗變牛變馬填還人世之債
如今先說金龍四大王的出蹟這位大王姓謝單諱
一個緒字是晉朝太傅謝安次子琰之裔也住于台
州一生忠孝大節謝太后是他親族那時金兵犯界
其勢無可奈何謝太后又被奸臣賈似道所制謝緒
以親戚之故不勝憤恨遂建望雲亭于金龍山頂讀
書其中後甲戌秋天霖雨大作天目山崩洪水泛濫
臨安百姓溺死者無數謝緒破散家貲賑濟貧窮死

者都與葬埋因對衆人涕泣道天目山乃臨安之主
山天目山崩此宋亡之兆也後果元伯顏丞相破了
臨安少帝出降謝太后赴北謝緒哭聲震天的道生
不能報朝廷死當奮勇以申素志臨終作詩一首自
悼道

抱負終無補

難持大厦傾

雄心隨怒浪

應不異生丕

謝緒卽投水而死水勢洶湧高丈許有若龍鬪之狀
屍立水中一毫不動顏色如生人人無不嘆異到後

來每每顯聖嘗托夢與人道但看黃河北徙此吾報
仇之時也汝輩當見太平明年春天呂梁之戰吾當
率領陰兵助陣以雪吾百年之恨到丙午春日黃河
果然北徙衆人無不以爲奇九月明太祖取了杭州
丁未二月溥友德與元兵大戰呂梁見金甲神在空
中躍馬橫槊陰兵助陣旗上明明有謝公之神四字
元兵驚慌大敗而去從此時時見其形狀直殺到元
順帝棄了大都奔走漠北後永樂議海運不便復修
漕運他又于暗中護佑凡是河流淤塞之處便力爲

開通舟船將覆溺之時便力爲拯救神靈顯赫聲叫
聲應嘉靖中奉勅建廟在魚臺縣隆慶中遣兵部侍
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這位大王死了百年英
靈不泯果然申其素志護國佑民豈不可敬比紗帽
錢財兩件究竟何如再說一個奇異古怪的事唐朝
元和年間常州義興縣一個人姓吳名堪少喪父母
並無兄弟家道貧窮無力娶妻秉性忠直一毫不肯
苟且做了本縣一個吏員一味小心再不做那欺心
瞞昧之事不肯趁那枉法的錢財衙門中一班夥計

見吳堪生性古執不合時宜起他個綽號叫做拘牛
兒吳堪不肯趨錢都取笑他道你在衙門中一清如
水朝廷知你是個廉吏異日定來聘你爲官因此又
取名爲待聘吳堪吳堪被朋友如此嘲笑他只是立
心不改一味至誠老寔家住于荆溪那荆溪中水極
是潔淨吳堪生性愛惜這水常于門前以物遮護再
不污穢晚間從縣衙回來臨水看視自得其樂一日
從縣衙回來見水邊一個白螺生得來甚大吳堪見
這白螺大得奇怪抱將回來養于家中水缸之內吳

堪每日清早起來梳洗已畢便至誠誦一卷金剛經
方進縣衙辦事至晚間回家見桌上飲食酒餚之類
都安排得端端正正熱氣騰騰就像方纔安排完的
一般吳堪見了心驚難道隔壁隣母張三娘這片好
心可憐見吳堪隻身獨自夜晚歸家無人炊爨却替
我安排端正難得他老人家如此費心這夜吃了酒
飯上床便睡次日自到縣堂去辦事晚間回家飲食
酒餚之類又早安排端正一連十餘日都是如此吳
堪心中甚是過意不去次日誦金剛經之後便走到

隣母張三娘處再三作謝道難得老母直如此費心
教吳堪怎生消受得起那張三娘呵呵大咲道吳官
人瞞心昧已自己家中私自娶了娘子也不叫老身
吃杯喜酒却如此藏頭露尾反來作謝老身明是奚
落老身就是不公不法收留迷失女爲妻料道瞞
貼隣近含眼目不得却怎生故意如此那吳堪聽了
這張母的話好似丈二長的和尙摸不着一毫頭腦
答應道張母你怎說得這等的話念吳堪一生至誠
老寔不會掉謊甚麼家中自娶了娘子不叫老身吃

杯喜酒這句話吳堪一毫也理會不出張三娘又咲道明人不做暗事你日常裡委實不掉謊今日却怎生掉謊現在房中藏了一位小娘子特瞞着老身及來作譚吳堪道念吳堪不是這般藏頭露尾之人有什麼房中藏了一位小娘子這小娘子從何而來就有小娘子怎生瞞着張母况我一身貧窮那得錢來娶妻張三娘又道吳官人你不須瞞我你這十來日內每日出門之後老身便聽得房中有响動之聲老身只道是盜賊偷竊之人走到壁縫瞧時見一位小

娘子十七八歲生得容貌無雙撩衣捲袖在厨下吹
火煮飯酒餚完備便走進房中再不出來這不是你
娶的娘了却來瞞誰吳堪大叫怪異道莫不是張母
眼花張三娘道老身一連見了七八日難道都是眼
花吳堪咤異道奇哉怪事莫不是那里逃走出來的
迷失女子怎生悄悄藏在我家中做將出來這干係
非淺却不道是知法犯法急急轉身走入家中細細
搜索不見一毫踪跡暗暗道畢竟是張母眼花這女
從何而來且試一試看委是有無遂假說道縣裡去

仍舊把門上鎖悄悄走人張母宅中暗暗道今日我
不到縣裡去且躲在這裡瞧一瞧張三娘連聲道是
吳堪在壁縫邊瞧着家裡瞧了多時漸漸將晚只聽
得房中有窸窣之聲果然見一位小娘子從房中走
出婷婷嫋嫋貌似天仙不長不矮雅淡梳粧走到厨
下撩衣捲袖吹火煮飯吳堪親眼瞧見暗暗指與張
母道奇哉怪事急忙轉身走到自己門首悄悄把門
開了鎖驀地推將進去竟到厨下那女子正在那裡
淘米見了吳堪躲閃不得放下了雙袖深深道個萬

福吳堪連忙答禮道小娘子從何而來怎生在寒家
做炊爨之事那小娘子徐徐答應道妾非人間人也
上帝因官人一生忠直不做一毫苟且之事不趨一
毫枉法之錢力勤吏職至心誦經又能敬護泉源特
命妾嫁君以供炊爨之事託身白螺以顯其奇官人
切勿疑心此是上帝之命也吳堪大叫道奇哉怪事
念吳堪是一介小人有何德行上通于天蒙天帝如
此見憐折殺小人小人如何敢受那小娘子道此是
帝命休得固執吳堪信其老實遂往告張母即便請

了過來當下備了些花燭拜謝了天地成其夫婦之
禮一夜恩愛自不必說次日吳堪自到縣衙辦事小
娘子自在家裡做些女工針指自此之後一人傳兩
兩人傳三都道拘牛兒吳堪得了一個絕色的妻子
遂鼎沸了一個義興縣沒一個不來張頭望頸探頭
探腦來瞧此事傳聞到知縣相公耳朵裡去那個知
縣相公却是個搽花臉之官一味貪財好色知得吳
堪有個絕色的妻子便不顧理義要圖謀他的妻子
起來要把這吳堪以非理相加爭奈吳堪自入衙門

並無過犯贓私奈何他不得知縣心生一計一日出
早堂分付吳堪身上要取三件物那三件

第一件升大雞蛋
第二件有毛蝦蟆

第三件鬼臂膊一隻

知縣分付道晚堂交納如無此三物重責三十板吳
堪做聲不得暗暗叫苦道這三件東西走遍天下那
里去討却不是孫行者道半空中老鴉屁王母娘娘
搽臉粉玉皇戴破的頭巾麼出得衙門眼淚汪汪一
步不要一步步走到家間見了妻子放聲大哭道我今

日死矣妻子道莫不是知縣相公責罰你來吳堪搖頭道其緣故那妻子咲嘻嘻道這三件何難若是別家沒有妾家果有這三件如今就到家間去取了來官人晚堂交納休得啼哭吳堪收了眼淚妻子出門而去不知那里去了半日取了這三件異物而來付與吳堪將來盛了晚堂交納知縣見了果是這三件暗暗咤異道俺明係故意難他將來重重責罰他三十待他悟了俺的主意就將這個絕色妻子獻于俺俺便千休萬休如今他却拏了這三件來難道俺便

放過了你不成俺定要將你妻子屬了俺便罷想了
一晚次日早間出堂又分付道今日晚堂要一物那
一物

蝸斗一枚

晚堂交納如無此物重責三十板分付已了吳堪又
做聲不得回到家間又放聲大哭妻子道敢是知縣
相公出難題目又要些什麼來吳堪道昨日感得賢
妻交納了這三件今日晚堂又要交納什麼蝸斗一
枚我生平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蝸斗那妻子又笑嘻嘻

嘻的道蝸斗別家沒有妾家果有蝸斗一枚如今就到家間去取了來晚堂交納休得啼哭吳堪收了眼淚妻子不知那里又去了半日牽了一隻獸來吳堪一看却是一隻黃犬之狀與犬一般樣大妻子道這是蝸斗吳堪道這是黃犬怎生叫做蝸斗妻子道果是蝸斗妾怎敢欺着官人吳堪道此物有何用處妻子道此物能食火食火之後放出糞來也是火若知縣相公要責罰你時你連叫蝸斗救我三聲包管無事吳堪依妻子之言牽了這隻犬獻與知縣知縣大

怒道俺叫你取蝸斗你却牽了一隻黃犬來胡亂搪塞深爲可惡此物要他何用吳堪道這蝸斗會得食火食火之後放出糞來也是火知縣拍案大怒道若不會食火必打三十板分付衙役將炭火燒紅放在黃犬面前黃犬就而食之如食粥飯相似炭火食完放出糞來都成通紅火塊知縣又拍案大怒道俺叫你取蝸斗不會叫你取黃犬就是食火糞火有何妙處胡亂將來搪塞一邊叫皂隸掃火一邊叫皂隸板番吳堪在地要加刑罰吳堪連叫蝸斗救我三聲那

蝸斗大吼一聲驚天震地堂上知縣兩傍衆多人役
一時擲撲在地吼聲未了口內吐出火光高數十丈
烟焰漲天把縣堂墻屋知縣妻子老少一家走頭沒
路頃刻之間盡被燒死火焰罩滿了一城火光之中
都見吳堪并妻子坐于火光之上冉冉升天而去衆
人大驚後來遂把縣遷于西數里今之城是也有詩
爲証

須曉羅敷自有夫 如何愛色陷無辜

滿門一炬消俄頃 試問仙容得見乎

吳堪忠直不欺連玉帝也把個仙女嫁他昇了天界
可見人在世上只是一味做個好人自有好處如今
說那宋太祖時有一位正直爲神的姓祖單諱一個
域字字真夫曾爲殿前統制官以前原是閩人徙居
于明州奉化之松溪這真夫生將出來便聰明智慧
長大成人一心忠孝正直無私好讀古書後來漸學
武藝有百步穿楊之妙十八般軍器件件精通遂有
文武經濟之才少年時曾在人家園中讀書內中有
一個韓慧娘其夫出外做生意一去十年不回這韓

慧娘只得二十八歲正在後生之時房中清冷甚是
難受又值春天艷陽之際桃紅柳綠事事關心早間
只聽疎辣辣寒風吹散了一簾柳絮午間只見浙零
零細雨打壞了滿樹梨花一霎時音轉黃鸝猛可地
叫幾聲杜宇不免傷春好生愁悶有望海潮詞一則
爲証

急風斜雨微燈薄霧忽忽過了元宵簾影映雲
盆池見日青青柳擺柔條碧草皺裙腰正晝長
烟煖蜂困鶯嬌望處淒迷半篙綠水斜橋情

何極酒無聊記烏絲酬語碧玉風標新燕又飛
蘭心漸吐佳期趁取花朝懷抱轉迢迢但夢隨
人遠心與山遙誤了芳時小窓斜日到芭蕉

這韓慧娘因丈夫出外十年見此春光明媚百鳥都
有和鳴之意甚是動心若是這韓慧娘是個醜陋的
便罷只因這慧娘好生美貌如花枝般顏色紅紅白
白真有出羣之姿日日對鏡見了自己形容不住暗
暗的唱采道可惜奴家這般顏色這般年紀錯嫁了
這個做生意行中的人一去十年不歸今日這般好

春光都枉斷送了豈不可惜人生有得幾個十年人
人都有個丈夫在家偏奴家的丈夫就像忘了妻子
的一般教奴家終日眼巴巴盼望怎生得到果是

莫作商人婦

金釵當卜錢

朝朝江口望

錯認幾人船

若是這慧娘是個貧窮的朝來愁柴暮來愁米日日
啼哭過日那有心情想着那事偏是這慧娘家道殷
實身穿綾錦口厭肥甘滿頭珠翠越打扮得一天丰
韻從來道家寬出少年慧娘雖然二十八歲只像二

十以內之人愈覺後生正所謂飽煖思淫慾一片春
心怎生按捺得住漸漸害下一場傷春之病

春 春 景艷 情新 明月夜 好花晨

自憐無伴 誰與爲親 却顧燈前影

羞看鏡裡身 泪溢枕邊難睡 心傷眉鎖嬌

顰 乍晴乍雨偏成病 衾煖衾寒不諒人

這韓慧娘害了傷春之病好生難過長吁短嘆悶悶
不樂想起園中讀書之人堂堂一表少年無妻正是
醫奴家傷春病的一帖好藥却不強如吃那黃芩山

梔那苦蕒蕒的藥遂時時步入後園閑遊耍子看水
折花打鶯捉蝶不在那花叢之中穿東過西步蒼
苔印弓鞋笑嘻嘻花簇簇般般耍子等候那祖小官
出來思量要與他兩個親而熱之愛而惜之趨而近
之樓而抱之權做夫妻怎知那祖小官是天生的一
尊活神道鉄石心腸那里曉得邪淫二字雖然年紀
後生却倒像陳最良說的六十來歲並不會曉得傷
個春那慧娘屢入後園幾番與祖小官相遇他便放
出妖嬈態度笑容可掬走近前來以目送情如笑如

迎大有勾引之意。祖小官見了，只是低着頭，再也不瞧。一瞧若是狹路相逢，就把身子趑轉。慧娘偏生走攏一步，捱肩擦背。祖小官只是不理。慧娘幾番見祖小官如此暗暗道：他年紀幼少，不曾嘗着其中滋味，所以不來。兜攬奴家，難道見奴家這般顏色，全不動念。我自今以後，越打扮得標致，越粧飾得華麗，下些着寔工夫去勾引他，看他怎生躲避。奴家想世上的人，外面假粧老實，其中儘多姦詐。有的始初老實，見色不好，後來曉得滋味，竟至無色不好。不論好醜，都

西遊補遺 卷三十一
一
是要的祖小官外面雖則如此安知不是假粧老實的休要信他從此之後淫心愈覺蕩漾一日晚間多吃了幾杯酒酒興發作便胆大起來從古道酒是色媒人慧娘這晚有些醉了淫情勃勃按捺不住假以取燈爲名竟閃入祖小官書房之中要與祖小官雲雨祖小官變了面皮勃然大怒道汝爲婦人不識廉恥夤夜走入書房思欲作此破敗倫理傷壞風俗之事我祖域生平誓不爲苟且行止況汝自有丈夫今日羞人答答壞了身體明日怎生見汝丈夫之面好

好出去不然我便叫喊起來汝終身之廉恥喪矣說罷把韓慧娘連推而出偏生慧娘金蓮甚小踏着門檻一絆幾乎跌了一交羞得滿面通紅好生慙愧只得緩步歸房極其掃興直叫做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有詩爲証

深夜出蘭房

淫奔心欲狂

相如偏不遇

銑石破柔腸

這祖真夫卻了這韓慧娘的淫奔次日就收拾書箱搬移他處讀書祖真夫搬移三日韓慧娘的丈夫剛

剛回來慧娘口中不說心中甚是慙愧暗暗道若不
是祖小官鉄石心腸我生平之名節喪于一旦怎生
見我丈夫暗暗感激不盡從此再不發一毫邪念保
了他一生節操這是莫大的陰騭天地神鬼都知後
來祖真夫曾于金陵旅店之中遇着一個曹龍江是
越州人氏祖真夫因他是鄉里又因曹龍江是個心
直口快之人與他甚是相得曹龍江雖做生意幼年
也會業儒因父母亡後家道零替只得拋了書本出
外學做生意祖真夫遇着他日夕談笑不倦不意曹

龍江在寓中染了一場傷寒症祖真夫親自與他煎藥調理灌湯灌藥就如親骨肉一般傍邊人都道這傷寒症是個時病善能纏染若是親骨肉是應該的你又不是他親又不是他眷何得如此慇懃倘或纏染到自己身上爲害不淺況且你與他是一面之交怎生擔着這干係祖真夫道我與他雖只一面之識一則是鄉里之情二則同是讀書之人古人一言相得便生死相托況在旅店共處已經數十日他今患病我便棄而別之於心何忍未病相交一病棄去我

斷不忍爲也若是時病纏染此亦天數也說罷衆人都無不暗暗笑祖真夫之愚真夫憑人笑話只是心調理再無厭倦之心便是大小便亦不嫌其臭穢曹龍江漸漸病到二十四日甚是危急流涕對祖真夫道我與仁兄不過是一面之識承仁兄如此調理竟如嫡親骨肉一般此恩此德天高地厚萬世難報我今將死有一言奉告我床下有白銀五百兩願仁兄將我殯殮之餘兄得其半將一半付與家間老妻我有一男一女願仁兄好爲看管但死作他鄉之鬼

妻子不能一面死而不能瞑目也說罷便哽咽氣絕了果然雙目炯炯再也不瞑祖真夫再三把手去摸他的眼眶道四海之內皆爲兄弟我斷不負今日之言吾兄聽我此言便可瞑目切勿記念說畢喉中隱隱有聲便雙目緊緊閉去祖真夫痛哭了一場遂與他買棺木盛殮了揀一塊朝南向日之地權葬于上就把曹龍江的銀子原封不動將來悄悄埋于棺木之下一毫不露跡影墓埋已畢急急赶到越州報與他家知道遂率領了他的兒子回到金陵發起棺木

并前日所藏的銀子賬目原封不動交與他的兒子
那兒子只得十五歲一毫世事不知祖真夫又同他
扶柩而歸妻子感恩無盡號泣而迎深感拜謝祖真
夫真夫不受其拜竟自拂袖而去有詩爲証

萍水相逢非素交

一言相托豈能拋

死生肝胆誠難及

莫怪傍人是斗筲

後來祖真夫做了殿前統制官就把曹龍江的兒子
舉薦他爲官把他女子也擇一個好人家嫁了真干
古義氣人也但祖真夫性氣一味剛直再不肯阿諛

曲從于人凡遇冤枉不平貪官污吏他便暴雷般叫
將起來要與他廝併嘗嘗拍着口寶刀大叫道寶
刀哥汝是我之知己我若有些不是你便殺了我罷
性氣太直畢竟難容以此官星不顯歸到田間專一
以濟人利物爲心嘗嘗說道我見做官的人不過做
了幾篇文章策論騙了舉人進士一味只是做害民
賊掘地皮將這些民脂民膏回來造高堂大廈買妖
姬美妾廣置莊園以爲姬妾逸遊之地收蓄龍陽戲
子女樂何曾有一毫爲國爲民之心還要詐害地方

鄰里奪人田產倚勢欺人這樣的人狗也不值所以
他每遇饑荒之歲便自己發出米糧以救饑餓之人
蓋造篷廠煮粥於十字路口便于飢者都來就食又
恐怕飢餓過火之人一頓吃上十餘碗反害了性命
只許吃三五碗便住吃三五碗之後又要他暫時走
數步以消腹中之食行走之後方許再吃費了一片
心方得飢餓之人無患如此設法救飢不知救活了
多多少少百姓如有死者又與葬埋骸骨鄉里之中
如有倚勢欺人或不便百姓之事他便對府縣官員

說定要草除凡事鋤強扶弱不許有錢有勢之人害民里中如有婚喪不能成禮者都周之以財帛人家子弟貧窮不能讀書者立一所義學請一位先生在內終日教這些子弟凡遇人只勸人以孝弟忠信四字祖真夫後來無疾而終臨終之日隣里見他門首車馬旌旗甲兵甚多只道起用他那里赴任去做官次日方知其死沒一個不磕頭禮拜號咷慘痛哭起來如喪考妣的一般皇祐二年鄉人感其恩德遂建造廟宇在忠義鄉福慶里凡祈禱者無有不應若是

有病的祈禱卽時病愈有火起的祈禱卽時反風滅
火種種靈効不可勝言元祐年間一個鄧琪一個徐
寶泛舟海外不意狂風驟起黑雲如墨一般簸浪掀
天舟中之人幾爲魚鱉鄧琪徐寶只是望空祈禱大
叫祖統制救命只聽半空中應了一聲忽然見一塊
斗大的火從桅上墜將下來狂風頓息黑雲如洗船
到之處已近祖統制廟下矣遂救了這一船人的性
命話分兩頭且說一件前定事宋徽宗皇帝聽信宣
和六賊害盡天下蒼生以致金兵打破了汴京徽欽

二帝被金人擄去幸得高宗不在圍中逃了性命那
高宗始初在潛邸之時會遇着一個道士徐神翁有
未卜先知之術高宗甚是禮敬徐神翁臨別之時獻
首詩道

牡礪灘頭一艇橫
夕陽西去待潮生

與君不負登臨約
同上金鰲背上行

高宗看了只首詩不知詩中之意不意遇金兵之難
高宗急走忙奔避于海島一日船到了章安鎮地方
把船泊在沙灘上以避晚潮問船夫道這是什麼灘

船夫道這是牡礪灘高宗遙望前面有一閣甚是巍
峩因上去問居民道前面是什麼閣居民答道是金
鰲閣高宗遂走到閣上一遊見壁上有詩一首其字
甚大墨痕如新就是徐神翁昔年所獻之詩高宗毛
骨悚然方知事皆前定遂沿海而行高宗御舟到于
崎頭金兵探聽得消息提兵數千沿海追來將近御
舟喊聲動地旗鼓喧天高宗驚惶無措正在危急之
間金兵忽然見紅旗數萬蔽于海上旗上都有祖帥
二字金兵只道有埋伏恐遭毒手登時撥轉船頭而

去高宗見金兵將到甚是慌張忽然見金兵撥轉船頭而去不知是何緣故有此僥倖心中測摸不出是夜睡于舟中夢見一紅袍金甲將軍腰懸弓矢手執寶刀跪于帳下自稱道臣太祖時殿前統制祖域也上帝以臣能守忠孝大節封臣爲神以救災旱害今陛下有難臣統陰兵數萬特來救駕高宗夢見祖域卽點頭許他道朕明日便當加封官爵那尊神道了謝恩拜叩而去次日高宗感其功德問領海舟張公裕知其神異遂勅封爲文惠侯賜廟額爲景祐廟祀

像都塑過了蟒龍玉帶極其莊嚴猪羊祭祀後高宗
經苗劉二賊之難二賊正要下手祖統制現出真形
腰懸弓矢手執寶刀殺氣騰騰立于帳前苗劉二賊
驚懼而遁從此到元大德十二年明州瘟疫大盛死
者枕籍祖統制附神在人身上教百姓盡飲廟內井
中之水飲者瘟疫卽時而愈次年瘟疫又來居民都
見統制率領陰兵與瘟疫之鬼大戰瘟疫之鬼戰敗
而逃竟保平安一年蝗蝻蔽天官府捕捉蝗虫日日
限定斗斛不及數的便加責罰居民苦不可言遂到

廟中泣訴霎時間大風起了數陣蝗虫飛積廟前其
高數丈並不飛動居民遂盡數搬去輸與官府得免
責罰餘外蝗虫自投海水而死至正十一年海盜羣
起一路搶擄而來祖統制顯靈大風揚沙咫尺不能
辨視海盜迷失道路盡行退去過了幾時海盜又來
搶擄民財竟無所得海盜大怒要放火燒毀其廟走
到廟邊聞得廟裡有絃誦之聲海盜驚駭相顧不敢
有犯纔出廟門又見金盔金甲青面獠牙陰兵數百
從廟中一直殺將出來海盜慌張自相蹂踏而死從

此再不敢犯其地方二十二年又有妖蝴蝶太如巴斗撲着身體卽時昏暈而死者無數百姓遂事之如神明把這妖蝴蝶迎到廟中香花燈燭供養禮拜若稍不虔誠便立刻撲死祖統制附在廟祝身上幾掌打死蝴蝶從此百姓平安地方耆老卓在明等將此事奏聞元朝遂勅封昭烈侯至明洪武登基以爲凡神之封爵宜命于天非人所敢與海內諸神一槩都用本色稱呼遂下詔禮部易爲宋統制忠義祖公之神這位神道可不與金龍四大王一樣麼宋景濂

學士有詩贊道

鑿輿南狩濟大川

追兵十萬俱爭先

忽見赤幟來樓船

退避不敢少留延

璽書褒忠禮彌虔

秉珪高座冠貂蟬

癘鬼爲災民告殛

以藥投井飲輒痊

飛蝗蔽野禍大田

神氣一噓舞翩翩

如蛾赴火積廟前

立使凶歲爲有年

海盜操矛口垂涎

揚沙撲面懾以還

巨蝶爲妖大如鳶

家趨巷祭陳豆籩

以掌擊之民害蠲

疾疫不作福祐綿

祖公之廟千古傳

神靈赫濯仰海天

西湖拾遺卷三十一

錢塘梅溪氏搜輯

騎白龍道士昇天

閬苑花前是醉鄉

踏翻王母九霞觴

羣仙拍手嫌輕薄

謫向人間作酒狂

這首詩是神仙許碣醉中所吟碣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于王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到處皆于石崖峭壁人不知處題云許碣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見者莫不驚嘆後昇雲飛去可見神仙在世也

有白日昇天的也有尸解而去的唐時有葉神仙名
法善字道元是浙江處州府松陽縣人曾遊於括蒼
白馬山石室內遇着三個神人都帶着錦冠穿着錦
衣對葉法善道我奉太上之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
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人世速宜立功濟
人輔佐國家功成行滿當復舊任遂以正一三五之
法傳授說畢三人騰空而去葉法善自受此法之後
神通廣大變化不測出有入無坐見萬里擒妖作怪
降龍伏虎無所不能蜀川張尉的妻子死而再生與

張尉復爲夫妻葉法善嘆息道這是尸媚之疾若不
早除張尉死矣吾當救取遂書符一道焚化那張尉
的妻子卽時變作一團黑氣而去張尉方得無恙宰
相姚崇之女患病而死姚崇甚是鍾念痛哭不捨聞
得葉法善有起死迴生之術遂懇求葉法善先書朱
符一道未見還魂後書黑符一道女子卽時甦醒道
已到鬼門關上被鬼使剛催進關見數個仙官執簡
至鬼使還不肯放後得太乙真人下降鬼使驚慌釋
放而回姚崇方知葉法善之奇感謝不盡那時錢塘

江有巨蜃爲祟與風作浪害人葉法善投一道符于江中見數個神人擁着雷霆霹靂把這巨蜃斬爲兩段從此江波清靜並無患害葉法善厭世上塵凡請符求道終日裡紛紛不絕遂入洪州西山養性存神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前番那括蒼三個神人又降傳太上的命道汝當輔睿宗及開元末可隱跡山巖以曠委任言畢騰空而去那時二帝未立廟號年號都以先知了其年八月果有聖旨徵葉法善進京凡吉凶動靜預先奏聞土番外國遣使者進一個寶

函層層封好奏道此寶函請陛下自開中有機密重
事勿令他人知覺朝廷嘿然葉法善奏道這是凶函
請陛下勿開可令番使自開元宗卽令番使自開果
然中間藏着毒弩番使一開函中弩發果中番使而
死元宗大驚遂授葉法善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
國公住于上陽宮觀正月上元之後元宗道何處燈
景最盛葉法善道西涼府燈景最盛元宗道卿何從
知之葉法善道臣適在西涼府觀燈而回元宗道西
涼府去此甚遙往返怎生如此之速法善道臣行道

法千里如在目前元宗道朕可去否法善道可去但
閉目與臣同行卽可去也元宗閉目但聞得耳邊呼
呼之風頃刻到地法善道陛下可開目矣元宗縱觀
燈景果然最盛觀玩了半日君臣二人同人酒店飲
酒元宗遂以鏤鉄如意質酒于店出了店門仍舊閉
目而回次日命人到西涼府酒店取鏤鉄如意果然
取回元宗方知是真八月中秋月色甚佳元宗道可
到得天上看月否法善道去得遂于堦前化出一條
白玉橋君臣二人同登漸漸近于月宮見桂樹婆娑

月宮中有金書廣寒清虛之府六字有數個嫦娥素
衣吹紫雲曲舞霓裳羽衣之舞元宗精于音律遂盡
記其曲至半夜葉法善道可歸矣時月光如晝元宗
欲吹笛那時玉笛在寢殿中葉法善向空長嘯一聲
玉笛卽應聲而至元宗遂在橋上吹笛一曲看那下
界地方正是潞州城元宗探袖中金錢數文投于城
中遂緩步而歸到得宮中那白玉橋便隨步而隱旬
日潞州奏八月中秋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數文上
進元宗視之果自己之金錢也遂把紫雲曲霓裳羽

衣舞傳流于世葉法善一日請燕國公張說飲酒並
無他客法善道此處有個麴處士久隱山林性頗謹
訥極善飲酒招他來同飲如何張說道最好卽時請
到麴處士張說看那麴處士時其形不及三尺腰大
數圍坐于下席拜揖之禮亦甚魯樸酒到面前便一
飲而盡再不推遜却不知飲了多少的酒葉法善忽
然拔出劍來指着麴處士道汝曾無高談廣論一味
飲酒這樣沉湎的人要他何用一劍砍將過去乃一
個大的酒榼而已張說大笑而散那時元宗最敬張

果老那張果老出入每每騎着一匹紙驢兒要騎之時噴一口水便變成真驢子不騎之時仍舊是張紙摺疊將來藏在箱中元宗疑心他是神仙道若果是神仙吃了野葛汁也不死便將野葛汁傾在酒內與張果老吃張果老一吃下口便道此酒非佳品也把鏡子將來一照那牙齒都已是通黑了袖中取出鉄如意把牙齒個個擊落又取出一包白藥將來敷在牙根上睡了一會走起來把鏡子一照滿口中另生了一口新牙齒了元宗甚是疑心他的年紀那時有

西遊補遺卷三十一
五
個那和璞也是個神仙精于算法凡是神仙鬼魅把
算子一算便知多少年紀并是何代人元宗命那和
璞算張果老不知怎生再算不出葉法善道只有臣
知他的出處但臣一說臣卽是死矣元宗定要葉法
善說他出處葉法善道臣死之後望陛下屈九五之
尊哀告求救臣方敢說元宗應允葉法善方纔開口
道張果老乃混沌初開時一個白蝙蝠精也說罷便
九竅流血而死元宗大驚哀告張果老求救張果老
道小兒多嘴救他何用元宗再三懇告張果老用水

一噴葉法善方活那時有個李北海太守做得好文
章寫得好字葉法善爲其祖葉國重求李北海做篇
碑文其文已完并要他寫字李北海不肯葉法善遂
具紙筆夜遣神將追攝其魂寫字與日間所寫之字
一毫無差李北海驚駭世門謂之追魂碑顯慶年奉
命修黃籙齋醮于天台山打從廣陵經過明日將渡
瓜州江邊船夫預先整集船隻伺候那時正是春晚
天氣晴煖月色甚明水波之中忽然鑽出兩個老叟
一黃一白坐于沙上向水中大叫冥兒數聲只見水

衣老叟作怪被神將擊死者也法善在天台之東其
年五月一日忽有老人號哭求救道我東海龍王也
大帝命我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換若無失脫便超
登仙品我今已守了九百七十年一妖僧逞其幻法
住在海峰日夜禁呪積三十年矣其法將成海水如
雲捲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
帝制靈之物決爲妖僧所取小神受責非輕五月午
時乞賜丹符垂救葉法善飛丹符往救海水復舊妖
僧羞愧赴海水而死龍王遂輦明珠寶貝來報葉法

有內官馳馬先到督催船夫船夫就把此事稟知內
官內官害怕說與葉法善法善笑道竟自開船不必
驚慮船夫只得開船擔上一把干係開得一箭之地
狂風大作波浪如山船中人都懼怕葉法善言言一道
符叫人走出船頭投在江中頃刻便就風平浪盡安
然無恙渡過了江分付船夫道可聚集漁戶在那蘆
葦邊沙灘上打網決有異常大魚可得漁戶依言一
網打將下去果然得一個大白魚數丈之長頭腦上
有刀痕一大條腦脂流出衆人方悟就是昨夜的白

衣老叟作怪被神將擊死者也法善在天台之東其
年五月一日忽有老人號哭求救道我東海龍王也
大帝命我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換若無失脫便超
登仙品我今已守了九百七十年一妖僧逞其幻法
住在海峰日夜禁呪積三十年矣其法將成海水如
雲捲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
帝制靈之物決爲妖僧所取小神受責非輕五月午
時乞賜丹符垂救葉法善飛丹符往救海水復舊妖
僧羞愧赴海水而死龍王遂輦明珠寶貝來報葉法

善道山野之中要珠寶何用但此崖石之止去水甚
遠能致一泉卽惠也是夕只聽得風雨之聲次日繞
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轉大旱不乾人稱之
爲天師泉有詩爲証

神龍變化亦遭危 海水能枯事出奇

不是飛符拯患難 如何泉水號天師

再說馬自然這一位神仙單諱一個湘字是錢塘人
他世代都爲小吏馬自然獨不肯爲吏好讀書賦詩
做文章及至長大又專好學神仙一派法術早喪父

母只得哥嫂二人他哥哥也在縣裡做吏馬自然勸
哥哥道衙門中錢不是好賺的都是歪擺佈沒天理
趁來的怎生明日得消受人趁錢財來不過爲着了
子孫若趁了沒天理的財反折罰了子孫不如出衙
門本分營生若是命裡該有錢財少不得定有何苦
在衙門倘是失時脫節犯了刑法連性命也不繇我
做主那時悔之遲矣哥哥道吾弟之言甚是有理但
公庭裡面亦好修行從來有四句道人言公門不可
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無曲直無顛倒脚底蓮花步

步生如有冤枉的我便與他出脫不好的人我便不肯輕放了他我決不去趁那沒天理的錢財果是

當權若不行方便 如入寶山空手回

馬自然道哥哥如此便是子孫之福又對嫂嫂道勸哥哥在衙門中行方便之事休得狐假虎威倚勢欺人只顧錢財不顧天理後來馬自然學道心堅定要出外叅訪遂別了哥嫂遍遊天下聞得葉法善道法神妙遂到長安叅拜葉法善爲師葉法善一見知他山林骨起具神仙之相遂傳馬自然以煉丹之法并

六丁玉女之術那六丁玉女

丁卯玉女名文伯字仁高 丁丑玉女名文公

字仁貴 丁亥玉女名文通字仁和 丁酉玉

女名升通字仁恭 丁巳玉女名庭卿字仁敬

丁未玉女名景瀾字仁惠

葉法善道汝在山中修煉此法若是六丁玉女鼻上
有黃珠一顆若鼻上無此珠便是山精鬼怪來試汝
不可信也修煉之時定有妖魔撓亂左右若是龍虎
諸神咆哮躑躅亦不可有畏懼之心或有頂天立地

作怪可拏他去落油鍋那些牛頭馬面紛紛的走將
籠來要把鉄索套在頭上馬自然憑他囉呢也只是
不動忽然間見太上老君在面前咄的一喝那閻羅
天子并衆鬼使都走得沒影馬自然從此煉就了金
丹六丁侍衛變成了一個神仙之體再無損傷果是
丹經上道

從此變成乾健體

潛藏龍躍總繇心

馬自然煉就了丹法那降龍伏虎之事與葉天師都
差不多常在世上遊戲會醉墮于湖州雪溪之中衆

靈一見登時喪命。紅眼圓睜如電，朱鬚骨肉
峻嶒一聲哮吼，過雷霆震得天昏地暝。

那馬自然見了這般一個惡魔，暗暗道：我只怕適纔
那個美人軟纏有些纏他，不過你這般一個硬漢，我
怕你怎的？憑他把那六隻手中兵器並舉刀砍鎗刺
火燒雷打馬，自然全然不動。一念過了一會，那惡魔
弄得沒興頭，也只得去了。少頃之間，又只見閻羅天
子帶領一羣牛頭馬面鬼卒，手執剛叉、鐵索、柳鎖之
類，口口聲聲道：馬賊這廝罪大惡極，却在這裡興妖。

馬自然暗暗道昔日許真君門下學道之人共有三
于許真君難分真假遂把炭變成三千美人去迷這
些學人學人道心不堅都被炭鬼所迷次日走到許
真君面前衣上都染了黑炭之跡不染炭跡者只得
三人諸學人羞愧而散後來只此三人成道可見此
一關最難打破若得打破此關修仙便也容易仙人
道得好

身有三般精氣神

若能固守可長存

今乃夜靜更深此美人從何而來此真炭鬼之類也

天神手持鎗刀來刺汝之心汝一心修煉不爲所動
諸景卽時消滅馬自然受了此法入深山修煉金丹
并役使六丁初時修煉之日安了八卦配了坎離夜
靜更深忽有美女一人衣服華麗緩步而前手持名
花異常馥郁笑容可掬走到馬自然面前這美人生
得如何有西江月爲証

秋水粧成美目珠砂點就香唇一天丰韻俏佳
人好對金蓮三寸手執異香馥郁衣飄翠帶
輕塵數聲歌管笑相聞走到跟前厮混

况鼻上又無黃珠斷是小鬼壞我道法無疑遂大聲
喝道吾入山修道秉性堅貞生死尙且置之度外何
况粉骨枯骸汝是何等邪魔外道敢來亂吾正法那
美人還是笑嘻嘻的不肯退步却又鶯鶯燕語吟首
詩道

偶來塵世別瑤池

日麗風和有所思

今日見君難自主

願偕魚水入芳帷

馬自然大怒拔起手中七星寶劍望美人劈頭砍將
過去遂化清風一陣而散曾有呂純陽先生詩道

百媚千嬌笑臉迎
此中暗設陷人坑

可憐濁世無知覺
留得先生獨自清

馬自然方纔喝退得這個妖怪又見青龍騰躍白虎
咆哮好不怕人馬自然識破了寂然不動那龍虎盤
旋了半日馬自然不采也便寂然而去少頃之間只
聽得風雨之聲好是倒天關場地軸的一般震响吹
得根根毫毛都直豎起來一陣冷風過處就中閃出
一尊妖魔怎生模樣有西江月爲証

惡狠妖魔鬼怪頂天立地猙獰三頭六臂騁威

人只道他已死過了一日只見他從水裡走將起來
衣不沾濕又坐於水面上說道適纔項羽接我吃酒
遂吃得大醉所以來遲溪邊之人觀者甚多只見他
酒氣衝衝面色通紅又時把拳頭塞入鼻孔之中你
道那鼻孔有得多少大把拳頭塞將進去又取將出
來拳頭也不見小鼻孔也不見大仍舊是好端端的
他若把手指着溪水那溪水便逆流上去滔滔不住
歇了手指那溪水便如舊了若指着那柳樹那柳樹
便隨溪水來去就像活的一般住了手指柳樹仍在

依舊之處若指着大橋大橋就分開做兩處衆人都走不得住了手指仍是一條石橋又並無一毫斷折的痕跡口中吃着飯把着飯噴將出來顆顆都變成蜜蜂兒亂飛薨薨有聲飛入口中又仍舊是飯馬自然往婺州過他的姨母已死後來在靈座之中說起言語就像活的一樣日日要兒子媳婦供給飲食若稍有怠慢便罵大罵小或是分付兒子鞭笞奴婢兒子不敢不依馬自然將到之日那姨母已知便分付門上人道明日馬家外甥來切不可放他進來見我

這小兒忒利害他有些要歪廝纏馬自然到了門首
門上人不肯放進馬自然問其緣故大笑道這姨母
不是真的是個妖精假變的所以怕見我你門休得
被他騙了待我進去便見分曉那些門上人口口受
了鞭打心裡正有些着惱聽得這話便放他進去馬
自然不繇他分說竟闖到靈座下作揖道外甥特來
拜見姨母姨母怎麼死了又會得顯靈會得說話會
得料理家中事體說罷靈座中並不見則聲馬自然
道姨母日日說話今日怎麼見了外甥到不說話姨

母若不說話外甥終日也不去靈座中方纔嘆息了
一聲道今日見外甥來心中甚是悲苦所以不言不
語說罷便哭將起來果是姨母的聲音一毫無二那
兒子媳婦也便一齊哭將起來馬自然又問道姨母
怎生還魂轉來又在陽世姨母道陰府因我陽壽未
盡所以放我轉來我因兒子媳婦年紀尙小所以日
日在此料理馬自然道姨母既會得說話何不現出
形貌把我外甥一見以慰我之情姨母道陰陽各別
怎生好現得形貌見你馬自然道不必現出全身或

露頭臉或露一手等我外甥見見便是姨母再三不肯馬自然道若姨母不肯見我我便住在這裡一年一定要見一面方纔罷休姨母被馬自然催逼不過只得從靈座中伸出一隻手來果然是姨母的手一毫無二兒子媳婦又哭將起來馬自然便一把捏住那姨母大叫外甥無禮馬自然捏住手一扯扯將出來却是一個白面老狐遂撲死在地馬自然除了這個老狐精後遊於常州那時宰相馬植謫官爲常州刺史素聞馬自然之名遂請相見認爲同宗馬自然

道世爲杭州小吏如何得有貴族其不肯攀高認貴
如此一日在馬植席上把磁器盛土種瓜頃刻間引
蔓生花結寔衆賓取而食之其香美異常他把手在
身上并襪上四圍一摸只見索琅琅的銅錢滾得滿
地就把這些銅錢撒在井裡少頃叫聲出來那些銅
錢一個個都從井底飛將出來若有人搶他銅錢私
自放在袖裡的轉眼間摸索一個也都沒有了人羨
慕他的道我若得馬神仙這隻手摸將出去千千万
萬終日在錢堆裡過日便不愁貧窮了馬自然大笑

道錢財都自有分限若不是你的錢財便一文也不
可強求馬植說此城中多鼠把文書都咬壞了甚是
可惡馬自然遂書一符貼在南壁之下把筋敲着盤
子長嘯數聲鼠便成羣聚攏走到符下俯伏不動馬
自然呼一個大鼠到堦前分付道汝這孽畜只尋覓
些食吃便罷怎生咬壞了相公之書可作急出城而
去大鼠如叩首之狀羣鼠都一齊叩首迴轉身成羣
作隊出城而去城中遂無鼠患馬自然會同一個道
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三人南遊越州走到洞巖禪

院那時和尚三百人都在那齋堂內一齊吃齋見這
三個道人走進門來三百和尚並沒一個來採着只
把三碗飯拋在三個道人面前如待乞丐之意馬自
然暗暗的道釋道二教雖然不同我你都是一樣之
人不看僧來看佛面道不得個不看道來看太上老
君面麼直如此輕薄我道教可恨可恨我不免取笑
他一場也知我道教之妙不可受他的輕薄被他作
踐去了說我道教無人馬自然遂顆粒不沾王知微
王延叟却都吃飯馬自然對二人道你們快快吃完

了飯走路休得在此停留王知微二人見說遂放下
飯碗急急出門那時三百個和尚都還未曾吃完馬
自然出得院門又催促二人快走不可停留二人都
不知其故便問怎生忙忙急急行走馬自然道自有
妙處走到前路便知分曉馬自然急急去店中買了
幾個燒餅吃了與二人上路脚不停地飛走如雲走
到諸暨縣南店中投宿那時已離禪院七十里路了
三人吃了夜飯上床便睡不說他三人在店中投宿
且說那禪院從這三個道人出門之後變出一個躑

踐作怪的事怎見得

三百個僧有如泥塑六百隻腿就似木雕渾身
綁縛交加遍體枷杻緊逼人人都爲面壁漢個
個齊學坐禪僧

可憐那三百個和尚就像釘在地上的一般一動也
動不來不言不語如醉如痴竟似杭州西湖淨慈寺
殿內泥塑的五百尊阿羅漢無異幸有兩個和尚手
裡做着用未會吃飯以此不會着手看了這一堂和
尚只叫得苦知道是適纔怠慢了那三個道士所以

用的法術急忙出門要追着這三個磕頭謝罪求他
救解怎知這三個已去得遠了兩個和尚只得不顧
性命望前追趕逢人便問道會見三個道士麼路上
人道去得遠了兩個和尚叫苦不迭道怎生救得這
三百個不住長吁短嘆直赶到夜深纔趕得着敲着
店門問道裡面可有三個道士麼店中答應道有兩
個和尚叫聲救命店主人開得門兩個和尚一步一
拜拜到床前跪在地下大哭道日間寔是不識尊師
有失恭敬如今院中三百個和尚至今就像泥塑木

雕的一般一步也動不得萬乞吾師哀憐救解則個
馬自然只是躡睡也不則聾王知微王延叟二人大
笑方知是馬自然用的定身法兩個和尚見二人大
笑一發慌張發急的磕頭禮拜馬自然方纔開口道
我與你都是出家人雖然教門各別也該見了人恭
敬怎生如此輕薄難道我道家不如你釋家不成你
既好輕薄便受些輕薄的虧也不妨如今也奈何得
勾了你們二位回去他們定然動了不必有疑二和
尚連忙拜謝而去星夜跑回進得院門果然解了法

術都走得起有詩爲証

爲人不可太心高

心若高時禍怎逃

我慢他人人慢我

循環未必錯分毫

再說馬自然一路南行那時正值春天見人家園中
菘菜甚好馬自然問園主人要化數株菜將來吃那
園主人不唯不肯反臭罵了一頓賊道狗道喃喃的
罵個不了馬自然微微而笑走到前路叫王知微匣
中取出紙筆王知微道園主人不與我們菘菜也是
小事就是被他罵一頓我們道家只得忍耐難道取

出紙筆要寫狀子告他不成馬自然道不是告他做
個戲法取笑他一取笑遂于紙上畫一隻白鷺用水
一噴變成一隻真白鷺飛入他菜畦之中長一嘴短
一嘴啄那菘菜園主人趕來那白鷺便飛起畧畧走
開又飛下啄個不了這園主人跑來跑去連腿也跑
酸馬自然又畫一隻小哈巴狗兒用水一噴也變成
一隻真哈巴狗兒趕白鷺白鷺亂飛狗兒就亂趕把
幾畦好菘菜盡數踏壞園主人疑心是這道士原故
恐怕又作什麼法兒害他他就跑到前路哀哀求告

馬自然道我不是要你的菜只是做個戲法取笑一場耳遂呼那隻白鷺哈巴狗兒投入懷中及至看那地上之菜又是好端端的一株無損後來遊到霍洞山入長溪縣界夜間投宿那店主人道店中人多並無宿處道人若有本事在壁上睡便好相留那時已昏黑王知微料前途並無可宿只得落于此店之中馬自然道只你們有了宿處便罷莫要管我遂把身子一跳以一隻脚掛在梁上倒頭而睡店主人夜裡起來點火見了大驚道梁上尙且睡得何況壁上馬

自然遂把身子走進壁裡再不出來歇了半會方纔
從壁裡走出來店主人大驚方纔拜謝遂移他三人
入于內室淨處安宿天明起來店主人見其奇異正
要欸留面前已不見馬自然了王知微二人只得出
了店門前行數里各處尋覓只見馬自然已在前途
等候遂自霍洞山迴到永康縣住在東天寶觀觀中
有大枯松一株馬自然道此松已三千年今夕卽當
化爲石也果然夜間風雨大作就化爲石松支猶在
馬自然善于醫病凡有疾病之人求他醫治但以竹

拄杖打其痛處其病卽愈腹內之疾以杖指之口吹
杖頭腹中便如雷鳴數年之病卽時便愈或有腰駝
脚折之人拄杖而來馬自然以竹杖打之叫那人放
開了杖應手伸展真神効也凡病好之人賚錢帛來
送馬自然堅執不受那人哀求不過只得受了些須
就分散與貧窮孤苦之人道我出家人要錢財何用
從來沒有貪財的神仙修行之人專以濟人利物爲
第一功德就是物命尙且要救何況人乎若遇網罟
之際有人捕捉魚鱉飛禽走獸之類但至心誦南無

多寶如來捕捉者終日無獲則功德大矣人能于緩
急生死之間爭鬪之際三言兩語與人解紛息訟使
人能保全其性命功德最大若是至親骨肉尤當爲
之調停不可因而離間傷其天性嘗對馬植道你們
做官的人一發要存陰隲筆尖上功德非輕斷不可
任一己之喜怒一時之喜怒尤不可聽信小人之言
要細細省察下情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害人不淺
冥冥之中定有報應遠在兒孫近在身當見做官的
子孫後來不昌或生出不肖子孫好嫖好賭的被敗

家事毀壞祖宗的聲名或是斬絕後嗣都是在法得錢之報若是人命強盜非同小可斷不可輕用夾棍梭子從來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屈打成招妄害平人那冤魂在九泉之下少不得要報仇索命就是一世二世三世五世到底定不相饒若不是真正人命強盜斷不可輕下在牢獄之中使他受無窮的苦楚常言道若知牢獄苦便發菩提心那牢頭獄卒就是牛頭馬面一般兇狠誰管你生死只是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做官的人那裡得知備細真個是有天沒日

頭の所在若是刑罰畧輕得一分則民受無窮之福
做官府的只是念及報應想到自己兒孫斷不作惡
也總之衙門人之言不可輕信他那張利嘴橫說堅
說變幻不測飛燒詐害捉生替死或是倒提年月洗
補文書只要得了孔方兄便無所不爲真有鬼神不
測之機就是我做戲法兒也沒他那般巧妙做官府
的都是讀書之人那裡識得其中情弊他又通同作
弊朋黨爲姦只要瞞得你這一人有何難事還有積
年書吏真是老奸巨猾把官府置之掌握之中兼他

子子孫孫生長在衙門裡姦盜詐僞之事從胎裡帶
來所以在衙門中人忠直的少欺詐者多我家世代
爲小吏所以備知這些弊端我今發愿不肯爲吏棄
家學道到處濟人利物爲事功成行滿自當上昇天
界丹經上道人欲求地仙當立三百善欲求天仙當
立千三百善又人身上有三尸之神上尸名彭倨在
人頭中使人多嗜慾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使人貪
財易于喜怒哀樂濁亂真氣下尸名彭矯使人愛衣
服耽酒好色三尸爲人之大害常於庚申之日以人

之罪惡上告天帝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
此尸便得作鬼放縱遊行饗人祭祀又月晦之夜灶
神姓張名單字子郭一名隗亦上告天帝說人罪惡
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昔
許真君爲旌陽令一以濟人利物爲心若有貧窮之
人完不起錢糧的便把煉就金銀攝入彼所耕墾之
地使彼無錢糧之累後又斬蛟救人到處廣積陰功
以淨名忠孝之書傳世後來一家四十餘口拔宅飛
昇鷄鳴天上犬吠雲中遂証真君之位你們做官的

肯行陰騭方便之事比我們道家更爲容易說罷馬
植深服其言自此之後力爲好官馬自然回到杭州
適值哥哥不在馬自然對嫂嫂道我今回來要與哥
哥分住我要住在東園嫂嫂道小叔怎說這話多年
出外遊方今日回來正好與哥哥同住怎說這分居
的話馬自然道哥哥今日回家麼嫂嫂道明日方回
馬自然道我特來要見哥哥一面哥哥明日方回今
日日子好我等不得哥哥回家我就要出門去了嫂
嫂道多年不見等哥哥明日回家見一見去方好馬

自然道我等不得了說罷便閉目而死嫂嫂大驚次日哥哥回來見了大哭道吾弟回來要住在東園是要我葬他在東園之意但他勸我在衙門中做陰隲方便我果依其說他自己修行本要長生今返速死只得三十五歲難道世上有這樣的短命神仙日日說昇天今日到入地矣遂痛哭了一場葬埋于東園之內馬自然死後數年那時是唐宣宗十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有一個道士騎着一條白龍昇天昇天之時對人道我浙江馬自然也衆人努力修行廣積

陰功人人都可昇天宣宗降旨命浙西道驗墓埋之處尸首有無浙西道親到墓所發起棺木來一看並無尸骸只有青竹杖一根而已浙西道回奏宣宗又命浙西道并視葉法善墓處何如也發起棺木驗視又只得寶劍一口鞋一雙而已方知二位神仙都是尸解而去非真死也後來馬自然兄嫂也辭了小吏便一心修行都做了仙官有詩爲証

上世之人性本全
不得修煉自爲仙

中天以後皆虛詐
洎乎秦漢運推遷

柴氣東來傳妙蘊
函關道德語三千

貪嗔痴愛根心起
淡泊無爲在意堅

下士聞道何足論
半途而廢亦徒然

矢志不移無可惑
青瞳碧眼得長年

混跡世間人不識
一旦功成入九天

試觀自古爲仙者
水滴原來石會穿

西湖拾遺卷三十二



錢塘梅溪氏搜輯

吳山頂上神僊

天風吹我到蓬萊

琪樹瓊花處處開

日似小年無箇事

雲光遙映紫霞杯

這首詩乃遊仙詩也指點仙家妙用情景逼肖蓋道
教自古流傳天子篤好者秦漢以來不一而足明朝
洪武永樂二帝頗爲敬信洪武註道經永樂作列仙
傳序其詩生於杭州在吳山得道如丁野鶴係籒桶

匠出身住于車駕橋北只因一個好朋友忽然一日
暴疾死了他便再三嘆息道人生壽命如此迅速人
人都道壽命有七八十歲活怎知這般一個鉄錚錚
的漢子從無疾病却驟然得了病便就赴閻王陰府
去了好生利害安知這場病不害到我身上安知我
的性命准准有七八十歲活誰與你寫得這張包票
他也死得我也死得果然是石中之火電中之光有
得幾時長久不如拋此薄業棄了家室尋一個長生
不老之方自在受用強如做個短命漢說罷便就棄

了籓桶生意走到吳山瑞石洞禮拜徐宏道爲師那
徐宏道號洞陽子因遇張紫陽仙人傳以修行之訣
張紫陽作悟真篇傳流于世專以度人爲事曾居吳
山因此就名爲紫陽菴徐宏道傳了張紫陽修行之
訣得了道法年八十三歲沐浴更衣書頌而化有不
離本性卽神仙之語丁野鶴傳了道法積年修行人
也不知他的本事每月一下山沿門誦經受少許米
名爲月經然他並不多要米來積攢不過只得官巷
口杜氏數十家施主而已一年適當元宵之期這杜

氏數十家施主走到他庵中布施他齋糧丁野鶴叫
庵中人設齋款待這些施主齋食已畢衆施主說閒
話道我們這裡燈不過如此聞說蘇州燈景最好不
知怎樣盛丁野鶴道你們衆施主要看蘇州燈也不
難你們只要依我說便好看衆人都道丁師父你
又來取笑從來只有葉天師帶了唐明王空中去看
燈難道又出你這個丁天師不成丁野鶴道我有個
縮地之法昔日費長房仙人傳流縮地之法千里萬
里如在目前我會學得此法你們只要閉了目但聞

得呼呼風聲切不可開目若一開目便要跌下來的
衆人都閉了目丁野鶴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衆
人果然都耳中間得呼呼之風頃刻之間住了風聲
丁野鶴喝聲道開目衆人一聲開目果然在蘇州閶
門之內霎時間面前便不見了丁野鶴丁野鶴卽時
翻身飛回走到各施主家說道各施主都到蘇州去
看燈去了二更天氣我仍舊同他們回來不必記念
各施主家都一一說了仍舊從空飛到蘇州閶門尋
着了各施主于燈景之最盛處看了一遍又買了蘇

州許多吃食之類仍舊衆人閉目而回衆人回到家
裡各家都說道適纔丁師父來說你們都到蘇州看
燈可有此事莫不是丁師父的鬼話衆人都道千真
萬真家家都是一樣的話衆人方知丁師父真是騰
雲駕霧的神仙人人吃驚都道我們久已相處一位
活神仙却不知道真是肉眼凡胎次日都備了禮物
願拜他爲師要學他那神仙法兒道丁師父你真是
活神仙下降怎生藏頭露尾一向不與我們說知我
今願拜你爲師可傳我這神仙法兒你還有什麼奇

異之事可做一做與我們看丁野鶴道我還會得化
鶴衆人都道怎生化鶴請做一做與我們看丁野鶴
就將剪刀剪成數十隻紙鶴口中念念有詞吹口仙
氣叫聲變都變成真鶴盤旋飛舞鳴叫滿天衆人都
一齊仰看及至飛下仍舊都是紙鶴丁野鶴乘着那
鶴鳴人喧之際卽時抱膝坐化而去衆人大驚先數
日前曾寄一首偈與他妻子王氏道

懶散六十三

妙用無人識

順逆兩俱忘

虛空鎮長寂

始初他妻子王氏也還不信有神仙之事及至丈夫
變鶴坐化而去方知丈夫真是神仙遂到吳山之上
把丈夫真身漆了端坐如生終日香火供奉自己取
名王守素竟做了女道士二十年不下吳山亦成仙
而去薩天錫贈詩道

不見遼東丁令威

舊遊城郭昔人非

鏡中人去青鸞老

華表山空白鶴歸

石竹淚乾斑雨在

玉簫聲斷彩雲飛

洞門花落無人到

獨坐蒼苔補道衣

還有一位是冷啟敬這冷啟敬也是杭州人名謙父
母夢見一位仙官騎着一隻仙鶴而來入于室中因
而懷孕生來果然仙風道骨一塵不染凡是成神仙
的必然兩鬢邊有秀骨插天名爲山林骨起必是神
仙之侶冷啟敬既具了這神仙之相便心心念念只
思量去學那長生不老之方後便于吳山火德廟做
了黃官他原是仙官謫降精于音律凡是人所不知
者他無不究其精微善于鼓琴就是從來指法絕妙
的也都不及他又善于繪畫略落筆便有出塵之韻

他會遇着一個胡日星這胡日星是金華人精于星算之術知過去未來之事見冷啟敬有仙風道骨之相便道子神仙中人也便起一算將來書于紙上道
庚午年七月十三日午時元妙觀有呂洞濱下降乃汝之師也當傳汝道法

冷啟敬藏了此書切切記于心上不題却說那胡日星嘗推明太祖之命當爲天子後來登了極遂召胡日星來要與他官做胡日星不要與他金銀又不要問欲何如胡日星對道但欲求一詩扇遊行天下耳

太祖題詩一首于扇上道

江南一老叟

腹內羅星斗

許朕作君王

果應神仙口

賜官官不要

賜金金不受

持此一握扇

任汝天下走

遂將御寶印于其上從此游行天下數載回來對妻
子道我命要被殺死必然要去復命死于京中妻子
再三勸阻道既是要死何不就死于家中怎生定要
死于京中胡日星道數已前定不可逃也遂到南京

見洪武復命洪武溫慰遣回適都督藍玉克雲南而
回胡日星道公當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皆當被
難數不可逃矣不數日藍玉果封國公極其驕傲同
列因奏其心懷不軌臨刑自嘆道早依胡日星不受
封或免此禍洪武召胡日星問曾與藍玉推命否荅
道曾言其禍在七日中洪武又問道汝亦曾自推命
否對道臣命終在今日酉時果于酉時戮死死後數
日有人于三茅山見之嬉遊自如方知他是仙人兵
解而去非真死也這是後話話說冷啟敬記了胡日

星之言果然到庚午七月十三日早間便到元妙觀
等候呂洞賓下降日中午時果然見一個全真走進
元妙觀但見

身上穿一領百衲道袍腰繫一條黃綿絲線腳
下踹一雙多耳麻鞋頭上包一頂九華仙巾飄
飄鬚髯是唐朝未及第的進士瀟灑儀容係朝
遊北海暮蒼梧三醉岳陽樓的神仙

那全真走入門來見有芭蕉一株就取筆題詩于蕉
葉上道

午夜君山玩月回

西隣小圃碧蓮開

天風香霧蒼苔冷

名籍因繇問汝來

又一首詩道

白雪紅鉛立聖胎

黃芽花要十分開

好同子往瀛洲看

雲在青霄鶴未來

題完冷啟敬即時走過去跪在地下叩首道弟子冷
謙願求我師道法全真道子名列丹臺已登仙籍我
今日之來亦專爲傳道法于汝而來也我師正陽子
道汝兩口當傳兩點我遵師命而來今見一縷青氣

出于吳山頂上果是汝有仙緣遂把修行秘密之訣
七返九還鍊丹之法并五雷之法一一傳授駕彩雲
而去果應胡日星之言呂洞賓如期而至冷啟敬得
傳口訣遂依方修煉便就出幽入冥飛行變化分形
出神無不巧妙那時冷啟敬已得了仙道便有仙人
與他往來一位是張金箔怎麼叫做張金箔他原是
山西平陽府人山西並不曉得造金箔之法張氏走
到杭州學了造金箔之法回去因此就出名爲張金
箔張金箔會遇異人授以秘法極駭聽聞一日有一

老道人來見張金箔道我也有些小法術要與你一
看明日當遣小童來迎明日果有二童子來各騎着
一條龍又手裡牽着一條龍請張金箔騎張金箔騎
上之時那條龍甚是不伏騎童子取出一條皮鞭將
龍鞭了數十下方纔騎伏三人一同騎了乘空而行
到一高山茅庵之中三人下了龍走入庵門寂然無
人走入深處方見昨日老道人坐于匡床之上雙足
倚于壁間離道人一丈之路道人道老夫久將雙足
卸下蓋不涉塵世久矣今再爲汝下榻遂把手招那

雙足千千自走到道人床前湊在道人膝上道
人方纒下床與金箔敘賓主之禮禮畢老道人命童
子烹茶童子烹茶而來走到面前身上無頭張金箔
吃了一驚老道人道這童兒全然無禮有佳客在此
怎生自家只圖安便連頭也不戴在頸上像什麼模
樣可快去戴了這個頭來童子遂把手去頸子上摸
了幾模方纒身子上鑽出頭來那頭却又朝着背後
而生老道人道不必如此可炤依朝轉童子方把手
去將頭搓將轉來張金箔甚是吃驚供茶已畢老道

人命童子屠龍作饌童子走到灶下牽出一條龍來
張牙舞爪縛在柱上童子把刀一揮揮斷龍首龍身
蜷蜿蜒久之方死張金箔心下好生慌張那童子就
像殺鱸魚的一般遂剖其腹光耀奪目滿庭鮮血童
子將龍肉煮熟放在桌上五色光彩爛然道人舉起
筯子請張金箔吃金箔疑心不敢下筯道人大嚼數
盤餘外的童子收拾去吃了從此各談道法賭鬪長
技張金箔怎生鬪得道人的法過遂留金箔在巷中
一連住了數月得了道人許多奇異法術將辭別而

歸忽起大風一陣播土揚塵不能開目及至風息開
目道人與茅菴童子一齊都不見矣四圍一看都是
平沙荒草更不知是何地方遠遠訪問乃是大同郊
外張金箔大驚不知是何等仙人作此怪事只得徒
步二旬而歸歸來其法愈奇嘗與人遊河上見魚游
泳水中那人道此魚可得作饌麼金箔問道你要幾
尾那人限了數尾他就丸土投于水中須臾魚浮水
面如數而得後到杭州與冷啟敬相處閒時二人鬪
法取樂金箔將唾沫吐于水中變成金色鯉魚一尾

起敬將唾沫吐于水中變成大水獺吃那鯉魚張于
冬日極寒之時口中吐出赤氣滿室如火一般炎熱
冷亦于冬日取胡桃一枚擲去變作霹靂之聲人人
驚異如此鬪法愈出愈奇後來洪武聞張金箔之名
遂召至京中間有何術對道臣無他術但能于水中
頃刻開蓮花瓶中出五色雲爲戲耳洪武就命爲之
張于袖中取出一個鐵瓶注水書五道符投于其中
用火炙瓶中有氣出結成五色彩雲佈于殿庭之上
又將蓮子一把在手請洪武金水橋觀蓮花遂將蓮

子撒于金水河中霎時荷花競發光彩交映香風撲
鼻滿金水河中盡是荷花又剪紙爲舟放于水面變
成採蓮舟張招舟卽登其上奏道臣能吳歌遂舉棹
河中往來間復見張妻子童婢都在舟中張口唱採
蓮歌道

荷葉荷花有異香

香風馥馥映池塘

花開頃刻無人識

飛入荷花是故鄉

歌兒唱完了那妻子童婢俱更迭而歌情景如在仙
境一般久之歌聲漸遠風聲驟起人舟與荷花一時

皆不見矣洪武甚以爲異稱慕不已還有一位張三
丰一名元元不知是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
魁偉美髯寒暑一衣或處僻靜或游市井浩浩自如
傍若無人時人稱之爲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
一語或與談論三教經書則吐詞滾滾過去未來一
一皆知所啖斗米都盡或數月不食並無餓容若是
登程其行如飛冬日在雪中熟睡常遊武當往來于
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勝地曾賦揚州瓊花詩道

瓊枝玉樹屬仙家

未識人間有此花

清致不沾凡雨露

高標猶帶古烟霞

人間第一原難覩

世上無雙不待誇

我欲載回天上去

擬從博望借靈槎

張三丰聞知冷啟敬特來吳山相訪二人見了甚是
相得各以道法相証兩人靜坐一室之中都從頂門
出神到福建採荔枝而回冷啟敬嘗畫一幅蓬萊仙
奕圖張三丰題詩其上三丰最喜吟咏至今石刻尚
在吳山天后宮詩字皆妙後來別了冷啟敬不知何
往冷啟敬嘗靜坐出神見海中一船將覆船中人呼

號求救遂飛一道符差值日神將往救船得不覆曾
有道侶八月中秋月色甚好他便背了冷啟敬自去
賞月冷謙飛道符變成一片黑雲遮之一日路行求
茶于一老嫗老嫗道我洗了衣裳要趁日色晒衣那
里有工夫燒茶仍口裡罵道賊道好不達時務冷謙
道我教你再忙一忙纔走過數武驟然洒下一陣雨
老嫗所晒之衣盡數濕透但只是老嫗家有雨隣家
並無一點雨也其年杭州亢旱禾稻將壞各處禱雨
不應百姓憂惶冷啟敬自寫一道表文申奏上帝願

減自己壽命三年祈一場雨澤以救百萬生靈將表
文焚化登壇作法踏罡步斗敲起令牌念了木郎雷
神二咒數遍大呼風伯方道彰雷公江赫沖速速行
雲降雨救吾百姓那風伯方道彰雷公江赫沖呼呼
一陣風響應命而來道上帝惡杭州百姓好奢侈作
踐五穀殺生害命作孽甚多以此將四處水泉盡行
封閉降此旱災令覽吾師章奏誠懇勅下九天應元
雷聲普化天尊差我等并五方行雨龍王卽刻興雲
布雨說罷那雷公電母龍王一齊發作這場雨非同

小可但見

濃雲忽起大雨如傾雷聲响時唼唼震開萬
層地軸電光生處亮閃閃飛出千丈火蛇舞爪
張牙鱗甲中瀉來江海狂風疊浪烟霧裡失去
山林天河水倒掛半空錢塘江移來平地

這一場大雨到處田禾俱足救了百萬生靈那青田
劉伯溫先生與冷啟敬相好時常以道術互相叅証
冷啟敬偶于月下彈琴琴聲清雅真是出塵之音與
俗工大不相同劉伯溫遂賦詩爲贈以贊其妙洪武

四年太祖要更正古樂繼上世聖賢之真傳未得其
人因問劉伯溫道誰人明于音律可當此任劉伯溫
道臣保一人乃浙江杭州黃冠冷謙隱于吳山頂上
其人精于音律可辦此事洪武就召冷謙爲太常協
律郎之職并命尚書詹同陶凱共理樂章冷謙承命
改定九奏樂章

本太初

仰天明

民初生

昂物亨

御六龍

泰階平

君德成

聖道成

樂清寧

冷謙更定了樂章把五音六律之制盡數考定分毫
不差率領一班協音律之人奏于殿庭果然有虞舜
當年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之意太祖大悅曰禮以導
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舊時古樂俱廢以
古先帝王祀典飾爲舞隊諧戲殿庭非所以導中和
崇治體也今卿等所制樂章頗協音律不失元音有
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以後一切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冷謙承命而退因此冷謙在京得日日與劉伯溫談
論劉伯溫賦吳山泉石歌以贈之

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石冷
卿以之調七絃飛鴻乍過風動天初聞滑滑響
林莽悄若中宵鬼神語冷然穿崖達幽谷天籟
颼颼振喬木永懷帝子來瀟湘瑤環瓊佩聲琅
璫馮夷鼓歌蛟對舞月上九疑鳴鳳凰還思媧
皇補穹碧排挾銀河通積石咸池瀉浪入重溟
玉井水漸相憂擊三門旣鑿龍池高三十六鱗
騰夜濤豐隆咆哮震威怒鯨魚掉尾驚蒲牢倏
然神怪歸寂寞嫋嫋餘音在寥廓鮫人木客起

相顧江白山青烟漠漠伯牙已往年復年叔夜
廣陵無續絃絕倫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
傳憶昔識子時西州正繁華箏笛沸晨暮儕輩
爭矜誇子獨徜徉泉石裏長石松陰淨書几取
琴爲我彈一曲似在滄浪洗塵耳否往泰來逢
聖明有虞制作超莖英和聲協律子能事罔俾
一藝專令名

不說劉伯溫贈詩贊他且說一個相好的朋友姓孫
名智自幼與冷謙隣居長大又與他同堂讀書怎奈

徹骨貧窮無可爲計因見冷謙徵聘做了協律郎之
職想窮官兒好如富百姓俗語道肚饑思量冷癩粥
走到南京來見冷謙指望他周濟冷謙道你此來差
矣你不合相處了個姓冷的朋友只好冷氣逼人怎
生叫我熱得來如今又做了這冷官手裡又終日弄
的是冰冷的樂器到底是個冷人雖有熱心腸無所
用之有得多少俸祿好資助你孫智道如今肚饑思
量冷癩粥沒極奈何走來見你隨你怎麼周濟周濟
冷謙被他逼不過道我有一個妙法在此爲你只好

將來一用我今指你一個去處切勿多取只略拏些
金銀之類以濟困窮便罷休得貪多以悞大事孫智
連聲的道決不多取冷謙遂作起神仙妙法于壁上
畫一門又畫一隻仙鶴守着門口中念念有詞念畢
叫孫智敲門門忽大開孫智走將進去見金銀珠寶
到處充滿原來是朝廷內庫孫智一生一世那里見
過這許多金銀珠寶取了銀又要金取了金又要銀
取了金銀又要明珠異寶恨不得把這一庫的金銀
珠寶都搬了回去反弄得沒法起來思量道珠寶不

可取遂把金銀滿滿藏了一身仍從門中走出那門
撲的一聲關上孫智仍舊立于畫壁之下冷謙見他
取得金銀太多怨悵道我教你少取些你怎生取得
多了恐爲太上知道譴責非輕孫智道我也只此一
次冷謙道這是犯法之事誰許再做第二次說罷孫
智欣欣而去怎知孫智進庫取寶之時袖中有引子
一張寫有姓名在上孫智只管搬去金銀心慌撩亂
那會炤料到此竟將這張引子遺失庫內孫智也一
毫不知後來庫官進庫查盤見庫中失了金銀却拾

得這張引子卽時奏上洪武差校尉將孫智拿去一
一招出冷謙之故并拿冷謙勘問冷謙將到御前對
校尉道我今日決然死矣但口渴極若得一口水以
救我之渴恩德非輕說罷一個校尉尋得一個瓶子
汲了一瓶水與冷謙吃冷謙一邊吃水一邊將呂純
陽所傳天遁之法嘿嘿念咒把瓶子放在地下先將
左足插入瓶中校尉道你做什麼冷謙道變個戲法
與你們瞧一瞧又將右足插入瓶中漸漸插進腰邊
校尉叫聲作怪恐他連身子鑽入便一把抱住怎知

這冷謙是個蹊蹺作怪之法隨你怎麼抱住那身子
不知不覺好似澆油的一般甚是滑溜漸漸縮小連
身鑽進校尉見冷謙鑽入瓶中瞧瓶裡時身子不過
數寸長校尉大叫道冷謙你怎生變做個小人見鑽
進瓶裡快出來去見駕冷謙在瓶裡應道我一年也
不出來了校尉甚是慌張那瓶子不過尺餘高伸一
隻手進去摸摸莫想摸得着就如孫行者做的戲法一
般及至伸出手來瞧時只叫得苦連影子也通不見
了校尉大哭道冷謙你怎生害我你如今逃走了去

叫我怎生去復旨我二人必然爲你死了說罷只聽得瓶子裡嚶嚶說道你二人不必心慌我決不害你你可竟將此瓶到御前我在瓶裡答應便是說罷二人方纔放心捧了此瓶到御前奏道冷謙拏到洪武大怒道叫你拏冷謙來怎生拿這瓶子裡二校尉奏道冷謙在瓶裡洪武大異道怎麼在瓶子裡二校尉把前事一一奏明洪武不信就問一聲冷謙何在瓶子果然答應道臣冷謙在洪武道卿出來見朕朕今赦汝之罪冷謙在瓶裡答應道臣有罪不敢出見洪

武又道朕已赦卿之罪不必藏身瓶內卿可出來一見冷謙又應道臣有罪不敢出見洪武命取瓶子過來一看瓶內並無踪影一問一答其應如响洪武再三要冷謙出來冷謙只是答應臣有罪不敢出見洪武大怒將此瓶擊碎亦無踪影就地拾起一片問道冷謙這一片就答應道臣冷謙有又問道卿可出來見朕這一片又答道臣有罪不敢出見另拾一片來問亦是如此片片都應終不知其所在真神奇妙異之事

風吹秋葉葉含風月印晴江江江凌月瓶非
藏身者身入瓶中身豈等瓶乎瓶通身外我蠢
則物物俱蠢心靈則處處皆靈若左元放之變
化無方如許旌陽之神奇更異

冷謙隱遁而去在遁法中名爲瓶遁頃刻之間已遁
去數千百里矣洪武心中暗暗道這明明是漢朝之
東方朔昔日東方朔以歲星十八年侍于武帝而武
帝不知朕今亦如之矣朕還要與他談些變化之方
怎麼就去了遂差人來到杭州細細訪覓竟無踪跡

後又遍天下行檄物色竟不可得直到洪武末年冷謙知殺運將臨北方真武蕩魔天尊應運將登寶位遂以道法傳授程濟那程濟是朝邑人程濟得冷謙傳授道法之後日日煉習他有一個好朋友高翔好厲名節終日要死忠死孝見程濟作此術法教他不
要練習此事程濟道子不識時務天下正要多事不多幾時北方便有兵起不可不預先練習以救日後之急俗語道閑時學得忙時用高翔道如今天下正是太平之時怎說此話程濟道此非子之所能知也

汝亦當練習吾之法術以避難高翔道我願做忠臣
程濟道我願爲智士程濟煉成了法術妙不可言高
翔後爲御史程濟爲岳池教諭那岳池去朝邑數千
里程濟從空中飛來飛去早晨到岳池去理事晚間
仍回朝邑建文初年熒惑犯心程濟上書道北方兵
起期在明年朝廷大怒說他妖言惑衆要將他殺死
程濟仰面大叫道陛下且囚臣于獄中至期無兵殺
臣未晚也遂囚程濟于獄中程濟雖在獄中仍就從
空中飛來飛去後永樂起兵時人方知程濟之奇遂

赦出爲翰林院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
諸將立碑以敘戰功凡統軍官盡數刻名于其上程
濟一夜私自備了祭禮悄悄走到碑下披髮仗劍祭
碑面回人不知他什麼緣故後來永樂統兵到徐州
見碑大怒叫左右取鐵鎚椎碎此碑方動得一二鎚
便喚住不要椎了把碑上人名抄寫來我看後登了
寶位將碑上所刻人名按名誅戮無一人得脫者獨
有程濟姓名正當鎚碎之處並無字跡那時建文又
發兵出戰出兵之日忽有一個道人高聲歌于市上

道

莫逐燕

逐燕自高飛

高飛上帝畿

衆人看這道人却是協律郎冷謙衆人喧嘩道冷神
仙冷神仙說畢便忽然不見果然師出大敗到壬午
年六月十三日永樂園了南京事在危急程濟占驗
氣色見城中黑氣如羊或如馬形從霧氣中下漸漸
入城大驚道此天狗下食血之凶兆也城卽刻破矣
急忙入宮奏建文道城卽刻破矣天數已定無可爲
計唯有出城逃難耳霎時間已破了金川門建文放

火燒宮當下有個鐵錚錚不怕死的內臣情愿以身
代建文之死穿戴了建文冠服將身躍入火中而死
程濟急召主簿僧溥洽爲建文剃髮程濟扮作道人
從隧道逃難而出先一日神樂觀道士夜夢校尉拏
去見洪武坐于殿上大聲道明日午時皇長孫有難
汝可急備船以待若不聽朕言朕不赦汝道士恍惚
如見醒來驚得魂不附體急備船隻等待到午時果
然建文同程濟君臣二人從隧道內逃出得船渡了
性命從此一同行走每遇險難程濟便將法術隱遁

而去或追兵將至便以符書地變成江河兵不能過或變成樹林草木遮蔽或以法術變幻建文相貌或老或小使人認不出真形或到深山曠野無飯食時程濟就從空中飛去尋飯而來永樂後知建文未死遂差官密訪程濟都預先得知用法遁去那時他好友高翔果然盡忠而死誅了三族成就了他忠臣之願程濟果然做了智士相從建文四十年那時已是正統庚午年了程濟知建文難期已滿勸建文歸朝建文遂依其所說走到雲南布政使堂上南向而立

道吾卽建文帝也彼已傳四朝朝事既定我今年老
特懷首邱之念故欲歸耳汝等可爲奏聞因袖中取
出一首詩來道

流落江湖四十秋

歸來不覺雪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影暗

昭陽殿裡雨聲愁

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

藩臣因奏送至京那時舊人俱死無從辨其真僞獨
有舊時太監吳亮尚在建文見了吳亮道汝吳亮也

吳亮答道不是建文道你怎生不是我昔御便殿食
子鵝棄一塊肉在地你手執酒壺作狗餽之怎生不
是吳亮遂伏地大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縊而死遂
取入西內佛堂供養程濟見建文取進了西內事君
之忠已畢要往尋冷師修長生之道遂隱身而去不
知所終有詩爲証

曾說壺中藏世界

豈知瓶內顯神奇

吳山此日尋仙跡

惟有林間野鶴祠

西湖拾遺卷三十三

錢塘梅溪氏搜輯

會稽道中義士

金輪夜半北方起
炎精未墜光先死

青衣去作行酒人
泥馬來爲失鄉鬼

江頭宮殿列巔岼
湖上笙歌列燕安

魚羹自從五嫂乞
殘酒那笑儒生酸

格天閣上燒銀燭
申王計就斬王逐

累世內禪諱言兵
中興之功罪難贖

開邊釁動終倒戈

師臣函首去求和

木棉庵下新鬼哭

誤國重逢賈八哥

琉璃作花禁珠翠

上馬裙輕淚粧媚

朔風吹塵笳鼓鳴

天目山崩海潮避

興亡往事與誰論

亭亭白塔鎮愁魂

惟有棲霞嶺頭樹

至今人說岳王墳

這一首詩是錢塘瞿宗吉所作宋朝故宮歎備述宋朝南渡以來之事結末句道惟有棲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可見一朝宮殿不免日後有黍離之悲

獨是忠臣義士千古不朽從來國家有成有敗有興有亡此是一定之理全要忠臣義士竭力扶持古語道歲寒知松柏國亂顯忠臣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論有官無官有祿無祿那一個不該與朝廷出力那一個不該與王家爭氣從古亡國唯有宋朝最慘但三百年忠厚愛民畢竟得忠臣義士之報可憐宋朝到德祐年間大事已去無可奈何一時死節之臣如文天祥汪立信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李庭芝姜才陳文龍高應松家鉉翁等這

都是有爵有位戴紗帽的官人所謂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這是不必說的了若無官無祿赤心報國尤爲難得所以千秋不朽萬載傳名話說宋朝末年恭宗只得六歲元兵打破了獨松關到了臯亭山次于湖州墅丙子二年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少帝皇太后謝全兩后福王與芮等北去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盡皆從行獨有一個慷慨死義之人一門死節爲宋朝爭一口氣你道這人是誰姓徐諱應鑣字巨翁衢州江山縣人是個太學生

平生讀孔孟之書懷忠孝之志他有兩男一女長名
徐琦是個鄉貢士次名徐崧女名元娘都是赤膽忠
心之人徐應鑣見少帝三官北去好生忿恨道堂堂
天朝怎生到這等地步難道我國家並無一個忠義
死節之臣對兩男一女道我一家父子斷不可不死
以盡我報國之心兩男一女無不含悲應允那時太
學乃是岳飛的第宅中有岳飛之祠徐應鑣具酒餚
奠於岳飛祠道天不佑宋社稷爲墟應鑣以死報國
誓不生降遂作祭文有與王英靈永永無斃之語又

作詩道

子女從親志

生平無二君

盡忠還盡孝

隨我上梯雲

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遂以酒肉分與諸僕痛飲待
諸僕飲醉不知人事急率兩男一女入經德齋登梯
雲樓把書冊周圍布滿縱火自焚那火刮刮雜雜的
燒將起來一個小僕不醉聽得火起急急走到樓下
穴窺窺視見父子四人端坐于烈火之中如泥塑的
一般一毫不動小僕慌張急叫起諸僕一齊趕入撲

滅了火徐應鑣求死不得只得與子女走入倉卒莫
知所之遂四人一同投井而死諸僕急救已都死了
僵立瞪目儼然如生諸僕爲具殮殯于西湖金牛僧
舍益王立于福州知其忠節遂贈朝奉郎秘閣修撰
後十年同舍生五十餘人收其屍葬方家峪謚正節
先生明朝正德間建祀賜號忠節吏部虞德園先生
作忠節錄序徐應鑣不會做宋朝之官食宋朝之祿
只做得個太學生因自己爲宋家臣子不忍降元倩
愿合門死節豈不是天地正氣之所鍾世上的奇男

子麼還有一個忠臣是東莞縣民姓熊名飛因自己
是宋朝百姓志圖恢復遂破散家資召募兵士勤王
投在制置大使趙潛帳下奮力大戰復了韶廣二州
不意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元熊飛率手下兵士
巷戰怎當得元兵勢大熊飛戰敗赴水而死這又是
一個忠臣了熊飛不過是個庶民百姓知君臣大義
情愿力戰而死豈不可敬有詩爲証

甲子南來不可當

忠臣力戰挽斜陽

應鏖死節高千古

巷戰熊飛氣更揚

後來厓山之敗陸秀夫抱了祥興帝于懷把一疋絹束爲一體仍以黃金繫于腰間恐屍首浮起被元兵所辱遂赴海而死那時御舟上有白鷗一隻見了奮翼悲鳴同籠墜乎海中而苑禽鳥之微尚且有君臣之義故主之恩怎麼人在世上可以不如禽鳥乎話說元朝俗尚佛教有西僧嗣占妙高曾統兵助戰因而元世祖恩寵異常言無不從還有一個黨類揚璉真伽這個惡禿尤爲利害你道他怎生惡處

沒爺娘生長惡太歲性似虎狼不食血產成鬼

夜叉毒如蛇蝎銅鈴大的兩眼只好放火殺人
鐵箒硬般雙眉一味咬心嚼肉見了金銀寶物
急急孜孜貪念忽生撞着美麗佳人熱騰騰淫心
頓起作爲全非人類舉動不是佛門

楊璉真伽非常之惡那元世祖偏生聽他的說話元
世祖不信道教說只有道德經是老子親筆遂詔天
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燬道士受佛
經者改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遂封楊璉真伽這
個惡禿爲江南釋教都總統住于永福寺那楊禿受

封之後一發無惡不作凡是道士盡要他削去頭髮
改作和尚如有不遵依的就拏來加以重刑一應道
觀改爲佛寺棄道爲僧的不計其數都把道冠兒掛
在永福寺帝師殿梁間但見

有髮變成無髮毛頭忽換光頭推倒三清像真
個是苦也天尊脫下七星衣叫不得急如律令
星冠法服永福寺梁上高懸咒水符書四聖觀
壁邊散擲乍戴僧帽還疑頭上要加冠初念如
來不覺口裡稱太上至心朝禮木魚中敲出雷

經合掌皈衣跪拜時悞踏罡斗

可憐那些道士奔走無路只得紛紛削髮爲僧時當
惡僧猖狂之際連那元始天尊也無可奈何只得付
之于一嘆而已鑑湖天長觀一個道士削髮爲僧將
觀獻于楊禿寫張詞狀內中有幾句道

賀知章倚托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賜寺

額

這道士是故意欺那楊禿之意楊禿一毫不知其意
竟從其請人人笑倒個個嘴歪楊禿又將飛來峰玲

瓏剔透奇異的石峯都鑿成佛像醜頭怪腦甚是可惡山靈有知無不叫屈王元章有詩道

白石皆成佛

蒼頭半是僧

又將自己身形鑿于其上直到明朝嘉靖年間杭州知府福清陳仕賢訪知其事將這秃驢的形像鑿斷了只顯驢頭以示梟斬之意人皆稱快這是後話且說楊秃生性兇惡人稱之爲楊如虎姦淫婦女無所不至見小戶人家的女子花轎做親他竟着門下四五十秃驢或百餘人手執器械搶擄而來縱意姦淫

自己姦淫之後便分散于小禿驢姦淫造一個快活
臺凡是姦淫婦女之時都搶到這快活臺上去剝得
赤條條的不論幼小女子當得起當不起橫行直撞
鮮血淋漓弄得死而復甦縱意姦淫之後又要將銀
子來取贖若是顏色好的定要二五十金或百金方
與他贖去若不與他銀子他便放在快活臺上終年
受用或販賣與他人爲娼爲妓受害之家人人欲食
其肉只因他是國師勢力誰與他講論個理字有屈
也沒處叫元朝之縱僧如此後人有詩道

西僧萬惡不堪聞

破敗如來我佛門

若使上天無報應

峰前石像首猶存

恭宗少帝北去之後宮殿爲元朝有司官封鎖到次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其宮室焚毀都盡宋朝高孝光寧理度六帝陵寢在紹興蕭山楊禿專好掘那古時墳墓以取金寶一個天長寺和尚聞禿是閩人要奉承那楊禿遂把這座天長寺獻與楊禿原來天長寺是魏獻靖王功德院楊禿掘起魏獻靖王之墓其中珍寶甚多楊禿取得心滿意足遂起發宋朝陵寢之

意又有演教寺一個禿驢是剡縣人逢迎這個楊禿
一力贊成其事先叫泰寧寺幾個禿驢宗愷宗允等
詐說楊侍郎汪安撫二家侵了陵地因而楊禿嗾出
嗣占妙高上疏要發掘宋朝陵寢遂與丞相桑哥表
裡爲奸桑哥矯制准奏楊禿遂統領數百名夜叉羅
刹一般的惡禿驢到干蕭山發掘陵寢刼取寶玉焚
燬屍骸所不忍言遂將骨殖拋于艸莽之間是夜西
山數十里都聞鬼哭神號之聲好生悽慘人人無不
下淚這惡禿可恨也不可恨宋朝三百餘年皇帝皆

是忠厚愛民並無一位殘忍刻薄之君與你有何宿世冤仇直恁如此就是一個平常人發其墳墓尚且有靈有感何況一代帝王豈無報應那時天怨于上人怨于下明有人非陰有鬼責十八層地獄萬萬劫不得翻身若是饒過了這賊禿可不是皇天瞎了眼晴這報應的事在後說明當時早感動了一位義士果是歲寒知松栢國亂顯忠臣這位義士姓唐名珏字玉潛是紹興山陰人生性至孝家道極貧父親先亡只得母親在堂他教授數个村學生將這束修供

母親朝夕之費未有妻子性喜讀書那時年三十二歲是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楊禿作此惡逆之時唐王潛聞之放聲大哭道我身爲宋朝之民死爲宋朝之鬼况我宋朝三百餘年忠厚愛民並無失德只因天運已去社稷丘墟蓋歷數使然今日陵寢被賊禿發掘我堂堂天朝受辱于惡禿忠臣義士便當剖血刺心以報此大仇我雖不食宋朝之祿不沾宋朝之寵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一個不是朝廷的臣子我若安坐而不救坐視六帝骨殖

拋擲于草莽之間我心何忍我定要將六陵帝后骨殖盡數收藏以盡我忠義之念雖死亦甘心也又自己忖量道這事重大非一人之所能爲必須得幾個同心合志之人方纔可做然而非錢不行遂把家間衣被銅錫器皿之類變賣得十數兩銀子他有一個好朋友林德陽字景熙是宋朝太學生也是個赤膽忠心之人唐玉潛密密與他說要收藏陵骨之事林景熙道我正有此心不意吾兄不約而同可見忠義之念人人如此遂助數十兩銀子又約了一個朋友

鄭樸翁也助數十兩銀子共有百金之數遂斲文木
爲櫃黃絹爲囊要盛陵骨一壁廂料理端正一壁廂
又去尋得數個少年有義氣之人遂殺雞宰鵝安排
酒席請這幾個少年來飲酒衆少年見酒席豐盛都
道唐先生怎生今日這般盛設唐玉潛道有事相煩
說罷便將大杯來奉勸吃到酒闌衆少年都道唐先
生有恁事差遣說了再吃唐玉潛便放聲大哭起來
衆少年盡都吃驚正不知什麼緣故林景熙并鄭樸
翁都一齊下淚衆少年一發慌張唐玉潛哭畢跪拜

于地衆人也一齊跪下久之方起纔將要收陵骨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衆少年都一齊應允道這事何難但楊禿之勢甚是兇惡明日沒了骨殖他難道不要查數唐玉潛道如今楊禿發掘枯骨甚多將他人的骨殖移來此處一副還他一副便是誰辨得真假衆人都說是唐玉潛因衆人應允又斟酒奉勸衆人皆因唐玉潛忠義之心一力承當次日夜間唐玉潛同衆人悄悄將他人骨殖移來陵上一副還他一副遂將六帝諸后之骨盡藏于木櫃之中黃絹包裹各櫃

上一一寫得明白某陵某陵唐玉潛將骨殖收完次日遂渡過錢塘江走到宋舊宮長朝殿基之下掘深丈餘將六陵骨殖依次排列而葬葬畢種冬青樹一株于其上以爲表識次日爲文設祭而拜拜畢回家仍大擺酒席請衆少年痛飲又出白金爲贈三人各謝諸位少年再三立誓皆不許洩漏世上有這等湊巧的事方纔葬得七日可恨那楊禿取了那些假骨殖只道是真又和些別樣枯骨將來亂雜在一處葬于宋故宮內這個寶塔鎮壓于上名曰鎮南塔又名

白塔又建五寺于其地

報國寺

興元寺

般若寺

僊林寺

尊勝寺

那報國寺就是宋朝垂拱殿興元寺就是芙蓉殿般
若寺就是和寧門僊林寺就是延和殿尊勝寺就是
福寧殿其塔如壺瓶之形俗稱一壺塔聖飾如雪一
般故名白塔杭州士民百姓見楊禿將塔壓鎮家家
痛哭流涕悲憤之極不能仰視只道是真骨殖不知
六帝龍鳳之骨早被唐義士遷葬一毫無恙也果然

是宋朝忠厚愛民之報若少遲七日便無救矣亦是
帝王之靈那時造塔寺之時唐玉潛只道有傷所葬
之處胸中懷着鬼胎悄悄走來看視與造塔寺之處
相去甚遠並無一毫妨碍心中暗暗歡喜所種冬青
樹更加茂盛愈覺心安而去且說那楊秃只道鬼神
無如恣意發掘那知報應一毫無差當時楊秃刼取
珍寶之時只取珍寶其餘金銀俱爲屍氣所蝕如銅
鐵一般衆禿都棄而不取往往爲村民所得或有遺
簪棄珥村民拾得不是病就是死以此盡數還歸壙

中方見帝王有靈楊禿掘高宗屍首時那演教寺澤
禿驢把脚在高宗首上踏了一脚便有奇痛一點起
于脚心一步也走不動遂纏扶而去從此兩脚潰爛
血肉淋漓臭穢不堪漸漸爛見骨十指節節墮落終
日終夜號叫一年而死死卽時節口口聲聲道我被
宋朝皇帝拏去滾湯泡脚孤拐終日剖心刺血受苦
不過聞者無不暢快這是澤禿驢的報應了那天長
寺的聞禿驢倚楊禿之勢奪鄉民田產不計其數仇
家忿恨之極聚集多人打得血肉狼藉屍骸粉碎而

死這是聞禿驢的報應了那泰寧寺宗愷宗允與楊
禿分脏不勻宗愷完允乘着酒醉一時大怒將楊禿
當頭一斧腦漿直冒紅的白的一齊流出驢頭碎裂
而死又將屍首劈做數十段就像水滸傳上李逵喬
捉鬼的一般砍得個暢快二禿亦自刎而死這是三
禿驢的報應了那楊禿未曾殺死之先所造鎮南塔
三次霹靂大震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盡數打壞蓋
上天痛惡之極楊禿死後群小禿將楊禿碎劈歿的
屍首淋漓滴滴盛于棺木之內埋葬于永福寺後地

上亦有三次霹靂大震盡碎其骨如泥數個惡禿驢
不上數年盡數相繼而亡報應之速如此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楊禿等死了除了大害人人向空作禮舉酒慶賀唐
玉潛見楊禿受報而死方纔了完報國之心又同前
日衆少年到陵上祭奠告道臣等大馬之意盡矣那
時冬青樹分外發生青青可愛衆人無不喜悅唐玉
潛遂賦冬青樹行道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

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龍之年虎之月
霹靂一聲天地裂

林景熙賦詩一首道

運會今已極南面欲起語野麇尚純束何物敢
盜取草莽任棄置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
龍掛茅宇蒼天墜區區于載護風雨

鄭樸翁賦詩四首道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
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
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鴈已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昔年
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二人詩賦完每歌一首則痛飲數杯自此之後每到
春秋二節便來祭奠真朱室之忠臣也次年上元唐
玉潛出外觀燈而回忽然門外兩個黃衣吏人手執

文書一紙來見道皇帝有請唐玉潛隨着吏人而走
至一處宮殿巍巍黃衣吏領唐玉潛進于宮殿之中
立于丹墀之下見冕旒之主坐在殿上數十餘黃袍
貴人走下殿來迎接道藉君掩骸恩德深厚今有以
報遂揖唐玉潛而上唐玉潛升階而進到于殿上冕
旒之主開口道朕乃宋太祖也朕子孫三百餘年世
代以忠厚愛民爲主雖間有失德亦未嘗爲殘忍刻
薄之事今氣運已絕此是天數朕與元朝亦非世仇
渠聽姦惡楊禿驢之言發掘陵寢朕之子孫亦有何

罪而受此慘毒朕決不與之干休今已訴之上帝上帝許朕報仇將命婁金星下降以取其天下渠作此惡孽亦自短其國祚冥報昭昭定然不爽楊禿諸賊罪大惡極雖受戮于陽世未足報其萬一朕今追取諸禿之魂在此已極剖心刺血燒烹剉磨之苦朕加罪已畢後到陰司再受極刑汝命中寔該貧乏兼之無妻無子今忠義動天爲上帝所知帝命錫汝賢妻生子三人田三頃後代昌盛林鄭二人與汝同心合德爲此義舉帝亦錫以康寧溫飽子孫繁衍餘人亦

各有加厚之報因汝諸人都係忠義立心不願爲官
故亦不以汝輩之所不欲賜汝也說罷唐玉潛拜謝
降階而出仍命黃衣吏領回家裡蓋已死去半日矣
醒來歷歷如見當時楊禿未死之前瞞得鉄桶相似
楊禿死後人方纔得知有唐玉潛埋陵骨之事人人
無不感嘆稱其忠義焉後有一個袁治中爲子求師
有人將唐玉潛薦去袁治中將玉潛延請在家也不
知他就是埋陵骨之人一日問道吾渡江聞有唐義
士埋宋諸陵骨先生莫不是其宗族否左右指唐玉

潛道就是他袁治中大驚原來袁治中素慕唐義士之名如轟雷灌耳恨不會識面聞埋陵骨就是此人
不覺驚駭拱手道先生真義士古豫讓不能過也吾
久仰義士之名恨不一見誰知就是先生乎便拽過
一張交椅扯唐玉潛過來就叫僕從三四人勉強抱
住唐玉潛在交椅北面而坐親自納頭四拜自此禮
敬有加情款益篤如敬神明一般相待聞知唐玉潛
家徒四壁惻然嗟嘆對人道世上有如此義士而貧
窮如此者乎此天下人之罪也吾當料理使有妻有

因不上數月此二事已代唐玉潛料理與他娶了一個極賢惠的妻子是舊家兒女又與他買了三百畝肥田都是袁治中的銀子並不費唐玉潛一文錢後來果生三個兒子凡夢中宋太祖之所許無一不合其林鄭諸人報應亦無一毫差錯真義士之報也越中旣稱唐玉潛又稱袁治中因此名爲雙義焉當時有人作詩贊道

宋陵遺發亂如麻

義士埋藏寔可嘉

只曉丹心貫日月

何曾一念顧身家

又詩一首道

本來公道在人心

報以成家誼獨深

雙義至今傳不朽

當時身價等南金

西湖拾遺卷三十四

錢塘梅溪氏搜輯

買魚放生龍王贈寶

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闌樓上望三三兩兩
釣魚舟鳧曠正清秋 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
成行忽飛起別來閑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

這是潘道遙憶西湖虞美人詞西湖之妙更不必言
還有希奇古怪之事以資聽聞且說張生煮海一事
當先有個張羽字伯騰湖州人氏在海邊石佛寺中

讀書月明夜靜無以消遣將七絃琴撫弄一回那時
東海龍王第三個女兒名瓊蓮小姐同梅香翠荷海
邊遊玩聽得寺中彈琴之聲甚是悠揚好聽感動了
瓊蓮小姐一片懷春之意緩步而來到于書窓之下
細看那張羽一表非俗強似那水晶宮張牙舞爪披
鱗甲之輩便有心來親近要與張羽結爲夫妻遂輕
輕扣門張羽出來開門見了這一個絕世的美人輕
盈嫵娜貌若飛仙已魂消十分急急叩問姓氏那女
子起朱唇慢慢的答道妾身龍氏三娘小字瓊蓮見

秀才彈琴因聽琴至此敢問秀才高姓尊名那張羽
喜之不勝樂之有餘一口氣的讀將出來便道小生
姓張名羽字伯騰湖州人氏年方二十三歲八月初
五日丑時建生尚未娶妻瓊蓮小姐與翠荷都微微
的笑將起來張羽見他兩個好笑便道此是小生真
實之話休得取笑敢問小娘子可曾受茶否倘或不
棄寒微當此月明之下永訂百年之好未識不否瓊
蓮道奴家父母在堂怎生自做得主若是秀才不棄
之時須到親庭求婚于父母奴家有冰蠶織就鮫綉

帕一方權爲信物秀才執此爲信到八月中秋之日
到龍宮來招你爲婿說罷將鮫鮪帕投與張羽便杳
然而去張羽走到書房外細覓並無踪跡但見手帕
其白如雪異香撲鼻知非世間之物却又想道他在
龍宮怎生飛得去適纔心慌撩亂不曾問得個細底
俺與他有塵凡之隔水陸之分畢竟甚麼法兒方纔
得到龍宮與他相會就同那柳毅傳書到洞庭去要
尋大橘樹叩三下方纔進得宮殿俺不會問得瓊蓮
小姐進龍宮之方怎生是好難道俺承他這般美意

與了信物好撇了這頭親事不成且走到海邊看小
姐既許了我爲妻一定有個方兒教俺進去遂一直
的跟尋到沙門島也不管是中秋不是中秋先思量
通個信息怎知走到海邊但見波濤滾滾白浪滔滔
並無小姐連翠荷也不見個影兒你道張羽好歎終
日在海邊叫天叫地的道瓊蓮小姐你與俺鮫鮪手
帕許俺爲妻叫俺中秋來成親怎生不見影兒小姐
你休得失信叫完又拜拜完又叫不止一日這分明
是痴心妄想歎念頭怎知堅心拜禱虔誠之極果然

感動了一位神仙這神仙是蓬島芝仙正赴瑤池大會打從半空中過只聽得海岸邊有個俊秀才在那裡叫拜連天哀哀怨怨數數說說蓬島芝仙哀其癡情按下雲頭與他三般法寶

銀鍋一隻

金錢一文

鉄杓一把

蓬島芝仙分付張羽道可將鉄杓取海水放在鍋兒裡將金錢在水內煎一分此海水去十丈煎二分去二十丈若煎乾了鍋兒海水見底龍王慌張必然招你爲婿也道罷駕祥雲而去張羽望空磕頭禮拜有

詩爲証

任他東海滾波濤
取水將來鍋內熬

此是神仙真妙法
姻緣有分見多嬌

張羽得了蓬島芝仙這三般法寶使用三角石頭把
鍋兒支起將鉄杓兜取海水將金錢放在鍋內燒起
火來只見火氣旺相那海水滾沸起來海水漸漸減
少把個水晶宮就煎得像香水混堂一般熱滿宮中
口鼻生烟慌得那鰍兵蟹將鮫怪魚精只叫乾燥難
過連那西遊記內的奔波兒灑灑波兒奔身上都燒

起燎漿大泡海龍王慌張不知是什麼緣故差巡海
夜叉四圍探視只見這個秀才在那裡上緊的作用
巡海夜叉急忙問道你這秀才俺龍宮與你沒甚冤
仇你怎生煎俺龍宮張羽道你宮中瓊蓮小姐來石
佛寺聽琴把鮫鮪帕贈俺許俺中秋夜成親你快些
稟知龍王招掩爲堦便罷若道半個不字俺便煮乾
這海叫你一窩兒都是死巡海夜叉又道你那裡得
這幾件物事在此與妖作怪張羽道俺蒙蓬島芝仙
付與三件寶貝教俺如此作用巡海夜叉慌張急忙

奔入水晶宮稟知此事龍王龍婆逼問瓊蓮小姐小姐不敢做聲梅香翠荷在傍一一說了備細龍王只得遣鯨相公魚夫人爲媒迎接張羽做女婿張羽遂收拾起這三般法寶海水如舊同入水晶宮紅遮翠擁高結綵樓洞房花燭成其夫妻之樂遂有兩句口號流傳道

石佛寺龍女聽琴

沙門島張生煮海

話說元朝一個才子姓楊名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又號鉄笛道人是浙江紹興府諸暨縣人父親楊宏母

李氏曾夢見月中一個金錢閃閃有光墜懷而生楊廉夫長大胸中曾讀數千卷書詩詞歌賦落筆驚人以此名聞天下四方之士慕名求見者不計其數得他片紙隻字便以爲寶若到江東不見得楊廉夫一面卽以爲缺典就是王公貴人也沒這般貴重姑蘇一個姓蔣的人家敬重楊廉夫的才名其兒子只得八歲便以千金來聘楊廉夫去做先生教兒子讀書傍人都道你兒子只得八歲如何要這個先生請來教書若用了三五十兩銀子請一個先生訓誨未必

無益怎生要費千金請個天大的先生在家不過是
務名而已從來有才之人有名無寔那里肯真寔寔
寔的訓誨那姓蔣的人道兄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人家兒子初讀書起就如小孩子初生出來吃開口
乳一般吃了這娘的乳便一生像這個娘的光景所
以開口乳第一要吃得好好若開口乳吃得好時畢竟
到底無差若以千金教子異日兒子要好時豈止千
金而已若是兒子不好千金之費不過縱兒子數月
嫖賭之用千金不爲過也衆人方以爲是姓蔣的人

來請楊廉夫廉夫道依我三事便來若不依這三事
決不來也卽說那三事道

一不拘日課

二資行樂之費

三須用別墅以貯家人

楊廉夫說了這三事蔣主人三事都依從遂請楊廉
夫到于吳淞書房居住楊廉夫生性豪奢不比窮秀
才行徑跟了數十個家人而去主人恭敬楊廉夫如
父母相似凡有所欲無不如意若有四方之士來求
見的蔣主人卽以美酒佳餚款待並無厭倦之心凡

是名勝之處俱以名妓陪侍飲酒作樂縱楊廉夫嬉遊頑耍楊廉夫教學生亦不拘常格只教他讀古書並不教他習一毫拈括之學如此三年主人幾費萬金楊廉夫選刻詩集那些慕名之士俱要捱身進來求選一首在集內以爲光榮都以金帛投贈甚至跪而求選楊廉夫亦斷然不肯徇情以此人人大恨楊廉夫一日出遊市上見漁翁網一尾金色鯉魚有二尺多長不住潑潑刺刺的跳遂以三百文錢贖而放之湖中那金色鯉魚徘徊顧望久之方纔鱗豎鬣張

而去有詩爲証

物命須當惜

金魚更可憐

勸人宜買放

時有老龍焉

金色鯉魚之中時有神龍變化就如那孫思邈因救了金色鯉魚後來證神仙之位又有一個書生因井中打水打上一尾金色鯉魚遂殺魚做羹醒酒是夜忽然天上降下一尊金甲神立于庭中道上帝以子擅殺龍王功名富貴壽算尅滅已盡書生因此遂死楊廉夫救了這金色鯉魚也不在話下後自有應泰

定年天間楊廉夫以春秋登進士第做赤城知縣後
海鹽知縣做到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但生性一味剛
直不肯苟且求合于人兼之素有才子之名一發人
多忌刻以此不得大伸其志適值元末紅巾賊起四
方都有干戈楊廉夫嘆息道天下如此做官何爲遂
棄官而歸那時只得四十歲遂遍遊天下名山勝景
登天目雪溪九龍山涉洞庭縹緲七十二峯東抵于
海登小金山遍窮山水之趣嘗說道天下間的山水
此是從來第一部活書人不讀這部活書却去讀那

幾句紙上的死書怎生有益素愛西湖山水之美挈
妻子住于吳山之鉄崖嶺遂號爲鉄岨道人人都稱
爲楊鉄崖先生種綠萼梅數百株于其上建層樓積
書數萬卷日日在西湖遊玩無春無冬無日無夜不
窮西湖之趣竟似西湖水仙一般因賦就竹枝詞九
首道

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女當壚南官北使
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

鹿頭湖船唱赧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爲郎歌舞

爲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

家住西湖新婦磯
勸郎不唱縷金衣
琵琶元是韓憑木
彈得鴛鴦一處飛

湖口樓船湖口陰
湖中斷橋湖水深
樓船無柁是郎意
斷橋無柱是儂心

病春日日可如何
起向西窓理琵琶
見說枯槽能卜命
柳州街口問來婆

小小渡船如飲瓜
船中少婦竹枝歌
歌聲唱入筓後調
不遣狂夫橫渡河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儂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
北高雨雲雨相催愁殺儂

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不辭妾作
望夫石望郎或似飛來峰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浙江潮信
有時失臂上守宮無日消

楊廉夫這竹枝詞傳播出去一時文人才士倡和的
共數百家之多還有錢塘女士曹妙清張妙音蘇瓊
薛蘭英蕙英姐妹二人都賦竹枝詞奉和將起來了

天下抄寫傳誦的紛紛遂刻板成集西湖因此紙價
頓貴楊廉夫極有聲色之癖常娶三妾一名柳枝一
名桃花一名杏花這三個妾都有姿色他那姓蔣的
門生也中了甲科成了名士因先生有聲色之癖常
要買個絕世美人以備灑掃恰好廣陵人携一個美
人來姿色無比兼且長于詩詞妙于歌舞索價千金
那門人道此閨閣中之鍾子期也不買與先生却買
與誰遂以千金買之送與楊廉夫爲妾楊廉夫一看
與這三妾果自不同但見

目如秋水色似明霞兩鬟烏雲染成雙靨桃花
生就口中含兩行白璧唇上襯一顆朱櫻玉笋
纖纖無心憑畫檻金蓮窄窄有意踏香塵若耶
人遇若耶人西湖子憐西湖子

楊廉夫看這美人出色因賦西湖竹枝詞就取名爲
竹枝娘這竹枝娘伏事楊廉夫極其勤敏與這三個
柳枝桃花杏花甚是相得又絕無一點專寵之心因
此三個愛他如姐妹相似竹枝詩詞之餘又好做那
奇巧女工在手指上結成方錦五色炫爛衆人都以

爲奇竹枝道這何足爲奇若是龍宮錦綉用水蠶絲
織成水火不能壞也衆人道世上有此亦爲奇矣况
龍宮乎楊廉夫精于音律曾遊洞庭山中侯氏掘地
得一塊古莫耶之鐵鑄爲笛長一尺九寸上鑄九竅
其聲非常清越侯氏遂將此笛獻于楊廉夫楊廉夫
甚喜因改號爲鉄笛道人每每夜靜月明吹將起來
真有穿雲裂石之聲楊廉夫嘗對竹枝娘道爾亦能
吹此笛否竹枝道妾雖能然不敢吹楊廉夫道怎生
不敢吹竹枝道妾聞笛有君山古弄吹之則蛟龍可

呼不可輕易奏也廉夫道你既知君山古弄必能奏
此曲試爲我一奏何如廉夫再三強之竹枝只做笑
而不言從此載了這四個美姬到處遨遊廉夫吹笛
四姬應聲而舞風流之名徹于都下他一個相好朋
友業居仲寄首詩道

聞道西湖載酒還

飛瓊翠翠擁歸鞍

可無私夢登金馬

剩有春聲到玉鑾

異國頓消鄉井念

小堂新作畫圖看

野人未納彭宣履

獨向清谿把釣竿

只因楊廉夫負了冠世的才名看人不在眼裡凡是
做那張打油詩句的人楊廉夫都把他做奴僕一般
看行遂人人懷忿恨之心個個起嫉妬之意因他縱
情聲酒故意做首口號取笑他道

竹枝柳枝桃花

吹彈歌舞撥琵琶

可憐一代楊夫子

化作江南散樂家

楊廉夫聞之也不在心上道此等人亦何足與語只
當驢鳴犬吠而已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竹枝娘
伏事楊廉夫已十四年異常聰明異常小心一旦無

疾而終死之日有白氣一道從頂門而出貫于碧空
之間久而不散衆人都以爲異方知不是尋常之女
廉夫不勝嘆息遂葬于西湖之上正是

世間好事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且說竹枝死後已經三年楊廉夫八月中秋因荷艷
桂香月光如洗水天一色遂倚闌吹笛而歌道

小江清大江清美人不來生怨愁吹笛水西流
又歌道

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又見鳥生雛

楊廉夫歌畢心中甚是不樂想起竹枝死經三年竟無知音之人不覺悶上心來忽然見一個青衣童子走上船來稟道恩主有請楊廉夫並不相識問道怎生稱爲恩主汝主還是何人童子道請恩主前行便知端的童子在前引路廉夫隨步而行行至一處竟如王者宮殿門首都錦衣花帽之人童子先入宮門去稟霎時間鼓樂喧天開門迎接走出二位龍王來迎怎生打扮

頭戴通天之冠身穿滾龍之袍腰繫碧玉之帶

足踐步雲之履

這二位龍王鞠躬迎楊廉夫而入口口聲聲稱大恩
人有請楊廉夫不知所謂走至正殿擡起頭來一看
却是水晶宮三字二位龍王再拜謝道暫屈恩人至
此統伸陳謝謝畢遂遜楊廉夫坐于上席二位龍王
自分賓主而坐那賓是東海龍王主是西湖龍王先
是東海龍王作謝道吾乃東海龍王是也二十年前
二小女變成金色鯉魚出遊不意悞遭漁人之網幾
死非命幸蒙恩人贖放凡今日之餘生皆恩人之所

賜也一家感德無以爲報特遣小婢假作人間女子
伏侍十四年少報萬一之德以盡吾父子之情本欲
多待數年奈冥數已盡只得取之而歸今二小女年
長遂締婚于西湖龍王爲其子婦今當于歸之期是
兩家兒女骨肉至情皆出恩人垂救之餘特屈恩人
至此少伸報謝之意老夫于數年前曾將恩人垂救
之德并一生宦蹟剛直不阿之志具表奏聞昊天金
闕元穹高上帝卽口誦表文一通道

伏以德莫大于好生行莫先于直氣臣女魚服

誤入漁人之網自分必死無可回生臣舉家號
慟率屬悲憐幸有好生君子不忍高人楊維禎
解錢而贖命釋死而就生雖蟻虱微忱不敢上
瀆天聽而寸草啣結思報洪恩况維禎生當亂
離之際堅同百鍊之金高似千秋之栢一生宦
蹟可嘉到處行藏不愧伏乞特沛天恩以彰下
界好德之風臣不勝惶恐之至

東海龍王誦完表文西湖龍王便道西湖自白樂天
歸海山院蘇東坡爲上界奎星之後這西湖便十分

減色今幸恩人稱揚贊嘆備極表章作竹枝詞聳動
天下使西湖氣色爲之一新老夫管轄西湖頗受榮
施山水有功自當報德卽會同做親具表奏聞也口
誦表文一通道

伏似開濬泉源利澤最溥表章山水功德彌長
臣管轄西湖歷有年所白居易返海山之駕而
湖水無光蘇軾登奎宿之躔而山靈削色茲有
楊維禎者錦心綉口在其筆端山色湖光儲其
胸次竹枝甫倡四海表同調之歌桂檝輕搖千

里動借遊之侶雖復舞裙歌扇無玷聖明乃至
玉骨冰肌倍增眉目抉開鮫室寶處處生光探
取驪龍珠顥顥欲舞臣受恩非淺感德彌深特
叩龍樓仰祈鳳詔

二處表文奏上玉帝玉帝覽表卽命太白星官頒下
詔書道

覽表具省下界楊維禎秉剛直之心懷好生之
德表章西湖山水厥功懋焉勅所在六丁侍衛
無染干戈康強福履以成高士命終之日勅署

蓬萊都水監以代陶弘景之職欽哉

二龍王誦完卽忙起賀楊廉夫不勝感激稱謝二龍王卽命龍子龍女出來拜謝鼓樂喧天笙歌鼎沸楊廉夫不肯受拜二龍王命左右纒扶住了定要受拜楊廉夫無可奈何只得受拜却見那龍子龍女果是一對少年夫妻光艷無比龍女命侍女取出自己織的鮫鮓二疋爲贈楊廉夫不肯受東海龍王道此係小女自織之錦聊表孝敬之心然是至寶水火不能壞也廉夫方才肯受龍子龍女謝了自入宮而去一

璧廂命擺筵席陸珍海錯非常華盛女樂交作有龍
宮宴詩爲証

龍宮之宴不尋常
水晶宮殿玳瑁梁

明珠異寶錦綺張
黃金屋瓦白玉堂

珊瑚之樹七尺長
虹流霞繞光飛揚

金爐馥郁蕪奇香
錦瑟鸞聲鳴鳳凰

陳尊列俎氣芬芳
爲劈麟脯剖紅羊

東海西海獻珍藏
瓊卮玉液羅酒漿

長鯨巨蛟列兩廂
左右殯御飾明璫

驚龍游鴻舞飛翔

中有一人美趨踰

觀之無異竹枝娘

胡爲重在此捧觴

楊廉夫細看舞女中一人宛似竹枝狀貌却不敢問
及那海龍王道恩人識此人否此卽竹枝也奈冥數
當終只得取之而歸非老夫有吝也卽命竹枝捧碧
玉杯爲壽楊廉夫道汝死經三年吾日夕憶念今却
在此汝亦憶念否竹枝道彼此俱然但恨冥數有定
耳楊廉夫道汝旣已死如何又得在此竹枝道妾乃
龍女也龍能變化前日脫身而來非死也明日開棺

而看便知端的說罷觥籌交錯筵宴已畢二龍王仍
命童子捧此鮫鮓二疋鼓樂鼎沸送出宮殿拜別揚
廉夫到得船上失足墜于水中欠伸而醒恍惚是南
柯一夢見鮫鮓二疋在于桌上腹中甚是飽脹酒氣
衝人耳中隱隱聞得音樂之聲二龍王言語光景歷
歷如在目前知是身遊水府與夢寐不同細看鮫鮓
上面隱起龍鳳之形試以水酒之雲氣氤氳以火試
之並不焦灼方知真是神物始信前日竹枝之言一
字非虛遂實而藏之後開竹枝棺木來看果是一具

空樞而已後來楊廉夫身體康強肌膚光潤並無一
日之疾八十餘歲強律如少年之人天下都稱之爲
神仙所到之處豪門巨室無不邀請後張士誠占了
浙西地方慕楊廉夫才名以厚幣來聘使者催逼甚
急楊廉夫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上路行到姑蘇張士
誠一見待以上賓之禮適值元朝賜張士誠以龍衣
御酒楊廉夫因飲御酒作首詩道

江南歲歲烽烟起
海上年年御酒來

如此烽烟并御酒
老夫懷抱幾時開

楊廉夫吟完此詩張士誠嘿然遂不强留後來明朝
削平了群雄一統天下徵聘楊廉夫廉夫戴了一頂
四四方方之巾來見太祖太祖問是何巾楊廉夫對
道四方平定巾太祖大悅遂命士庶悉依其製因欲
賜之以官爵楊廉夫以自己係元朝臣子不肯臣仕
遂作老婦吟以見志人說楊廉夫倔强勸洪武何不
殺之洪武道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遂不殺而遣
之一時頗高其事人因稱之爲高士學者稱之爲鉄
厓先生整整活至八十九歲恍惚之間見天使來召

并二龍王來迎遂無疾而終合家俱聞天樂之聲從
近而漸遠死後那絞鮪二疋忽然失之楊廉夫生平
與劉伯溫宋景濂二人最好他一生著述四書一貫
錄五經鈴鏡春秋透天關禮經的歷代史鉞補三史
綱目富春人物志及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詞平鳴
瓊臺洞庭雲門諸吟傳于世後來才子聶大年有詩
一首贊道

文章五色鳳凰雛

酒債詩豪膽氣粗

白髮草元楊子宅

紅粧檀板謝家湖

金鈎夢遠星辰墜

鐵笛風寒海月孤

知爾有靈應不死

滄桑更變問麻姑

西湖拾遺卷三十五

錢塘梅溪氏搜輯

認火棄職嶽帝種鬚

德可通天地

誠能格鬼神

但知行好事

何必問終身

從古來只有陰騭之報一毫不差果是種瓜得瓜種
豆得豆不過在遲早之間若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
冥冥之中少不得定然還報決無一筆抹煞之理若
是人命更爲不同從來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何況救荒救亂救千萬人之性命乎世上人只算小處不算大處豈不好笑如楚霸王烏江自刎之後土人憐其英雄遂立廟于江邊甚是靈應凡往來之船都要燒紙祭獻方保平安若不祭獻便有覆溺之患有一狂士過此以爲妄誕不信其說不肯燒紙未及半里風波大作檣櫓損折狂士大怒返舟登廟大書一詩于壁道

君不君兮臣不臣

緣何立廟在江濱

平分天下曾嫌少

一陌黃錢值幾文

題畢而行竟無他故祭獻之例從此而息至今往來者利焉近有一個會戲謔之人因做一套笑話以續此事說楚霸王見此詩亦怒也答詩一首道

楚不楚兮漢不漢
古今立廟在江濱

平分天下曾嫌少
大處不算小偏算

這段笑話說得極妙世人只顧目下不顧終身不肯行陰隲方便之事枉自折了福德折了官位豈不是大處不算小處算乎今說一回陰德格天的故事先講兩件事做個引子唐朝丞相賈耽是個希奇古怪

之人他原是神仙轉世精通天文地理鬼魅神奇之事凡事未卜先知所做的事真有鬼神不測之妙曾爲滑州節度使一日間忽然叫左右去召守東門的兵卒來分付道明日午時若有異言異服之人要進城門斷然不可放他進城定要着寔打得他頭破血出就是打死無妨若放他進城就中爲禍不小賈丞相分付已畢衆兵卒喏喏連聲而去一路上商量道說甚麼異言異服之人難道是三頭六臂的不成一個兵卒道世上那裡得有三頭六臂之人不過是相

貌希奇古怪言語衣服與尋常人不同又一個兵卒道只是午時來的有些希奇古怪便是除了午時便不相干涉了衆人道只看午時次日衆兵卒謹守東門漸近午牌時分衆兵卒目不轉睛瞧着來往行人只見遠遠的百步之外兩個少年尼姑從東而來指手畫腳衆兵卒有些疑心一眼瞧着兩個尼姑漸漸走近臉上搽脂抹粉舉止輕盈笑容可掬就如娼婦之狀身上外邊穿着一領緇色道袍內裡却穿襯裡紅衣連下身裙子也是紅色衆兵卒一齊都道怎生

世上有這樣兩個魑魅尼姑這是個異言異服之人
于是兵卒團團圍攏把這兩個尼姑打得鮮血直冒
尼姑叫苦連天衆兵卒只是不放直打得一個腦破
一個脚折鮮血滿地衆兵卒見他哀哀求告只道是
人方纔放手那兩個尼姑求得衆兵卒住了手走出
圈子一個掩着打破的頭一個拖着一條腿癱脚踏
手高高低低亂踏步而逃走得數十步到一株大樹
邊兩個尼姑鑽入草叢之中忽然不見衆兵卒大驚
急忙報知賈丞相賈丞相道俺分付你打死無妨你

怎生放了他去衆兵卒道小的們只道他是兩個人
因見他帶重傷一時放去怎知他是個假扮的妖怪
若早知是妖怪小的們自然打死了賈丞相道你們
都不知道這是火妖若一頓打死便無後患今雖帶
重傷而去畢竟火災不免霎時間東市失火延燒百
千餘家方知賈丞相之奇這是一個火的故事還有
一個火的故事建康江寧縣解後有個開酒店的王
公一生正直再無一點欺心之事若該一斗准准與
人一斗酒若該人一升准准與人一升酒並不手裡

作法短少人的又再不用那大斗小秤人都稱他爲
王老實癸卯二月十五黃昏之夜店小二正要關門
閉戶忽見朱衣幘頭將軍數人帶領一群人馬走到
門首下馬大聲喝道可速開門俺要在此歇馬店小
二急忙走進對王老實說知此事王老實出來迎接
那數個將軍已走進來矣王老實甚是恭敬就具酒
食奉請又將些酒食犒勞馬下頃刻間一群從人手
裡拿了一大細繩索長千萬丈又有幾十個人手裡
擎着木釘簽子數百枚走到朱衣將軍面前稟道請

布圍朱衣將軍點頭依允這些從人喏喏而出都將木簽子釘在地下又將繩索縛在上面四圍繫轉凡街前街後巷裡巷外坊曲人家并窩窩凹凹之處盡數圍了繩索這些從人圍完了走來稟道繩索俱已經完此店亦在圍中朱衣將軍數人議論道這王老實一生無欺心之事上帝所知今又待俺們甚是恭敬此一店可以饒恕衆將軍道若俺們不饒恕這一店便不見天理公道之事了可將此店移出在圍外從人應允急忙拔起木簽解去繩索將此店移出在

圈外朱衣將軍對王老實道以此相報說罷都上馬如飛而去王老實并店小二卽時看那四圍釘的木簽繩索都已不見甚是驚駭恰值夜巡官兒走來看見酒店門開疑心遂細細審問其故王老實一一說知夜巡官將此事稟與上官上官說他妖言惑衆將王老實監禁獄中方纔過得二日建康失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凡前日繩索經繫之處盡數焚燒單單留得王老實一片酒店遂將王老實釋放這又是一個火的故事了可見火起焚燒真有鬼神爲何先

說這兩個故事起只因世上的人無非一片私心個個懷着損人利己之念若是有些利息的便挺身上前勉強承當若着那風大的干繫他便退步巴不得一肩推在別人身上誰肯捨了自己前程萬里認個罪犯豈不是把別人的棺木抬到自己家裡哭那一時那個不說他是痴呆漢子懵懂郎君誰知道上天自有眼睛把那痴呆漢子偏弄做了智慧漢子懵懂郎君偏作爲福壽郎君奉勸世人便學痴呆懵懂些也不妨這正是

人心巨測雖能算 天道無私總不差

話說杭州多火從來如此只因民居稠密磚墻最少
壁竹最多所以易于失火共有五樣

居民稠密灶突連綿

板壁居多磚垣特少

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香燈幢幡飄引

夜飲無節童婢酣倦燭燼亂拋

婦女嬌惰箠籠失檢

宋朝臨安建都以來城中大火共二十一次其最利

害者五次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燒六七里被
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大火被災者一萬
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大火
被災者五萬四千二百家綿亘三十里凡四晝夜乃
滅那時讖語以嘉字之文如三十五萬口泰字之文
如三月二十八日也又都民市語多舉紅藕二字藕
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讖語之驗如此嘉泰四年甲
子三月四日大火被災者七千餘家二晝夜乃滅紹
定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年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

廟亦不免城市爲之一空不說杭州多火且說宋高宗末年有一位賢宰相姓周雙諱必大字子充廬陵人後封益公與唐朝宰相裴度一樣只因一件救人功德上積福儼似香山還帶之意遂立地登天直做到宰相地位巍巍相業不減裴度後來出鎮長沙享清閑之福十有五年自號平園老叟又活像裴度綠野堂行樂之事周必大的相貌長身瘦面臉上只得幾根光骨頭嘴上無一根髭鬚身上又伶伶仃仃就如一隻高脚鷺鷥一般當時人人稱他爲周鷺鷥有

四句口號嘲笑道

周鷺鷥嘴無髭瘦臉鬼長腳腿

那周必大常自照鏡也知不是十分富貴之相高宗
紹興丙子年間周必大舉進士做臨安府和劑局門
官繼做得一年他那時的年紀將近五十歲初生一
子尋個姚乳娘乳這個兒子不意姚乳娘患起一場
感寒症來兒子沒得乳吃晝夜啼哭周必大甚是心
焦巴不得姚乳娘一時病好特占一卦那繇詞說得
古怪道

藥不蠲痼

財傷官磨

困于六月

盍祈安和

周必大占得一爻心中甚是不樂已知姚乳娘是個不起之症過得數日姚乳娘果然嗚呼哀哉了周必大見繇証靈應恐六月深有可憂之事心中不住志志忪忪擔着一把干繫日日謹慎直守到六月三十日周必大對同僚官道我前日占得繇詞有困于六月盍祈安和之句心中甚是不寧常恐有意外之變如今已守到六月三十日眼見得今日已晚災星該

過度了到得明日便是七月自然不妨事矣同僚官道你志志忑忑這一個月真是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一般好生隄防今日災星退度俺們具一杯酒與你慶賀說罷同僚官各出分金一封置酒到周必大宅子中開懷暢飲不說這壁廂飲酒作樂且說周必大住居在樣沙坑與間壁住的王氏恰好是同梁合柱之居那王家的妻子馬氏馬氏的弟弟是馬舜韶新陞御史其威勢非常之重王家有了這個御史的舅舅連王家的光景也與舊日不同起來了從來火乘

風勢狐假虎威王家倚托御史之勢凡事張而大之
況且新陞御史正是諸親百眷掇鬻捧屁之時何況
嫡嫡親親的舅爺王家怎敢怠慢了他少不得接那
舅爺來家肆筵設席鼓瑟吹笙親親熱熱恭恭敬敬
奉奉承承以盡姐丈之情惹得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之人都來探頭探腦東張西望不免迂隣舍之迂濶
隣舍之濶這都是世情如此不止一日恰好到了六
月三十舅爺馬舜韶扯起烏臺旗號穿着開口獬豸
綉服烏紗帽皂朝靴馬前一對對擺着那嚇人的頭

踏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來到王家探望姐姐與姐夫
因而設席款待直飲到黃昏而散周必大與同僚官
知開壁王家有貴客怎敢聲張只得低聲而飲直待
馬舜韶去了方纔能勾暢飲飲到三更天氣同僚官
各自散去豈知王家的丫頭日間伏事舅爺茶茶水
水酒酒飯飯忙了一日辛苦熟睡把燈火插在壁上
那丫鬟放倒頭一覺睡去兩個鼻子孔朝天就像鉄
匠扯風箱之聲再也不醒那燈沿在板壁之上先燒
着周必大的宅子一時便沿燒起來刮刮雜雜好生

利害

夫火者稟南方丙丁之精木火相生禍發必尅
燧人利物火德持權神名回祿祝融宋無忌部
下有焱火使者持火鈴將軍捧火葫蘆童子騎
火龍火馬神官天火非凡火不燎始初逼逼剝
剝繼則焮焮烘烘骨都都烟迷宇宙刮刺刺焰
震乾坤果然熱如燎毛之輕誠哉烈若紅爐之
鑄可想周郎赤壁宛似項羽咸陽

這一場火起沿燒數百家周必大從睡夢裡醒來急

急救得家眷人口衣服些須餘外燒得罄盡那臨安
帥韓仲通明知這火從王家燒起因王家舅爺有御
史之尊誰敢惹他俗語道欺軟怕硬不敢捏石塊只
去捏豆腐便拏住周必大并隣比五十餘人單單除
出王家諸人盡數下在獄中奏行三省官勘問周必
大在獄中問獄吏官道失火沿燒據律該問甚罪獄
吏道該問徒罪周必大道我將一身承當以免五十
隣比之罪我還該何等罪獄吏道不過除籍爲民耳
周必大嘆息道人果可救我何惜一官况捨我一頂

紗帽以救五十餘人之罪我亦情愿那繇詞上道財
傷官磨數以前定矣怎生逃避獄吏道你這官人甚
是好笑世上只有推罪犯在別人身上的那裡有自
己去冒認罪犯的如今世上那裡還有你這等一個
古君子便是點了火把也沒處尋你這般一個人怎
生肯捨自己的前程萬里捉生替死與他人頂缸受
罪說罷大笑不止周必大認定主意不肯更改直至
勘問之時他自己一力承當只說家中起火並不干
隣比諸人之事三省官都有出脫周必大之意要做

在隣比諸人身上因見周必大自己一力承當三省
官無可奈何只得將文案申奏朝廷倒下旨意削了
周必大官爵釋放五十餘人出獄那五十餘人磕頭
拜謝只叫救命王菩薩願你福壽齊天官居極品位
到三台七子八堦周必大也付之不理臨安府諸人
也有道周必大是千古罕見之人怎生肯捨了自己
的前程救人性命却不是佛菩薩轉世日後斷然定
有好處也有道周必大是個呆鳥怎生替人頂缸做
這樣馱事也有道周必大是個極奸詐之人借此沽

名邀譽總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不可以一律而論
有詩爲証

自家已是含冤者 五十餘人更是冤

拋却一官全衆命 是非真假任人言

周必大救了五十餘人之命只因火起貼隣燒得寸
草全無周必大只領得骨肉數口而出又因削了官
爵安身無地將就在臨安挨了五六個月無可奈何
只得思量寄居于丈人王彥光之處他夫人王氏也
是個賢慧之人大抵婦人家並無遠大之識只論目

下他夫人見丈夫冒認罪名削去了官職也全不怨
悵着丈夫並無一言說丈夫做了這場歎事反寬慰
丈夫遂同丈夫到父親家居住不說周必大同夫人
要到王家去住且說那王彥光住在廣德始初聞得
女婿因救了隣比五十餘人冒認罪名削去了官爵
好生怨悵道半生辛苦方纔博得一個進士怎生有
這個歎子世上的人利則自受害則推人却比別人
顛倒轉來做了豈不好笑殺人好端端的一個官兒
正是前程萬里不知要做到什麼地方纔休歎就是

他要休歇我還兀自不肯休歇不知何故自己作孽
拋去了明日清清冷冷却帶累我女兒受苦世上只
有要官做的人再沒有有官反自尋削去的人可不
是從古來第一個痴子麼明日若見這痴子時好生
奚落他一場那王彥光忿忿不已那時已到冬日忽
然天降大雪王彥光夜間得其一夢夢見街上有許
多黃巾力士在門前掃雪王彥光問道怎生在我門
前掃雪那些黃巾力士道明日丞相到此掃雪奉迎
說罷而說王彥光大驚異道不知明日有什麼人來

來的便是宰相也次日午時恰好是女兒女婿來到
王彥光暗暗的吃個驚道難道這丞相就是這個癡
子不成世上可有痴子做丞相之理況且除籍爲民
俗語道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難道可有天上弔
下來的現成丞相大抵不是他或是別人亦未可知
這日到晚並無一人王彥光暗暗的道今日並無一
人只得這個痴子這個夢有些古怪准准要應在周
必大身上了我本要奚落他幾句今旣如此不好奚
落得只得翻轉臉來去奉承他一番不要他明日做

了丞相之時笑我是蘇秦的哥嫂我如今不免做個
三叔公再作理會果然翻轉臉來歡容笑面一味慰
安並無奚落之念寔有奉承之心怎知王彥光的兒
子王真通是個極勢利的小人見姐夫削了官爵好
生輕薄又見父親一味恭敬姐夫便如眼中之釘一
般便道一個罷官之人與庶民百姓一樣直恁地恭
敬却是爲何將我家的錢糧去養這一個呆鳥做甚
若是父親與周必大酒食吃他便在旁努嘴努舌冷
言冷語指指糊糊的道可是奉承這一位尊官哩這

正是

只有錦上添花

那會雪中送炭

這王真通輕薄自不必說那周必大在丈人家轉眼
間已過了數個年頭那時已經五十餘歲高宗詔下
開博學弘詞科王彥光因夢中之事勉強要周必大
赴博學弘詞科周必大道豈有已舉進士失了進士
又欲去赴博學弘詞科者乎况此事久不料理怎好
冒冒失失而去王彥光再三催促起身周必大只得
勉強前至臨安一日夢到東嶽天齊聖帝之處左右

判官小鬼牛頭馬面列於兩傍鬼使拏的罪人披枷帶鎖受刑者不計其數東嶽帝君冕旒在上那號叫之聲所不忍聞

東嶽天齊聖帝者乃天帝之孫神靈之祖巍巍至德獨掌大地輪迴赫赫崇階宣布上天命令天道地道人道鬼道莫不繇其變通胎生卵生溫生化生一切憑其鼓鑄試看這兩廊嚴刑酷法盡治惡官奸黨貪殘暴虐之小人細察殿前禮貌誠心俱敬孝子忠臣仁慈樸寔之君子四

生必報六道難逃稱髮竿絲忽無差炤膽鏡臺
釐不爽光明正大者盡從金銀橋化生黑暗狡
猾者咸向惡水河墮落重重地獄都是人生渺
渺天堂皆由心造

周必大到了東嶽天齊聖帝之處看見變牛變馬之
人無數但是十分之中到有六七分是和尙因吃了
十方錢糧不守戒律故也又見牛頭鬼使勾到一人
却是周必大同榜進士趙正卿其人廣有錢財遂好
結交天下名士原係一竅不通文理乖謬之人假粧

體面爛刻詩文花嘴利舌竊取虛名後來僥倖中了
進士一味貪酷害民欺壓善良損人利己周必大見
是趙正卿遂用心看視只見東嶽帝君大聲震怒道
趙正卿汝在世上並無陰德及于一民一物妄尊自
大刻薄奸險一味瞞心昧已欺世盜名假刻詩文哄
騙天下之人障天下之眼目不過藉這幾千萬貫具
錢騙世人那世上無眼目之人被汝騙過汝還能
騙得我否遂叫數個鬼使將趙正卿綁于柱上將雙
眼一齊樞出又將趙正卿劈破其腹滾湯洗滌其腸

趙正卿號叫之聲甚是悽慘東嶽帝君喝罵道汝一
肚皮奸詐害人受汝之荼毒苦不可言亦知今日
自己疼痛否姦淫室女破敗寡婦罪大惡極人皆爲
汝巧言利舌惑騙良善罪在不赦實難瞞天地鬼神
况盜取名器恣汝胡爲以濟其不仁不義之念朝廷
官職豈爲汝貪酷污穢之地耶且汝又假以崇信佛
法爲名吃素誦經哄世人借佛門以爲逃罪之計還
要去欺那佛菩薩使人不信三寶皆汝之故其罪與
誹謗三寶尤甚命押入無間地獄受罪兼追其二子

斬絕後嗣道罷數個鬼使囚執而去果是千年鉄樹

開花易一人鄆都轉世難

竊取文名同鬼魅 假依佛法背菩提

虧心那得逃神目 地獄誰憐受慘悽

東嶽帝君判斷趙正卿已畢開口道周必大陰德通

天當爲人間太平宰相惜骨格窮酸難登顯位卽分

付小鬼判官道可速與周必大種帝王鬚一部兩個

判官小鬼卽取一絳鬚過來根根種在周必大嘴上

種鬚已畢周必大欠伸而醒嘴邊甚是疼痛把手一

摸其兩腮都腫那時周必大也生了些髭鬚與當年沒髭鬚時不同這一夜便添出許多髭鬚黑而且勁又長又有光彩周必大暗暗驚異並不說出遂訪問趙正卿果於是日死矣其果報如此事有窠巧物有固然功名富貴果是鬼神護祐不辭一毫人力計較那日周必大來到臨安寓在一個孫班直家裡這孫班直一日從外回來手裡擎着一個小小冊子周必大偶然坐在門檻上看見班直手裡這個小小冊子便取來一看却是皇帝出來的駕前儀從鹵簿圖器

具名色一一寫在上面周必大甚是得意便將班直
這個小小冊子細細抄錄一字無訛這也是偶然好
耍子之事豈知這富貴功名就在上面正是時來福
湊也此時秦檜已死高宗將已往之事盡數翻轉命
湯鵬知貢舉湯鵬奉命考試因高宗更化之始試法
極嚴出的題目可可是鹵簿圖周必大記得爛熟字
字不差湯鵬看這一卷考核精細若有神助遂取首
卷周必大點入翰林院自此文章之名布滿天下高
宗皇帝幾番要拜那周必大爲宰相因他相貌長身

瘦面孤形如野鶴恐怕他福薄做不得宰相嘗燕坐
嘆息道好一個宰相但可惜福薄耳傍邊走過一個
老太監徐徐奏道官家所慮莫不是周必大乎高宗
道你怎生曉得是周必大老太監奏道臣見所畫先
朝司馬光像其相貌甚是清臞亦如周必大之長身
瘦面也高宗爲之太笑遂拜周必大爲宰相果然做
了二十年太平宰相就在樣沙坑起造相府那督造
相府的就是馬舜韶甚是慙愧自不必說後來高宗
傳位于孝宗周必大躬逢揖遜之盛進少保封益國

公到得出鎮長沙又享清閒之福有個風鑑先生走到周必大府中要見宰相周必大自己出來那周必大不好奢華只穿布道袍出來相見那個風鑑先生道我要見你家宰相誰要見你周必大道看我便是風鑑先生道休得取笑豈有你這等一個人做得宰相周必大道難道我做不得宰相風鑑先生走進前來把鬚髯一捋道此一部帝王鬚也周必大方纔敬服蓋當日東嶽帝君種鬚之事周必大就在夫人面前也並不曾說出今日風鑑識得是帝王鬚恰好與

東嶽種鬚之事相合豈不是個異人從來道人臣得
龍之一體當爲公相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
之睛周必大得龍之鬚所以都做到宰相後來周必
大整整活至九十餘歲而薨謚文忠兒子周綸也爲
筠州太守陰德之報一毫不差如此有詩爲証

裴度香山積德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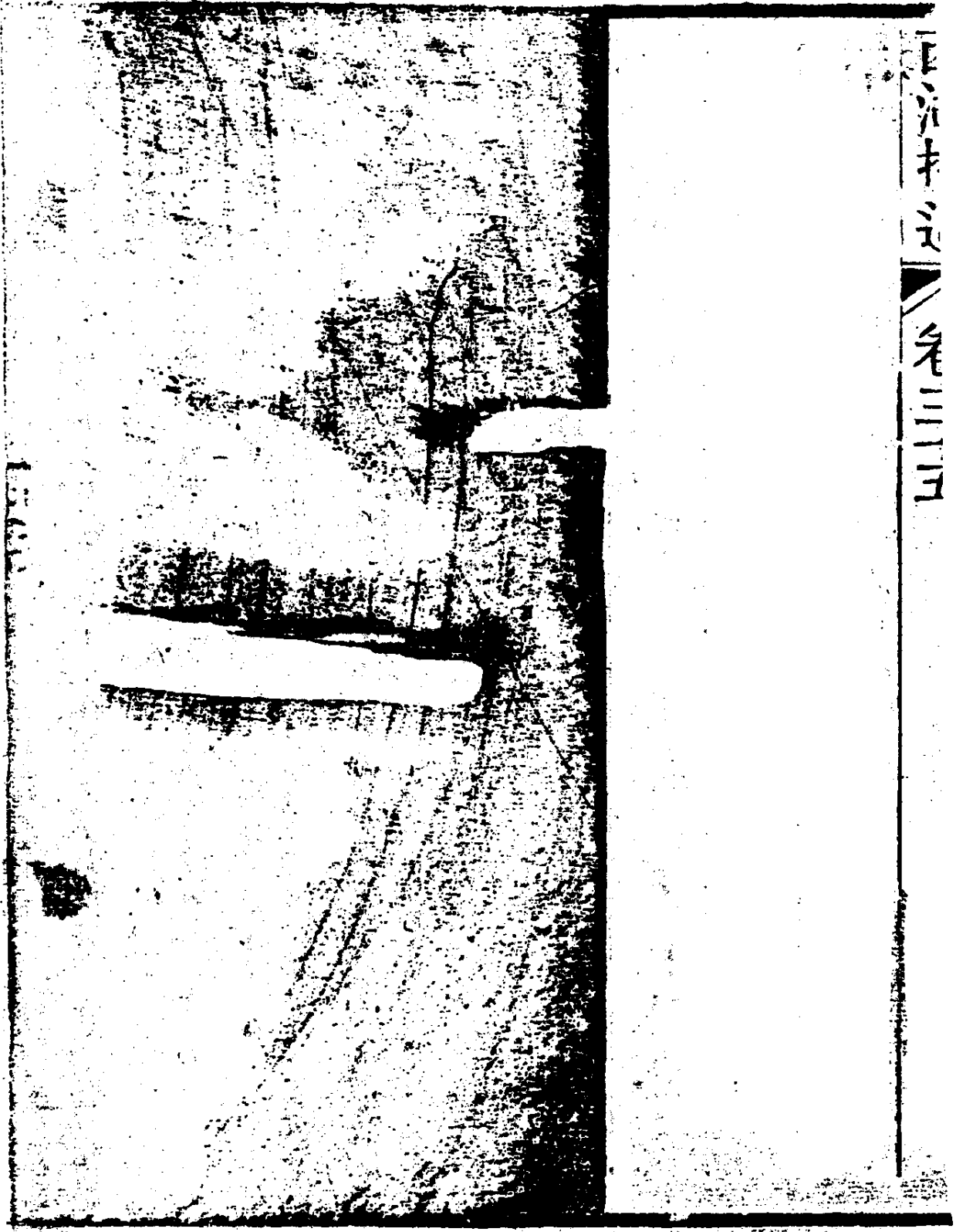
益公認罪豈尋常

從來天道無偏向

禍福隨人自主張

1403172

I242-1
39



三三三三三